天神蘭青（上）
夜子晴

第一章

高大的男人匆匆进入小孩睡房，不发一语，粗鲁地把睡着的女娃儿拖起来。

女娃差不多两、三岁左右，头骨略宽，面貌似他，正迷迷糊糊眯着眼。

『大妞，爹对不起你！』

她闻到恶心的臭味，才要说臭臭，忽然间，小颈一阵剧痛，让她无法呼吸。

『爹！爹！』她的小身体腾空挣扎，小脸涨红，短小四肢拼命挥舞，甚至打到男人的脸。

男人目眦尽裂，用尽力气要掐死她，无奈他身受重伤，力气大减，才没法在眨眼间拧断她的颈骨。

『远哥……远哥……不要！她是大妞！是你跟我的女儿啊！』女人跌跌撞撞奔入睡房，用尽全力抱住男人的臂膀。『你留她一命吧！大妞是关家子孙！是你女儿啊！』

『留她一命？好让她将来认贼作父，为贼卖命吗？』男人咬牙切齿，挥开妻子，要再一鼓作气让大妞不受痛苦的死去，却发现他这女儿不再挣扎，只用一双眼睛傻傻盯着他们。

他唯一的孩儿才两岁多，学习能力比同龄孩儿还迟缓，又是女孩家，将来若是认贼作父，甚至被贼人利用，那将是关家最可怕的耻辱，还不如、还不如……

『我宁愿她认贼作父，也不要大妞跟我们走啊！』女人哭喊，又冲上去抱住男人。『远哥，放了她，只要她活着，我只要她活着，你放了大妞吧……』

男人望着还在痴傻的女儿，嘶哑问着：

『妞儿，跟爹娘一块走吧。这里不适合你，你这孩子又笨也不能见人……』令他暗自发恼，关家孩儿即使不是神童，也不该会是傻子。他本想这两年再让妻子怀孕生子，最好生个男孩继承关家之名，将来有个聪明弟弟也好保护这傻妞姊姊……可是，现在他的梦破了，他这一生，只能拥有这么一个傻孩子。

小娃儿还在傻傻地看着他俩，胖乎乎的小手摸上他的脸。

『爹……不哭……娘，红红，流血了……』

男人虎目里又溢满泪，用力抱住他唯一的女儿。

『远哥……放了她……她才两岁，很快就会忘记我们的……求你……』早服毒的女子嘴角不住流血。

外头橘光大盛，人声鼎沸，浓浓的尸腥味与烧灼臭味弥漫关家上下，不须多久，就会有人杀到这里来。
男人无法再痛下杀手，在她耳边咬牙说着：

『大妞，你记得，你只要相信自己的眼睛！谁也不要相信，只信你的眼睛就够了！就算你再傻，你只要认真去看，终究会明白一切的！』

一顿，硬把替他擦泪的小嫩手拉下，他声音更为沙哑：『以后不准姓关！你只会丢了关家的脸，你不姓关，懂吗？我关长远没有你这孩子！』再用力抱住她软软的身子一次，东张西望后，抱着她打开衣箱，将她塞进里头。

外头人声接近，他与妻子彼此深深对看一眼。垂死的妻子含泪点头后，他头也不回奔出房门，大喊：『谁也不准碰我妻尸身！』

女人抹去嘴角流出的黑血，踉跄奔到衣箱前。她喘着气，硬把她最爱的孩儿压回箱里。

『娘……』大妞想伸手抹去娘亲的血。

女人勉强露出温暖的笑：

『大妞……从现在起，你不要出来……你不要说话……你爹已经不行了……你要被人找出来，没人能保护你的……你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…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， 娘不能看着你长大了，不能陪你经历你所有开、心不开心的事……你也不会记得娘了……谁来救救你谁来救救你啊，我愿来世结草衔环……』

她哭道，忽地咬牙切齿，面目狰狞地看着大妞，惩着最后一口气说道：『你只要记得一件事……你兰叔叔不是人！不要相信他不要接近他！他是条毒蛇，害死我们的毒蛇！』

她听见外头有人大喊：关长远死了！她眼泪蓦地滑落，用尽全力把衣箱盖上，只留一道小细缝让孩子呼吸后，她毫不犹豫泄尽最后一口气，气绝身亡。

有人奔了进来，看见她的尸身，喊道：『果然是关长远的妻子！他孩子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有人见到吗？』

『找不到奶娘！会不会是先行逃了？』

又有人在外头叫着：『找到关家奶娘，死了！她怀里抱着的小孩也死了！』

『这可糟，关家一个活口也不留，我们没法交代啊！黑鹰定要留关家小孩的！』

一下子，小小的睡房空了。

衣箱里的大妞，小眼睛眨也不眨，从细缝里看着睡在地上的娘亲。她不能出去，她不能出去，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重复。

她没有发出声响，一直看着娘，希望她早点起来替她把重重的箱盖推开。

平常这时候她该睡了，但爹要她用眼睛看仔细，她得听爹的话，揉揉小眼睛，努力张大。娘，地上很冷呢……真的很冷的，为什么娘要一直躺在那里呢……

她待在衣箱里好久，娘的身影渐渐被黑暗遮去，她还是睁着小眼，努力望着娘躺着的方向。

突然间，她听见有人说着：『关长远死了，他妻子的尸身就在这屋里，是吗？』

两名男子前后步进小睡房。

她从衣箱细缝中窥看着，走到前方的是十七八岁的少年。他的长发以一根碧玉簪随意束起，面目十分好看，一身素雅白衣，平常，他老是喜欢把她丢向天空，然后大笑着接住她。

他喊她，大妞。

她则叫他一声，兰叔叔。

那好看的兰叔叔，来到她娘躺的地方，垂下目光观看着。

『果然已经死了，看起来是服毒自杀的。』他冷淡笑道：『她也算聪明，知道活下来会承受多可怕的折磨。』

他嫌恶踢着尸身好几下，这一切全落入衣箱中她的一对小眼睛里。『关家应该还有一个人。』另一个长上兰叔叔好多岁，她完全陌生的男人上前说着。

『你说大妞吗？』少年不屑笑道：『不是有人说，她跟奶娘死在一块了吗？官哥，看看你的手下人，让你得了一场空了

啊。』

黑鹰卫官瞥了他一眼，道：『兰青，你在幸灾乐祸吗？那叫大妞的娃儿，关长远藏得严密，外人不轻易得见，因为关长远将你视作兄弟，你才能接触到她，不是吗？』

『确实如此。』兰青不以为意道：『长远兄一直遗憾这娃儿资质过差，不愿她丢关家的脸，不准她见外人。』

『你见过她是最好。你随我过去看看，那死去的孩子是否真是关大妞。』

兰青随口应了声，与卫官一前一后出去时，『咯』的一声，在安静的小睡房里响得轻浅，不易听见。

兰青没有停步，直到他察觉身后的卫官不走了，他美丽的眼眸抹过一丝道不明的情绪，才转头问道：『怎地？』

卫官慢慢回头，精细地扫过睡房的每一处。最后，他鹰般的黑眼停驻在衣箱上。

兰青顺着卫官的目光，落在可以塞下一个孩子的箱上。他与卫官交换一个眼神，孩子不可能在密闭空间待这么久，必有缝隙可以呼吸，那么，大妞此刻正看着或听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

兰青面不改色，大步上前，唇畔微抿，叹息：『这该怎么办才是？长远兄与嫂子都出了事，要是大妞也出事，我愧对长远兄啊！』

他美丽的面目抹上哀痛，仿如刚死了最亲的亲人，但越过大妞她娘尸身时，却是连看也不看一眼。

卫官守在门口，接道：『这倒是。我们连夜赶来，就是想救关长远一家，不料还是晚来一步……只盼，死在奶娘房里的不是关家女娃，要不，关家就真要绝后了。』他面皮英俊，肤色黝黑，一双眼阴毒而藏杀气。

兰青与卫官一搭一腔，诉说对关家被灭口的遗憾与哀拗。忽地，他咦了一声：『这衣箱……』他利落拉开箱盖，正对上大妞的眼睛。

大妞目光晖晖．眨也不眨地看着他。

兰青心一跳，勉强嘴角上扬，惊喜叫道：

『大妞，你还活着！』他心虚地将她抱起，她竟丝毫没有挣扎。他不由得暗吁口气，大妞应该没有听懂先前他们的交谈才是。他暗暗抚过她小小软软的身体，确认她没有受到半丝伤害。

『这就是大妞吗？』卫官上前看个仔细。『这娃儿有关远长七分影子，就是这眼睛……』这眼神正，但略嫌不清明，看来确实不是个聪慧孩儿。

『是啊，大妞极像长远兄……大妞，兰叔叔来晚了。』兰青抹去她小脸上沾到的血迹，轻声哄着：『都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』

『果然虎毒不食子，我差点要以为关长远宁要牺牲女儿，也要保住鸳鸯剑。』卫官瞟向兰青。

兰青明白他的言下之意，又朝大妞笑道：『大妞，你还记得兰叔叔吧，昨儿个我还跟你玩呢……你知道你爹去哪了吗？』

她不回答，小眼睛一直看着他。

卫官剑眉聚拢。

兰青很有耐心，轻抚她细软的发丝。『你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你……你乖，以后跟着兰叔叔好吗？』

她还是不回答。

『是傻子么？』卫官低声问。

兰青没回他，低声说着：『妞儿，你告诉兰叔叔，你是不是曾看过一把短剑？』

卫官立即拿出一张绘有青铜剑的薄纸。『看，跟它一模一样的哦。』兰青语气放软：『你爹一定有提过，是不？叫鸳鸯剑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爹说过鸳鸯剑哪些事，你照说了，这位卫叔叔一定替你报仇。』

她紧紧闭着小嘴。

『大妞！』那双水墨眸子显怒了。『你不说，难道你要你爹死不瞑目？』

『她一定会知道吗？』卫官眯眼。如果不知又何必留下她？

『大妞一定知道。』兰青毫不考虑地说：『鸳鸯剑的秘密只有关家三人才知情，鸳鸯剑向来传男不传女，但在这一代有了意外，除非长远兄将来还有孩子，否则大妞自出生那一刻起，已是剑主，这都是长远兄亲口告诉我的。』

『是吗……』卫官眼底抹过残忍。那不如酷刑加身，看这小傻子说不说！

『看来，大妞受到惊吓了。』兰青捂住大妞的小小耳朵，淡声说着：『你以为两岁多的孩儿真能在你那套酷刑下熬住命吗？大妞年纪太小又蠢，不趁此时间个明白，再等她大一点，定会将她爹曾说过的事忘个一干二净。』

『那……』卫官咬牙。兰青思索一阵，又对大妞说：

『不怕，兰叔叔跟卫叔叔一定保护你。那坏人要来抢剑，可不能让你被他抢走……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处，好不好？』

鹰卫官听他说话，本以为他只是哄大妞，谁知兰青竟然抱着这孩子往外疾步走去。

兰青越过关长远妻子的尸身时，发现大妞正直直望着她娘。

他跟着垂目一看，关长远之妻服毒自尽，至死面目都是恨意，但她双目已合，想必以为大妞能逃过此劫，才会合眼而逝……蠢啊！真是太蠢了！

关家每个人怎么都这么蠢？黑鹰卫官宁愿玉石俱碎也不愿放过无辜生者，难道关长远从不去了解这些江湖丑陋事吗？

兰青再看向大妞时，心脏猛地一跳。

不知何时，大妞又在盯着他看了。不再看母亲，反而选择窥视他，将他一切表情收入她眼里。为什么？

『大妞……我们快走吧。』

『等等，你……』卫官一头雾水。

兰青回头看他，那一眼，充满算计。

卫官恍然大悟。

兰青是要让这孩子真心相信他们是来助关家吗？要让这孩子在逃难间，信赖他们吗？

即使在两岁孩儿面前作戏也要作足，这个兰青……明明只是十八岁的少年，心机却是过重，为了图谋鸳鸯剑而潜入关家，费尽心血搏得关长远的信赖，套出一切秘密……

理智告诉他，兰青这人不能久留，否则一日一反噬他，他不见得能及时杀掉这少年……可是……

『嗯？』兰青看着他。

『好，快走！』卫官配合着。

夜风甚强，几乎吹走兰叔叔盖在她身上的披风，她紧紧抓着过大的披风，摇摇摆摆在野草里或走或爬。

到最后，她爬累了，小屁股坐在湿湿的草地上，任着比她还高的野草淹没她的视野。她的小鞋掉在泥泞里，小脚丫都是泥沙，一只灰鼠跳上她的小鞋，小眼猛眨，闻到她身上的血腥味，迅速掩入野草间，再也不见它踪迹。

冷风强灌，将她眼前的野草分流的同时，也送来断断续续的交谈声……

『……大妞本就不是聪明人，长远兄曾在醉后吐露真言，连他都没有想到会生下一个傻瓜孩子。要从她嘴里套出鸳鸯剑，说难很难，说要简单也容易。』兰青不以为意地笑着。

黑暗里，小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前方。

『那要逃难到什么时候呢？』卫官有点不耐。『用酷刑怕把她吓疯，不逼她又像哑巴。要是到头来我什么也得不到，那我就亲自凌迟关长远的女儿吧！』

『好了好了，你小声点，我好不容易才哄她睡着呢。』

『你说，你有什么计策？』

兰青沉思一会儿，扬着眉笑道：『我瞧她，是不信你。』

『不信我？那就信你么？』

『你是外人，我是熟人，这半年来她都跟我玩在一块儿，你说她信不信我？我也奇怪为何她至今不肯跟我说，想来想去必是你这外人在场。』那眼角眉梢轻佻，明显轻浮，与在关家时完全不同面貌。

『哼，你想赶走我，好独自拿走那鸳鸯剑？你休想！』卫官拉过兰青，竟是抱了上去。兰青推开他，怒道：『你只会怀疑我吗？我哪件事没照你吩咐做了？』

『你以兰青之名走入关家，关长远怎会不知你在江湖上的淫浪名声，又怎会不知你身上有传说的邪功，谁知他有没有……』

『关长远可是条汉子，压根不信江湖传说借兰青之身可尽得邪功，他跟我之间清清白白，哪像你，试了
又试这才死心。』兰青看也不看卫官铁青的脸色，轻描描地说：『你要不信我，你就自己去处理吧，省得我还要哄一个傻妞。』

卫官闻言，忍气吞声着：『是我想歪，是我的错。依你之见，现在该怎么办才能拿到另一把剑。』

兰青抿抿美丽的唇瓣，不情愿道：『不妨一赌吧。我找个机会，带大妞逃。』

『你带她逃？』

『你有本事就由你带着她啊！谁教你不自己混入关家，要不现在你早跟傻妞混熟，我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鸳鸯剑，哼，那对破剑放得进我眼底吗？』

卫官素知兰青脾气娇贵，如果不是心机颇重，曾有过几件杀人不眨眼的大案在身，平常的兰青就跟一般受不得委屈、爱耍骄气的贵公子没个两样。

要论狠劲，兰青绝对狠不过他。现在哄兰青轻而易举，等剑拿到手，要治兰青可就容易，这嫩小子挨不得一点苦的。

卫官能屈能伸，便道：『我知道你为我做了许多事，等这事结束后，一定不会忘记你。兰青，到那时在我的庇护下，谁敢再动你？』

兰青沉默一会儿，才道：『我记得前面不远有一处断崖，崖身不高，我假装带大妞逃难，亲自带她跳下去……』

卫官面露古怪。『你想找死？』

『呸，我找死也不会找个笨娃儿陪葬。崖身不高，我哪会死。我带她逃，跳了崖，必会受伤，你等天亮后再来找我，那时

她早吓得六神无主，我再拿些话哄她骗她。我就不信这一跳，她不会彻底依赖我！』

『你……不是捱不住疼痛吗？』

兰青白他一记眼。『我还不是为了你嘛！』

为他？卫官内心冷笑。不如说，兰青为了将来有人能彻底护他，不再受到那些江湖人野蛮的欺凌吧。他寻思一阵，始终有疑，又问：

『关长远对你如弟，你却……』

『所以，我让关长远的妻子全尸，等大妞说出剑在哪后，我不会杀她，就将她丢到无人的地方，自生自灭吧。』

卫官仔细想了想，兰青自私他是明白的，关大妞自生自灭算是兰青手里最好的结局了，于是终于点头。

『你带她跳崖搏信任是大胆了些，但也不愧是个主意，就是委屈了你……』

『瞧你言不由衷的样子，你是巴不得我快点带大妞跑，好早日拿到剑吧……你做什么你？』

『你那勾魂大眼老在欲拒还迎，不就是正在叫我干这种事吗？在这种夜里，也别有一番风味啊！』明知这贱人天生媚态，

随随便便就能跟人苟合，跟条野狗没两样，但卫官就是忍不住了。他低哼一声，扑过去压倒兰青，急促地扯开衣物。

『你这混蛋……现在三更天，你四更前结束！我还想趁早解决傻妞的事……喂你……』

奇异古怪的声音随风散在天空里，野草里的大妞连动也没有动，紧紧撑着兰青的披风。偶尔，野草又被扫开时，她看见兰青素雅的长衫被风吹走，还有交缠翻滚的身躯。

声音一直持续着，断断续续像她奶娘的娘娘太老在喘气，她自始至终没有挪开目光过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兰青起身捡起长衫穿上，拿起簪子束着长发往她这头走来，他眼里冷冷毫无感情，嘴里却笑骂：『也不知节制。我去看看那妞儿，准备准备……』蓦地一顿，望入小娃娃的一对小鹿眼里。

他本能地撇开眼，满面狼狈羞愧，接着，那样的羞愧仿佛只是错看，他、心思一转，又是满面笑容，笑道：

『妞儿，是刚爬过来找兰叔叔的么？』他看见她的小鞋在旁，先是愣了一下，连忙替她穿妥鞋，她小手小脚凉得跟冰块一样，分明在这里待了好一阵子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正警觉望着此处的卫官，轻轻摇摇头，表示大妞才爬过来。兰青拿过披风将大妞冷冷的小身体裹紧，然后一把抱起她。

『妞儿，你卫叔叔有点事，咱们先走，嗯？要走远些，才不会遇见那些坏人。』他怀里的娃娃没有任何挣扎，就这么任他抱着。

他身上有些异样气味，大妞也没有抗议过。

『你都听见了是不是……』一走出卫官的听力范围，他轻声在大妞耳边说：『兰叔叔知道大妞不像你爹说的那样笨，大妞一定记得你爹说过剑的事，你把剑的下落说出来一切就没事了，你爹娘不会希望你死守着一把剑。』

怀里的小娃娃没理他。她是真的被吓傻了吗？连看见那种恶心的事她都没有任何反应……他一咬牙，脚步愈来愈快，到最后几乎是半施轻功。

很快地，他来到断崖处，又看向大妞。

大妞也在看着他。

兰青轻轻抚过她的眼皮，略微一笑：

『大妞，你爹是个好人，可惜太蠢了，竟错信人，可是，他说的一句话我很感激他呢。他说，妖神兰青的江湖流言都是假的，那根本是在糟蹋我的谎言。第一次，有人认定我糟蹋呢。』

接着，他面色一狠，低叫：『关长远，你女儿我带走了！』

他护住大妞的头身，毫不考虑跃身下崖。关长远曾说，这里有崖，崖身不高，若是不幸落崖，只要事先防备，必定不会到重伤的地步。

但他忘了今晚强风连连，导致风速疾快，他护住大妞的同时，只来得及护自身头脚，便坠至溪边泥地上。

全身剧痛。他咬牙忍着，先看怀里的大妞有无受伤，一掀开披风，她竟不惊不惧，还在看着他。

他失笑：『好！大妞，你真乖！』他轻动四肢，暗吁口气，五脏六腑略痛，但这点小痛绝不及这小娃娃方才目睹他那野狗般苟合的羞耻之痛。

他慢慢起身，舒展四肢，确定能忍痛奔走后，他才望向坐在泥地上看着他的大妞，柔声道：

『大妞乖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停下，我虽松懈卫官的心神，但他疑心过重，待会就会来窥视我们。接下来，才是你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时刻。』他抱起她小小的身子。

明明这孩子，之前不傻的，就算她反应慢，每次看见他去找她，她都是笑眯眯地喊他兰叔叔。是他害了她！

『大妞，我差点以为你也走了，你爹竟会心软留下你，可见我还不够了解他。』

他埋在那小小肩窝一会儿。

『对不起，长远兄，我来晚了，既然你留下大妞，那就是给我的最后一份信任，我一定保住她！』他深吸口气，不理内伤，抱着大妞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。

天气奇冷。

隆冬除夕夜，城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街巷冷冷清清，几乎不见人。

布铺隔壁的巷口有一车的粪桶，其臭无比，肮脏的少年倒在墙边，意识模糊，却也知道此刻一定要保持清醒。

他十八年的生命里，哪里捱过这般严厉苛酷的心灵折磨，他偏好随波逐流，哪怕是跟些不喜欢的人交合，他也是无所谓，现在他彻底明白原来rou体上的疼痛远远不及心理上的折磨。

他还有大妞要顾，对，还有大妞在……美眸终于半张，他瞥见大妞躺在冰冷的地上睡觉。傻瓜，她要真睡着就见阎王去了。

兰青意志力向来普通，如今也得为大妞强撑起来。

『大妞，会冷的……』他吃力坐靠在墙边，把大妞捞进怀里，尽量让自己的体温温暖她。『瞧你，都冷成这样了，怎么还不肯吭声呢？』他喃喃着，用力抱紧她。

被惊动的大妞也不抵抗，只是张开一双刚睡醒的小眼睛。

『大妞……都三个月了你还是连剑在哪也不肯说……嘿嘿，我居然也忍了三个月，这真是令我感到意外。』他掩嘴轻咳几声，掌心有血他更不意外。

这小娃儿一直在看他，看三个月还不累吗?

他轻轻撩开她又脏又冰的刘海，替她把小脸擦干净。他叹息一笑道：

『大妞，我遇过的人不少，就你爹当我是兄弟……他以情义待之，我自然是要回报他了。』他笑容不变，语气更软：『大妞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如果咱们都能活下去的话，你把你爹娘都忘了吧。』

她还是没有回应，难道真是被家破人亡的巨变吓到呆傻了?她娘死在她面前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傻了吗?

还是，她听见那晚他跟卫官的计划，认定他始终在假面相待?两岁的孩儿能记得多少，能理解多少?这么干净的小孩，怎能看见那一夜他与卫官的肮脏事?

兰青轻轻捂住她的眼睛，想起关长远曾苦笑：

『兰弟你可别笑，我那孩儿，反应较慢……所以，你见了她，她若搭不上话，你就将就些。太复杂的事，你一个吩咐，她一个动作，她总是会的。』

关家人就是如此待大妞。还是，现在没有人给她吩咐，她便不知如何去做?

兰青自忖自己最初的记忆是在两岁左右，但要清楚地记住每个细节甚至理解它反应它，也要到四岁以后，大妞就算看见那一夜他跟卫官做的脏肮事、说的恶话，也不可能去理解它，何况是防他长达三个月呢……

她反应天生已是迟缓，若真受到刺激而成了傻子，他如何对得起九泉下的长远兄?

何况，他在关家与大妞最是亲热，这小大妞单纯又不笨拙，天生就是个只懂喜乐的孩子，他根本生不起起任何防心。

他用指腹轻轻蹭暖她的颊面。胸腹一阵绞痛，他连忙把她的头塞进他怀里，嘴一张，喷出血泉来。

红色的液体染在大妞的背衣，他无力又懊恼地倒在地上，紧紧以胸身压着大妞，不让她被寒风给蚀了身骨。

『……大妞乖……』真的很乖，这三个月的逃亡生活，大妞没有带给他任何麻烦，甚至，这么小的孩儿也没有因此得病，健健康康的，比起他来真的很好。

『为什么……我要这么辛苦呢？』兰青喃着。以前他可没受过这种苦头呢。

近日，他时常出现『算了，把娃儿交出去』的念头。只要把她交出去，他不必再过着这种逃亡的日子，可是，每次当他一对

上大妞那双神似关长远的眼睛，他就会想，关长远一直透过大妞在监视着他，看他有没有辜负最后的信任……

这样的日子再过下去，他也活不了多久，在那之前，他能把大妞安顿在哪呢？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他足以信赖的人。

『哈哈……』他唯一信赖的人，已被他害死。大妞能托付给谁？

他的意识模糊不清，远方似乎有人在唱曲儿……除夕夜，哪来的曲儿？

『咦，有人？』歌声停了，少女跑了过来。『兄弟，你……娘咧，都是血，是遭人追杀？怎么有只小手……有娃儿在！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这可不好，大冷天，娃儿会成冻死骨的！』

兰青心知有人接近，但浑身冷硬，无力再反击，只得任由黑暗淹没他。

第二章

『哎啊，你这个娃儿闷不吭声真不讨喜。臭死了，你想上我的床，就得把衣服脱光……算了明天带你买件新衣再换吧，可别你没死在外头反倒冻死在我家里，我岂不成罪人？乖，抱着这汤婆子才能取暖，懂吗？』

大妞！兰青猛然弹起。

他几乎是一张眼，便冷静地打量四周。这是一间普通而温暖的小屋。

屋内火盆一直在烧，却不见大妞的小身影。

他暗暗吸气，体内气血尚可，于是小心地翻身下榻步进内室。

大妞正躺在床上，而一名少女背对着自己坐在床缘，一直偷拍大妞的小脸。

兰青眯眼，开口：『你是谁？』

少女转身看着他，爽朗笑道：

『你醒了啊！我还在想，待会过年的鞭炮会不会吵到你呢？我叫李今朝，如果不嫌弃，就一块过年吧。』

这少女，约十五、六岁，生得美丽，眉目间洋溢着无限热情，使她浑身看似活泼灵巧，衣着平凡，像极民间的小老百姓，但，又怎知这少女是不是哪儿派来的暗桩?

兰青本性本多疑，正要展露他天生娇娆诱她说出实话，忽然，他看见大妞爬起来往这里望来。他心一跳，直觉敛起所有媚色，正色抱拳道：

『李姑娘，蒙你相救，要不，我跟大妞，真要冻死街头了。』

『大妞？原来你这娃叫大妞啊！』李今朝哈哈大笑，捏着大妞的小嫩脸，大妞就像个布娃娃一样动也不动，令李今朝啧啧称奇：『真听话。』

她看见大妞小脚把汤婆子踢远了，她又拿回来塞进大妞的被里，笑嘻嘻地搓暖大妞的小小嫩脚丫，再偷袭她的小脚板。

大妞的小眼睛移到李今朝脸上，又迅速拉到兰青面上。

李今朝又笑问：『你跟大妞是兄妹？』

『……我们是父女。』兰青小心地瞥向大妞。

虽然大妞还在看他，却没有反驳这谎言。果然是他多疑，大妞压根不懂他们之间在说什么。

李今朝似乎没有察觉兰青的迟疑，也没发现这对父女长相差个十万八千里，她笑道：

『我还没见过女儿比爹亲还健康的呢。你来时，有毒在身吧？』她摸着大妞的头，不经意地看向他。

兰青一凛，防心又起。他随口问：

『你怎么知道？』

『你昏睡时，云家庄的三公子来看过，他说你有毒在身，先替你运气将毒逼至一处，等他找来大夫……』

『云家庄？』兰青脱口：『你与云家庄人相识？』李今朝爽快笑道：

『虽然你没带武器，但一看也知是江湖人，你怎会不知云家庄就在这座城里呢？每年除夕云家庄公子们总会分些食物给咱们这些穷人。桌上还有只鸡，我刚煮了碗粥喂大妞，你可以独享那只鸡，鸡头不必留给我了。』

『他看见我了？』云家庄的公子们专记载江湖史，难保不会识得他。

李今朝连眼皮也不眨，笑道：

『你满脸血垢，我想，三公子应该看不出你是谁，但除非你蒙面，否则他将要带来的大夫将会识得你。』

这女孩，好胆识。听出他语气里的杀意，却是神色不动，镇静自若。

她看来只是一般百姓，怎会不惧不怕？也许是，她背后有靠山？兰青又看向大妞，心想：总得先把大妞自她身边带回，才能下手灭口。

他寻思着，嘴里仍不停地说着：

『我的毒，难解。云家庄公子带什么大夫也没有用了。』

『云家庄前任五公子这几天暂居云家庄，开放三天医堂。三公子信誓旦旦，他必能治你体内什么什么毒的。』

兰青毕竟年少，听到此处，终是掩不住惊喜又难以置信的神色。

『前任五公子公孙纸？』

这怎么可能？云家庄人向来只挺自家人，医堂？别说笑了，前任公子们自隐退后，少入江湖，更别谈有一身医技的公孙纸千里迢迢回云家庄，只为一般百姓开三天医堂！

但，若真是如此，他体内无药可解的剧毒……

李今朝仿佛看穿他的心思，笑道：

『这确是事实。去年他开三天医堂，我去看头痛病，还真有效。你可以留下几天……至少，让大妞过完年再跟你走。』她真有点舍不得这刚认识的小妞儿。

兰青又望向正在看他的大妞。过年吗？大妞还是个孩子，何时受过这些逃亡之苦？

如果能过个好年，对大妞的心灵也许是好事……他身上的毒说不得也能意外解开……思及此，他有些犹豫不决，不知该不该信了这叫李今朝的姑娘。

『你不怕我吗……你我素昧平生……』

『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』她哈哈一笑：『何况，能生出大妞的人，也不会坏到哪去……大妞，我跟你真是一见如故啊，你的脸好瘦，看我采阴补阳把你补得白白胖胖……』真好捏，最好玩的是这娃儿竟然不反抗。

兰青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。李今朝似乎是个爽朗无心眼的女孩，他虽不敢完全放心，但他想，要在片刻间杀死这个毫无功夫的少女，他绝对能做到。

于是，他温温一笑，客气道：

『这些日子就要麻烦李姑娘了。』

李今朝笑嘻嘻道：『别客气，我除夕正寂寞呢，有你们在我也热闹些。』她这话岂不表示只有她一人独居此处？这么坦承地说出来，兰青真不知该说她太直率还是别有居心。

『大妞，过来。』他道。

大妞坐在床上看着他，动也不动。

兰青拢起好看的墨眉，重复一次：

『大妞，过来。』

李今朝看大妞一眼，直接档住兰青，笑道：

『肯定是你全身发臭，大妞不想跟你睡。就让她睡在这床上吧，你男人家睡外面，保护咱俩。来来，大妞，进去点，外侧给我睡，等一个时辰后，一过年，我马上叫醒你，一块出去放鞭炮。』

兰青心跳漏了一拍，目睹大妞真的乖乖听这少女的话，躺回床上。

这姓李的，到底是对大妞下了什么咒？这三个月来，大妞从不主动做什么，只是一直用那双眼看着他。

为什么大妞对这姓李的有了反应？

他微地眯眼，肚腹间有着难言的复杂滋味。

他静静地退出内室前，再瞥向那张床，李今朝闹着大妞，一头撞上大妞那颗小小头颅。

本来不会有反应的大妞，终于被惹火了，忍不住用力撞回去。一撞还不够，大妞更愤怒地爬上李今朝的身体猛撞。

『哎哟哟，小娃娃发怒了起火了……』李今朝笑成一团。

兰青内心顿时冰寒如腊月天，这些时日来大妞哪曾对他展露这般情绪……哪会这样对他！

原来，大妞终究在疏离他。

云家庄在江湖上已有百年之久，云家庄里的数字公子因记载江湖史而闻名江湖，然正因记载须公正公平不留私情，所以公子们的地位在江湖上十分超然，从不干涉任何江湖事。

兰青也听闻过云家庄记史真实，在云家庄汲古阁里一定也收藏着他那不堪的过往，提供后世审看嘲笑。
他从未在意过这种名声问题，是以他入江湖后与云家庄从无交集……

直到今天。

前任五公子公孙纸实际年龄不小，但表面看来却是三十左右，公孙纸一进李今朝的屋里，一见一个两岁多的女娃儿乖乖坐

在榻上，不由得一愣。

『前辈，那是我的女儿，我不放心她出我眼。』兰青淡声说道。

公孙纸面露刹那古怪，轻轻领首，撩过袍摆坐在兰青左侧把脉。

兰青衣着全是李今朝借来的，虽是平民男装，却也遮不住他眉目间出色的神采。

公孙纸细细把脉良久，最后沉吟着：

『你这毒积在体内好些年了吧。你中的是凤求凰？』

『前辈好厉害，连凤求凰这门毒物也能看穿。我找遍大夫，没有一个人看出我中了毒。』他有意无意瞟向大妞。

『这毒失传至少七十年了，你是怎么中的？』

『遭贼人下毒，被迫做些不情愿的事，我不肯做违背良心的事，这毒……自是等不到解药了。』兰青神色自若道，又是瞧着那坐在旁的大妞。

大妞直直望着他，就跟过去三个月一样像个傻妞。她昨晚不是跟李今朝闹得很快乐吗？

他眉头轻轻起皱，实在不清楚两岁娃娃懂不懂什么叫毒，但她有意疏离他，就表示她看见当日发生的一切丑陋……只是，他又怀疑一个两岁多的傻妞，怎能将事情记得这么清晰？公孙纸喃喃着：

『这毒、太久没人用过，我得花点心思去寻几味独特的药材……』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发现这少年抽回手，把乖巧的女娃抱进怀里。

『前辈可否替我女儿一看？』

『你女儿？她有什么病？』公孙纸有点莫名其妙。

『我女儿大妞曾受过惊吓，至今已有三个多月不曾开口说过话，也没有什么大反应……想请前辈看看我女儿是否有不适之处？』

兰青说得含蓄，但言下之意却是暗示自家女儿是否成了傻子。公孙纸闻言，终于正眼看向大妞。

这娃儿岁数一咪咪，矮得只到他的膝头，相貌不怎么女孩，眉眼也谈不上清朗，他加了点力道弹她额头，她连叫痛也没有，只抬头一直看着她的爹。

这有点不对劲，公孙纸想着，嘴里笑道：

『娃儿，把你白白嫩嫩好好吃的小鸡爪伸出给伯伯摸摸好不好？』

他等了一会儿，这小娃儿没有动静，反正他一向没有小孩缘，于是自己动手把那可爱的小小脚拖到自己面前。

大妞终于看他一眼，公孙纸连忙摇出笑容讨好：

『哎啊，原来大伯伯拉错了，该拉手才对，你的小手跟小脚长得真像……』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见大妞很快地把目光移回兰青脸上。

搞了半天，小娃儿不买他冷笑话的帐，公孙纸只好闷气地把着她的小小手。

『这娃儿天生底子好，一定不容易生病吧？』

『正是。』这一阵子逃难奔波，大妞确实很没有生过病。

『这娃儿的身骨跟你完全不一样，是像娘吧？』

『是像娘。前辈，大妞她……』

公孙纸摸摸大妞的小头，想要抱起她，但兰青动作迅速，把她拉回怀里。

公孙纸暗自满意他护女的举动，笑道：

『你这爹对女儿还真细心。我只是想跟你私下说几句。』

『前辈稍候。』兰青把她放回榻上，才跟公孙纸走到角落去。

『你这孩儿在受惊吓前反应就比其它同龄娃儿慢些？』

『……是。』

『也笨些？』反正小孩没在听，就直说了吧。

『……是』

『都遗传到母亲？』这是在暗示他没眼光娶到愚蠢的女人么？兰青咬牙点头。『是。』

『我也坦白说，这孩子没什么问题，至少脉象看不出来。有可能不习惯逃难的日子，过一阵子就能恢复正常，但也有可能受惊变傻……人脑难测，这样吧，我跟大妞投缘，我就多留几日，帮她做几个测试，希望她一切都没问题……』

投缘？兰青皱眉。李今朝跟大妞投缘，这公孙纸也跟她投缘，怎么他却被排除在外？

『……你到底听我说话没？』公孙纸拉拉杂杂尽兴说了一堆，才发现他心不在焉。

『前辈，您是云家庄的人，云家庄在江湖上太出名，您要时常来这里，岂不引人注意？』

『我自是悄悄来去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你在躲人，我又怎会引人过来？』

『……前辈厉害，竟知我是谁。』兰青按兵不动。

『哼，我管你是谁，你打海里来我也不理。一个在逃难的江湖人敢冒险让我看病，不就是赌上云家庄中立，不回出卖你吗……』公孙纸又看向大妞。

大妞还一直回看这里，这小娃娃的相貌一看也知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，他想笨蛋的机会偏多了点，她这个年轻的爹是想要她变傻子还是不希望她成傻子？

公孙纸正暗忖的同时，忽听见有人踹开房门。

『咦，你这丫头，我不是已经看过你的头痛吗？你闯进来干嘛？』公孙纸叫道。

李今朝面有薄怒，一看见大妞待在屋里更是火大。她连忙上前抱起大妞，回头看向他们，厉声问道：

『公孙爷儿在替兰青看毒？』

兰青，这名字不是……公孙纸面不改色道：

『我在替他看毒，怎了？』

『王八蛋，哪来的父亲这般不尽心？兰青你身上有毒，要看病理所当然，干嘛要大妞跟着你？』

『我不放心大妞……』兰青忍住抱回大妞的冲动。

『呸！你把她放在内室，甚至捂住她耳朵都好！兰青，你这爹当得真不称职，要是大妞听懂，不是要她为你这个爹担心受怕？』

被识穿的狼狈在兰青脸上一闪而逝。

『来，大妞，今朝姨带你去喝酒。』

『等等！』

『都晌午了，我带她上隔壁面摊吃。兰青，你没看过其它同龄的娃娃吗？哪家两岁的小孩跟大妞一样，身骨摸起来没一两肉，你到底是怎么养她？』李今朝白他一眼，见他已露羞愧，她语气略缓，道：

『当爹的总是粗心大意，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，慢慢学总会进步的，咱们就在隔壁面摊吃，你随后可以过来。』

兰青一语不发，目送她的背影。大妞被她抱着。大妞一双眼本来在回头望着他，但李今朝似乎有什么地方吸引住她，她一转

向李今朝，就再也不曾回头看他了。

他心一跳，总觉得……总觉得有样东西梗在心头，十分的不舒服。

公孙纸负手站在他身边，慢慢开口：『你家的功夫偏邪，除了家主外，习得兰家邪功者，多半短命，你知什么原因吗？』

兰青立即瞪向他。

公孙纸耸肩，道：

『你脉象异于常人且有点……不，是太不养身了，照说少年时期不该如此放纵，但你中了凤求凰，当真是你的不幸，须得靠那些燕好短暂解毒。所幸，你遇上我，你就留下三个月吧，这三个月里我将你体内的毒除尽。』

兰青那双黑眸刹那亮了起来，身侧五指成拳，松又握，握又松，极力掩饰他内心无比的激动。

公孙纸微微一笑道：

『如果你姓兰，我劝你，除尽毒后，如果想陪小娃娃到老，就停止练功；但若已无法收手了，你就别听信那些谣言以为采阴补阳有益你的功夫。』

『在下兰青，出身江湖兰家。』

公孙纸叹息。『果然是兰家人，你家主怎么不阻止你们这些妄想一步登天的人呢？难道他不知这会害你们早夭吗？瞧你，好好一个人，却成了妖神兰青，固然凤求凰是一因，但兰家邪功害你不浅啊。』

兰青避开妖神二字，问道：『前辈只凭把脉，就能看出我是兰家人？』

公孙纸有点得意道：『据说兰家人，相貌出众，一表人材，但由于邪功之故，眉目易显媚态，方才你极力在大妞面前掩饰，但总是遮不了那细枝末节。你想知道为何我明明看穿，刚才却故作不知，现在又改变主意与你说开？』

『请前辈赐教。』

『江湖上，总是遮遮掩掩，有些事不干我身又何必点破？但，既然李今朝如此直白地跟你说开，我也不能输个小姑娘。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让大妞知道你中毒，但你在她面前克制你己身，这也算是个好父亲吧。』

不，大妞哪是他女儿？他也没特别把她当女儿，他只是不愿这娃儿见到他丑陋的一面罢了。

他故意留住大妞，确实要让大妞知道他是迫不得已才害了关家一前提是，大妞真能懂得这一切的话。

明明大妞就是个傻瓜了，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，但他总是心就是要在大妞面前维护住他正人君子的形象。

他总想，只要能在大妞面前撑住他的君子形象，那么他就等于没有对不起关家夫妻……他们死前，没有恨他入骨。

他随着公孙纸走出李家小屋。面摊就在隔壁，大妞正跟好今朝呼噜噜吃着面……逃亡时，他偶尔也带着大妞上面摊吃面，那时他无暇顾及大妞，没人喂她，她饿极是像小狗一样埋进碗里吃，吃得满嘴都是，吃完了后他抱着她继续逃离卫官的手下……现在呢?

李今朝边喂她边教她用汤匙，但又故意搅烂大妞碗里的面，大妞因此气鼓鼓地捶桌，拼命爬上桌子，要抢李今朝的面……

兰青有些迷惑了。

因为李今朝老跟大妞打打闹闹，大妞才有反应吗？以往他在关家时，他也没跟大妞打打闹闹，但她还不是喊他一声兰叔叔地对他笑开怀?

还是，他不够真心对大妞？不，他够真心了！是大妞不懂事，无法理解这个血腥的江湖，才会怀疑他对她不够好。

『这个……若是大妞真成了傻子，你可会抛弃她？』

公孙纸直截了当地问，令兰青不太能适应。以前，他周遭谁会像公孙纸与李今朝一般，这么坦率地面对他。他要用尽心机明争暗斗，甚至下手害死无辜的人才能保住自己……即使在此刻，他仍对公孙纸的直率怀有戒心。

『你毕竟年轻，一个傻里傻气的孩子是会妨碍你的，那还不如交给我，我带她回归隐之岛吧。』

『不，大妞得待在我身边。』兰青几乎是脱口而出。

公孙纸瞥他一眼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

兰青又走近那面摊几步，大妞这时候早该注意到他，但她连看都不看他了：怎么不看他？怎么不抬头看他？看他啊！

他等了又等，等不到大妞看他，最后他垂下眼，咬牙注视自己的双手。

自大妞用那双眼紧盯着他后，他总有种错觉，其实他一双手聚满腥红的水，那全是关家所有人的血。

大妞现在不再盯着他，他该松口气才是。

真的，他该松口气。

空气中有什么在流动，兰青忽地张开黑眸。

屋内黑漆漆的，他直觉摸向身侧的大妞。

人不见了！

他静心聆听，内室里有大妞轻浅的呼吸声。是大妞自己过去的还是李今朝过来抱人?

无论哪一项，他都该当下察觉才对啊。

李今朝轻声喊着。

平日说话豪爽的姑娘，哪会像现在声若细蚊，兰青心知有异，遂以同样的低声回着：『我醒着。』

『你放心，大妞爬到我那里了。』

『她爬？』

『是啊，她想跟我睡，便爬到我床上打我。我觉得不太对，你不是江湖人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晚上看你明明正常的，我就想到咱们晚餐都吃一样的，没道理你昏睡我们却没有，但，饭后只有你喝了茶。』

兰青闻言心一凛，同时也诧异这直爽姑娘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。

『你是说，有人在水桶里下了迷药？』

『多半如此。刚才我听见院里有异声，你可以说是天干枯枝断裂，也可以说是有人潜进院，你想赌哪一个？』

兰青顿时头皮发麻了。他连忙运气，功力尚在，但身上有凤求凰，若是来人不只一个，他了不起只能保住自己，哪能再救下这一大一小?

『跟我来。』李今朝低声，又爬回她的内室。

大妞坐在床上打着吨。

『大妞乖，别出声。』李今朝抱她入怀，用力打了下大妞的头，再在她耳边低语。

兰青很想跟她说，大妞变哑巴了，没必要提醒大妞，但他没吭声，将李今朝递过来的大妞抱入怀。

他感到大妞的四肢不肯回抱，似乎……又在防他。

李今朝尽力无声推开床架，露出灰尘四飞的地面。

地面上有铜环，她吃力拉开后，回头轻声：『你抱着大妞下去。』

『地窖?』一个寻常人家的地窖都是摆酒跟腌物，就算躲人也会被发现的。

『不，是地道，快点！』

地道？这绝不是寻常人家会有的，这李今朝……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怀疑李今朝，只得抱紧大妞先入地道。

地道先是二十来阶的阶梯，他弯着身走到底，一人高的地洞呈现在眼前。他放眼望去伸手不见五指，完全不知尽头在哪里。

他回头看去，李今朝刚把地道门关上，光线尽灭。他听到锁声，接着是李今朝摸索下阶。

『放心，除非有人自内开，否则他们在外头发现有地道也是没辙啦，哈哈。哎哟，大妞你打到我了。』

『这里头有烛火吗？』兰青问道，有意慢上李今朝半步。

『没。』李今朝一手摸着墙，一手拉住兰青怀里大妞的小手。『据说走上五百三十步，正好可以到布庄楼下，咱们今天来一试吧。』

『你到底是谁？』

李今朝侧过头，往他的方向看去。

『兰青，你对我的防心减少了呢。你本可怀疑今晚是不是由我一手导出的好戏，但你并没有反而随我入地道，老实说，我为此感到欣喜。是不？大妞。』

兰青微地皱眉。是这样吗？

李今朝又笑：

『我啊，本来是个平凡丫头，但后来，嘿，被云家庄看上，刚被选为第三个主子，这是秘密，不能外传，所以你要保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不能说话，我要开始数了，要不然走错了，又绕回我家，那就全部玩完。』

第三章

原来如此！

难怪公孙纸无故开三天医堂，原来明为义诊，暗渡陈仓为她治头痛。

难怪云家庄三公子在除夕送东西给她这一带穷民，原来也是为了她……

但，世上哪来的巧事？居然让他遇上云家庄人？还是，从头到尾云家庄布下天罗地网猎捕他？

云家庄地位中立，照说，就算他在云家庄人面前杀人，数字公子也绝不会插手干预，迫使他认罪啊！

为什么李今朝对他坦白？这是何等重大的秘密，为什么要让他知道？不怕他以此为要挟？若依他的经验，这必是一个精心算计过的陷阱，等着他一跳就没有活路的可怕圈套。

他该将计就计搏得她的信任，为什么到头他却选择把大妞交给她？

云家庄三公子早在布庄等着李今朝。三公子说，这几日城里一直有人在寻一名姓兰的好看少年，最后盯上李今朝的破屋。

是卫官，他知道。

他注意到大妞一直在看着李今朝。是么？大妞比较喜欢李今朝么？是啊，连这傻大妞都是有心眼的，明白谁才是真正对她好。

到头来，他还是一个人。

他听见自己说：

『我去看看吧，总不能让李姑娘有家归不得吧。大妞……托你了。』

『咦，等等……等等，兰青……』李今朝低叫，要拉住他却扑了空。

天色还是一样的暗。

现在约莫是三更多，如果他没记错，今天才初十，他在李今朝家里也只过了十天而已。

袖中滑出匕首，兰青站在李家院子前，垂着目，任着冷风拂过他的长发，细细观察空气中的流动。

他被植入凤求凰后能使武，但比普通武夫强不了多，随便两个壮汉就能压他在地上了。如果屋里只有一人，他杀得了；两人以上，就不是刀子能解决得了。

暗香浮动，他不曾在冬天里闻过这种花香，直觉闭气。接着，他听见温暖的声音自屋里传出：

『是兰家妖神兰青么？在下云家庄春香公子傅临春，还请兰青入屋一见。』

兰青一怔。原来这芳香味儿出自傅临春身上，春香公子遇春则香，如今尚处冬季，便有馨香喷鼻，这傅临春还真不能做坏事，一做了人尽皆知。

『来寻你之人，已经离去，兰公子可以放心。』屋内的人道。

『已经离去？』兰青眯眼。『有空你可以为他上灶香，祝他一路好走吧。』那温暖的声音依旧。

兰青垂目寻思片刻，随着他的心绪，原本只是清俊的五官逐渐沾染媚色，他细长的手指轻掸着衣袍，徐步而入。

李今朝的屋子里像浸了黑墨汁似的，但他早已摸透所有家具陈设，精准地走进破旧的小厅，驻足窗边。

正前方应是春香公子，可惜他看不见，无缘一睹容貌，但，他却很清楚，藉由细微星辉，春香公子能一眼看尽他。

看尽他举动容止间的倾城风情。

兰青朱唇略扬，抖衫而立，笑道：

『听说云家庄一向中立，有江湖人在眼前求救，数字公子们也会眼皮不眨地奉行超然立场，如今看来，今晚兰青正是承了今朝这第三位主子的福气了。』他眼眉一挑，刹那竟是异常妖娆。

『嗯？李姑娘告诉你她的身分吗？那她显然是将你当朋友了。』春香公子语气一贯地温暖。『可你却没有将她当朋友呢。』

『春香公子此话差矣，兰青故意瞒着今朝，正是为她着想。』他有意无意抚着如瀑的美丽青丝，睇向春香公子所站之处，眼波一转，荡出酥人心神的丰采，他又笑道：『春香公子有时也该知道，无知是一种福，从一开始，她那般爽朗的人，就与我们这种勾心斗角的江湖人不在同一国，对吧？』

暗处的春香公子没有回答。

『春香公子？』兰青柔声喊着。他不以为傅临春能在几眼间被他蛊惑，屋内呼吸正常，那傅临春必是被他某句话影响了。哪句话？是否能成傅临春的弱点？转念间，兰青已揣测千百种，但毕竟对傅临春不了解，最后一无所获。

过了一会儿，傅临春才道：

『……你说得对。她与咱们江湖人，本就不是同一国，兰家练邪功至今，已过五代，这代兰家家主年仅二十一，据说面目奇丑，他刚成家主时，将兰家弟子妖神兰青驱赶出门，从此，兰青在江湖上恶名昭彰，甚至干出几件不名誉的大事件，这仇家，还真是不少。』

兰青抿唇一笑：

『真不愧为云家庄的记史公子。春香公子，这些事都藏在云家庄汲古阁里吗？此刻，你确定要谈这些陈年往事吗？』说到最后，语气已带些暧昧挑逗。

『我对江湖册里不明不白的地方，总是多了点好奇心。例如，一般江湖人得名号不易，但兰青那时才几岁？十三吧，被家主赶出兰门后，便莫名多了妖神之名。妖神二字，并非荣耀，而是毁灭，这两个字将年方十三的兰青逼入绝境。』

『绝境？』兰青轻笑：『我从不认为，那是绝境。』

『是么？那么，现在你带着关长远的女儿逃亡，是否已入绝境了呢？』

兰青闻言， 心一跳，表面又笑：

『原来，云家庄真是无孔不入，连关长远的女儿在我手上都查得出来。现在你打算如何？关大妞已在云家庄第三代主子手里，前任五公子也知我身中剧毒，你这一招天罗地网布得真巧妙，将关大妞毫发无伤地带走了。现在你打算代江湖主持公道除恶务尽？』

『寻来的，并非黑鹰卫官手底下的人，而是你其它仇家。』

不是卫官吗……兰青不得不承认，只要不是卫官，其它人都好解决。

傅临春又温声道：

『江湖上的谣言太多，云家庄不管信不信，都得照样写入册里。在许多年前，曾有七把名剑在不同时期流传世上……嗯？我跳题了吧，重点该是其中一对鸳鸯剑，不知何故，黑鹰卫官竟在年前得到其中一把，辗转打听，才知另一把剑流落在关家。不，这样说也不对，该说，这一对鸳鸯剑都属于关家的，只是关家丢了一把，教黑鹰卫官讨了去。』

底都差不多让人揭光，兰青也不遮掩了，他笑道：

『云家庄能将此事挖到这程度，兰某甘拜下风。』

『这对名剑，是秦朝青铜剑。始皇帝曾将天下民间武器收缴，不放过任何一把，将它们融炉后改铸十二金人镇守四方，有人说，这对名剑是宫中铸剑师瞒着始皇帝，自十二金人中取出部分而成；也有人说，这是十二金人自铸的神剑，双剑现世合并，任何愿望都能成真，故名鸳鸯剑。想必，黑鹰卫官是信了后者。』

兰青负手而立，睇着傅临春那方向，笑道：『十二金人不过是青铜所铸，我也不信十二金人自铸神剑这种鬼话，但鸳鸯剑确实存在，卫官得到他时，最后一尊金人也在。』

『嗯？』

『也有春香公子不知情的事吗？这也对，先朝历史都这么写的，十二金人早已销毁，但确实有一尊被留了下来，卫官拿到的

那把，春香公子看了必也惊叹，那是把剑，同时也是一把钥匙。』

『是么？那，你在乎鸳鸯剑么？』傅临春对鸳鸯剑的外形一点兴致也没有，反而对兰青的，心态感到兴趣。

兰青轻笑一声：

『什么剑啊，我兰青何时放在眼里了？卫官想要，我便陪他一块玩，这种事我也不是没玩过。』

『那么，黑鹰卫官是找不到关家的另一把剑了？』

『春香公子打算为关家讨公道前，先将一切问个详确吗？』

『不，我只是在想，黑鹰卫官必定没有找到那把剑，因为关长远的女儿一直在你手里。或者该说，另一把剑，在你手上。』

兰青笑了，他道：

『关大妞是个哑巴呢，她才几岁，现在只怕早把她爹的遗言忘个精光，这把剑永远找不到了。』

『看来你们都不知情了。』

兰青闻言，立时不言。他不追问，因为其中必有他不能知道的讯息。

傅临春又再道：

『嗯？那我该不该告诉你，关大妞本身，就是那把剑呢？』

『住嘴！』兰青直觉怒喊。

『原来你不知道啊。好了，现在知道了，你该会怎么做呢？』

怎么做？大妞哪可能是另一把剑？剑在哪？他也不是笨蛋，大妞全身上下哪藏得了剑？大妞又不是个假皮囊，随便剥了皮，那把剑便露了出来，他根本不信，但，卫官会信。

然后，杀了大妞，剥下她的皮。

兰青寻思片刻，又看向傅临春那方，敛起所有媚色，冷声问着：

『春香公子跟我聊了许多，也让我知道许多不该知道的秘密，想来你也不打算主持公义了，你想要我做什么呢？』

『也没做什么。你的仇人太多了，把关大妞留下来，你离开此地。』

『怕我影响第三位主子的生活吗？那大妞更不该留下。』

『我与关长远素昧平生，但也知道江湖上要找到像关长远那样干净的铁汉，难了。关家被灭口的隔日早上已有云家庄人潜入，可惜找不到一个幸存者，他女儿活着，云家庄就该善尽一份心力。』傅临春一顿，又道：『前任五公子会治愈兰家家主在你身上下的毒，但，你一定要离开这里。』

连他身上的毒是谁下的，傅临春都猜到了，那么他的烂底，只怕云家庄早摸透了。

是啊，他杀人放火的事，别人怎么糟蹋他的不堪丑事都详尽记入江湖史里，以后大妞长大了也会清楚知道他过往一切……兰青心神不定，嘴里喃道：

『大妞，跟着我走。』

傅临春静默半天，才道：

『跟着一个叫妖神兰青的男人么？你要她，学着妖神兰青？要她，有着妖神兰青的影子？要她，成为第二个妖神兰青吗？』

傅临春语气仍是温和，对兰青而言，却如冰水泼了他一身，令他全身由里到外发冷，再由外寒入他的五脏六腑里。

妖神兰青、妖神兰青，他与傅临春都清楚，不，世上的人都明白妖神兰青背后的肮脏，他不曾细想过这一层，不曾想过大妞的未来，他只是想，回报关长远……他只是想，大妞留在他身边……

天将要拔白，兰青走在无人的街道上，雾气几乎掩去他的身影，此时，正是新年热闹的节日偏也是冷到极点的寒冬。

是不是人的一生，总是悲喜同时发生？为什么他就不一样呢？他的过去有任何值得快乐的时候吗？

兰青恍恍惚惚想着，就是想不出十八年来他到底有过什么值得快乐的事。

『兰青？』

他直觉抬眼，李今朝在布庄门后探出脸来。他空洞的黑眸扫过四周，这才发觉自己不知何时已走回布庄了。

『哎啊，你是跌进井里？怎么浑身湿透？』李今朝抱着睡着的大妞奔出来。

兰青低头看着缩成一团的大妞，喃喃：

『这样的天要冻着大妞怎么办？』

『她身上罩了好几件暖衣。』

他的食指轻轻抚过大妞软软细发，又自言自语：

『我可是冒死过去，大妞怎么就这么容易睡着呢？她不是该等着我，为我紧张吗？原来，她一点都不关心我。』

李今朝古怪地看他一眼。『你这爹真奇怪。女儿能好好睡觉，不担心受怕，你该感到安心才是啊。』

『当爹的，是这样吗？』

『兰青，你不是吓傻了吧？我舅舅说，已有云家庄的人过去处理，你应该没事才对。』看他还在闪神，她皱眉，把大妞塞进他怀里。

『等等，我全身被露珠沾湿了……』忙接住差点落地的大妞。她正睡着呢，被这一惊动，小眼睛迷迷糊糊张开，一看见李今朝的大脸在眼前，她又抬眼看向抱着自己的人。

『大妞，我回来了……』

她盯着他一会儿，小眼睛又合上睡着了。真的没在关心他，一直是他自作多情了啊，兰青想着。

『乖，大妞。』李今朝摸摸她的头，大妞不理她继续睡。她笑：『大妞真乖，一晚上不吵不闹，一直跟着我在布庄等，她年纪小捱不住困，但我想她是担心你的。』

『是吗？』兰青看着心无城府的李今朝，再望向尾随她出来有着防心的三公子。只怕，除了李今朝外，云家庄的每个人都盯死他了吧。

他又垂目，凝视怀里的小娃娃。大妞是剑主，他信；但说大妞是一把剑，他怎么也不信的，这样小小的身躯里，不可能会有剑。

如果，让卫官得知这样的说法，依他目前的功力绝护不了大妞。

『我想起来了。』兰青突然道。

『什么？』李今朝轻轻戳着大妞的脸颊，大妞觉得她很吵，索性把整个小脸埋进兰青衣里。咦，兰青上衣是湿的，这小大妞宁愿面对湿衣也不想理她吗?

『我想起，我最快乐的日子是在何时了。』在关家无数个午后，男人们喝酒聊天点到为止的比试，明明在江湖上是个顶天立地粗声粗气的汉子，却在妻子面前稍嫌柔软些。

『因为她主管家中生计，自然要给她点面子，』关长远私下咳声连连不好意思地说着。

当时他听了是错愕又是好笑，直想着，关家跟他所遇的江湖人江湖事完全不同。不知不觉中，原是带着心机入关家的他，竟也在嘴角抹上发自内心的微笑。

那样的快乐，终成绝响。

而他，甚至是主谋之一。

大妞跟着他，到头不是被人追杀，就是成为第二个被人糟蹋的妖神。

所以……所以……

长远兄，你的女儿，我代你交给其它人保护，好么？

正月十五夜

兰青眨眨眼，看见一个毛绒绒的……红包？红狗？还是红色的大袜子？

『嘿嘿，大妞被我打扮得很喜气洋洋吧。』李今朝拉了下大妞毛毛的耳环，大妞立即撞开她，撞得太用力，一头栽进兰青怀里：『城里每年正月十五习俗，只要能钻上花车……』

『花车？』兰青连忙稳住这小小的身子。小身子的主人抬头看看他，又看看李今朝，站在原地就不动了。

『迎新年的花车啊，云家庄资助的，绕城一圈，穿红衣的姑娘能抢攻花车顶，不上花车的，就凑个热闹丢个花喽。大妞，你记得，要是有人丢花上来你要抢，抢得愈多的那人，今年就会心想事成好运连连来哦！』李今朝穿得跟大妞一样，显然对这种平民活动兴致勃勃。

兰青一时回不了神。似在江湖又不像在江湖，他总有点错觉，现在他过的，跟个平民生活没两样。

『那……』兰青轻轻摸着大妞戴着小红帽的头。她不避他没撞他，大妞真的不把他当回事了，他心头微地泛涩，嘴里却笑着：『那你们好好玩吧。』

『兰青，咱们就约在「金香酒楼」吧，一块吃元宵后再去领灯夜游到天亮。大妞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要敢闭上你的小眼睛睡着，我就把你打醒。』李今朝牵起小不隆咚的小小爪子。

兰青目送这一大一小离去。良久，他才回到屋里，桌上还有来不及收拾的碗筷，大妞年纪小，肚子饿是常事，也许生活开始平静，所以她懂得主动示饿了。

她还是不说话，但一饿，就自己拿出专属小碗筷爬到椅子上等饭吃。

以前跟他一块时，她可不曾有过这种主动行为呢。

有时，他也想问大妞，是不是很想念她爹娘在的日子，是不是很想回到这种无优无虑的生活，可是，他一直没有问。

他在小屋里逗留一阵，远方喧闹的人声拉回他的神智，他来时未带任何东西，去时也不必拿什么留念。

他毫不犹豫步入走进黑暗小巷。正月十五佳节，明明入夜却是人来人往，他顺着人群走过几条街巷，听见有人欢呼：『车来了。』

他抬起眼看去，特制的马车在群众里缓缓前进。车夫是云家庄的人，车顶上有七、八名女子推挤着，李今朝果然厉害，还真让她带着大妞挤了上去。

大妞太小，几乎被姑娘们淹没，李今朝把她楼在怀里，让她拿着她的小帽子接着抛上来的小花朵。

红的白的黄的，大妞专心盯着小花，努力接着，当她好不容易接到一朵小花时，红咚咚的小嘴角上扬，虽然没有开怀大笑，但也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朵小笑容了。

兰青黑眸轻亮，也跟着笑了。就算大妞记住家恨又如何？还是有人能令她开心的，那个人不是他，又何妨？

他又状似随意扫过一般百姓。云家庄定会派人混在里头，以防有人滋事，只怕，此刻这些云家庄人也在盯着他的举动吧。

他们要亲眼盯着他离开这城，就算他不随前任五公子离去解毒，云家庄也任由他去，只要他肯离开这里。

『小伙子，花车上有你喜欢的人吗？』

兰青回神，看向身边的中年汉子。

中年汉子笑道：『是哪个姑娘？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，能挤上车的都是辣姑娘，小心吃亏，还不如选你身边那几位呢。』

兰青转头一看，三、四名小姑娘就在他身侧，一见他投来目光立即掩嘴笑着转身四散。

『瞧你，这张面皮好也就算了，对着花车上的姑娘笑成这样，小心人家吃定你。』中年汉子哈哈笑着。

他摸上嘴角。『笑成这样？』他时常笑，却是怀有目的展现蛊媚他人，刚才，他怎么笑?

『你那笑，真好看。我粗汉子不会形容，不过，你的笑容就像是在说：只要你好，那其它也就无所谓了。黄毛小子常用这种笑容骗人啊？』

兰青随口道：

『是啊，用笑骗人最容易了。』他也不想去了解刚才到底怎么笑法了。

马车已经消失在街口，百姓有的去追车，有的则去逛灯会。他又在原地站一会儿，才往反方向走去。大妞的小灯挂在灯街上，他想看完后再离城。当他才步进灯街一会儿，直觉告诉他有地方不对劲。

百姓依然热闹，但其中有几名年轻人一直张望在搜寻什么。

那几人有武功，八成是云家庄人。是谁失踪了？『咦，车上的小娃娃不见了？』

兰青即刻回身。『谁不见了？』

中年汉子碰巧也来逛灯街，指着那几名云家庄人，说道：

『我刚听他们说，马车停在金香酒楼，有个女娃儿下车进酒楼没多久就不见了。』

是大妞！

『你认识那女娃儿？会不会那女娃儿想找你，却迷了路？』中年汉子说道。

兰青怔住。大妞才几岁，要真找他，她会往李屋的方向走，但城里巷道复杂，她一定迷路。

他不及细想，先往巷里奔去。自金香酒楼往李屋里共有七、八个巷道，如果快些，也许会在其中一条巷子找到大妞……

蓦地，他停步。

『被发现了吗？』中年汉子在兰青背后说着：『卫爷，这就是你说的妖神兰青吗？一点也不像啊！你决定连他一块带走时，我还真怕我被他迷惑，这看起来也不过是个相貌出众点的黄毛小子而已啊。』

短巷的尽头，一名着黄衫的男子负手站在那儿。他微地侧头看向巷里神色镇静的兰青，冷冷道：

『兰青，这三个多月来你的日子真是快活啊！你该明白我的个性，我有仇必报，本该将你击杀在此，直接带走关大妞，但，现在就算冒着被云家庄发现的风险，我也想看看妖神兰青的「只要她好，你便什么也无所谓」的笑容。』

第四章

咯……咯……

细微的声音惊动他。

他手指动了动，却不急着张开眼。他真是傻子，竟被感情控制了理智，大妞哪会找他啊，偏他一听大妞失踪，就乱了分寸，这才着了卫官的道，大妞只怕也陷进卫官的手里了。

咯咯声断断续续想着，听起来像……孩子忍不住发出的抽泣声。

他迅速张开眼眸。

映入眼帘的，是天然的黄土密室，墙面上有烛台，他借着微弱的烛火扫过密室，停在角落里一身毛衣毛裤的红娃儿。

『大妞！』他要起身过去，发现全身穴道被狠狠封住。他咬牙忍者蚀骨的痛，慢慢撑坐起，他对她柔声喊：『大妞，你过来。』

角落里的小人儿没有动作。

墨色剑眉轻拢，他又轻声道：

『大妞，你过来，我不方便，你兰叔叔身上有伤。』

小小的屁股这采用乌龟的速度蹭着地，慢慢挪往他这里。

大妞不是早会走路了吗？兰青虽觉疑惑，但还是抱过大妞入怀。

他摸摸她小小头颅，道：

『大妞真乖。』他扮笑地把她的小脸抬起，顿时愣住。

大妞的右脸青肿发紫，小嘴巴紧紧抿着，嘴角还破到流出血来。卫官下手太重，以为打个小娃娃就能逼出话来？兰青面色微怒，抹去她脸上薄薄的泪。一般小孩早就哭得满脸都是泪了，哪像大妞拼命张着眼，忍不住了才让眼泪滚出来

『大妞乖，真能忍，没哭出声来。还有哪儿疼吗？』他哄着，大妞却只是扁着嘴，直到忍不住才张开小嘴发出声响。

看起来似乎没事，他轻拍她小小的背，感觉她瑟缩一下，他的食指抚过她背后的毛衣，有裂缝……

他拉过大妞，看见她的衣背被割上道长口子。他心一跳，赶紧替她拉起红色的外衣内衣，小小嫩背上果然有道浅浅的血痕。

卫官这次是铁了心，不打算拐弯抹角了！他小心地替大妞拉拢衣物，背上的刀是吓唬大妞，脸上这巴掌才是下了十足重力，但大妞不肯说话，就算弄死大妞，也不会有个结果。

他寻思片刻，要拉开大妞跟她说个清楚，哪知他的上衣被扯动，正是大妞一双小手紧紧撑住他的衣服。

刹那间，他心里竟有喜意！

明知在这种时候、在大妞捱疼的这时刻，他不该如此想法，但，他就是掩不住心里狂喜。

如果再能选择一次，他想着，那就让大妞捱疼，大妞才会赖住他……这种异常心理，不就证明他在江湖打滚多年，早已变得扭曲了吗？

他轻轻摸着大妞的头，在她耳边说着：

『大妞什么都懂的，也没忘记说话，是不？晚点，一定有人来问你，是不是见过鸳鸯剑，不管他问什么，你一定要开口，说剑的藏处已经告诉兰叔叔了。』

大妞没有回答他。

他硬是捧起她的小脸，望进她的小眼睛，一字一语清楚说着：

『大妞，你想再看见今朝姨吗？如果想再跟今朝姨玩，就照我说的，有人问你，你就说兰叔叔知道，懂么？』

她看着他，抿着嘴不说话。

他淡笑，又摸着她的小头。晚上她跟李今朝出门时，她细软的头发被李今朝绑成好几条细小的辫子，十分可爱，他不得不说，就算大妞偏向她爹的长相，毕竟是女娃娃，真好好穿衣打扮，也是个可爱的小娃娃。

他虚软地靠向冷硬的墙壁，任着大妞窝在他怀里。明知大妞是找熟人的安全感，但他还是十分高兴大妞主动的亲近……真的非常高兴……

他合上眼，轻声道：

『大妞……如果这次能活着，我把恶习都改了……你跟我，找一处……像家人一样生活，好不好？』大妞自是不会回答。

他内心轻笑着。也对，对他来说，美梦一向会在最后一刻破碎。

什么都不要想，有人践踏他，他就顺应而受，与其惨死在人家手下，不如为自己图谋虚幻中的欢愉，这才是妖神兰青能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。

喀的一声，石门被推了开来。

兰青懒洋洋张开美目，似笑非笑地挺直腰杆，硬把大妞自怀里扯下，取下腰带，笑道：

『我还在想，大叔什么时候回来？』小爪子拍开他蒙眼的动作，他竟毫不犹豫使了四分力击在大妞背上，大妞痛得趴倒在地上。

他慢吞吞地蒙住大妞的双眼，再把大妞过长的袖口在她拳头处打了个结，让她没法扯下带子。

『我等大叔很久了呢。』他眼角一挑，春眸流媚似水地睇向门口的中年汉子。

『你……等我？』中年汉子有些发愣。

『是啊，大叔不知道我中了凤求凰吗？没有人陪我度春宵，我很容易见阎王的。』他不动声色起身，硬是把大妞轻轻踢到角落去。

他听到大妞的小拳头愤怒落在地上，内心不由得发笑。他不理衣着凌乱，微敞粉腻胸膛，负手偏头步近那中年汉子。

『官哥没告诉你，是不想你替我解毒么？』

中年汉子见他一身异常妩媚，墨眸里春水荡漾，唇红齿白，明明就是个勾魂的美人种儿，怎么在城里看他，却只是一个普通好看的少年而已。

『嗯？大叔，你愿意帮我么？』

中年汉子立即赏了他一巴掌。『妖神兰青，你以为我不知你想做什么？你身上匕首早就取走了，你想杀我逃出去？』他颊面微肿，那双风情荡漾的瞳眸里明显抹过恼意跟委屈，妖媚之中又带着我见犹怜，煞是好看。他恼道：

『我杀了你，还有个官哥，我是傻子才会逃！你不帮我，就随便找个人进来，别在这里碍事！』语毕，转身不理。

他瞧见大妞还在生气捶地，想要挣开袖口的结，心头不由得柔软。傻大妞，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关长远，你的女儿真的好傻。

不出他意外的，身后有人饿虎扑羊压他在地。

『哼，卫官要我小心你。你只是个没用的贱人，想用簪子杀我？』中年汉子抽出他发间玉簪抛掉。『我看你怎么杀？贱人！』

大妞的小拳头急促了，兰青心头还是想笑，傻大妞傻大妞，就算解了袖口又能做什么？可惜他没塞住大妞的双耳，这种事小孩子哪能听？

中年汉子猴急想吻上他诱人的嘴，兰青才要迎合，就越过汉子的肩，看见门口的男人。

『你要敢亲下去，你就没命了。』

黑鹰卫官的话如冷水兜了下去，中年汉子仓皇跳起来。『卫爷，我不是故意……』

『你以为拿掉他的武器，封住他全部穴道，他就没法杀了你吗？他的嘴，他的手，甚至他的头发都能杀了你，你敢不敢赌？』

『官哥对我真了解啊！』兰青笑着，忍者痛慢慢起来。『太了解我的人，我束手无策了。』

『鸳鸯对剑呢？』

『鸳鸯对剑？怎么？你手头已有一把，现在找理由除我灭口？』

『我的剑，被人偷天换日了。』

兰青一怔。『是谁干的？』

卫官眯眼，甩他一巴掌。『谁干的？世上谁知我有其中一把剑？你说，会是谁干的？』

『我对你的剑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岂会去偷？』偷剑者绝不会是他，那还有谁会知道卫官有其中一把鸳鸯剑……傅临春！

卫官不知兰青此刻心思，走到大妞面前，冷声道：

『你是没有兴趣，但你为了关大妞，不得不偷。』

『胡说八道！我会为这傻妞干下找死的事吗？』

『不会吗？』卫官出脚极快，那一脚直接要往大妞下巴踢去，其力道之重，大妞的小头颅一撞上后面石墙，只怕立时脑浆四溢。

『住手！』兰青疾前，不及卫官出脚快，但卫官临时改变角度，重重踹飞兰青。

『不就是条自私自利的狗吗？关长远是拿什么喂你，要你这么卖命？』

兰青抹去嘴角血丝，躺在地上笑道：

『关长远说，黑鹰卫官不是好人，与其鸳鸯剑给你，还不如给我呢。』

『什么意思？』

『只要我保住他家后人，大妞那把剑就是我的了，我再去偷你的，我不就可以从心所欲的许愿？』

『关家那把剑已经在你手里？』兰青哈哈一笑，悠闲地看着卫官，吊儿郎当问着：

『官哥，你说我要许什么愿呢？我是要让我所有恨的人全下地狱，还是成为江湖皇帝，你说哪个好？』

卫官瞥向大妞，疑道：

『这小鬼我吓她打她，她都不肯说话，她竟然告诉你？』

『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带她跳崖逃生，一路逃了三个月，这苦肉计还不灵光？』

『她不只是哑巴，还是个傻子，我怎么打她，她都不吭声，一个傻子怎会告诉你？』

『她不是哑巴也不是傻子，难道你没有听到她的哭声？何况，官哥，就算是粪土之墙，由我兰青下手也能涂了它。』兰青一直听见大妞在发怒捶地。

捶得好啊！在卫官眼里，大妞如此愤怒，必是为了这个兰叔叔背叛她。哈哈，要大妞做戏还不如这种巧合呢。

『剑呢？』

『我千辛万苦得来的剑，为何要白白给你？』

『这都只是传说，你拿了未必有用。』

『我不试试怎么会甘心？官哥你也知道我这身子的毒，这一辈子我是以这身功力杀死下毒之人了，能有这种机会我不会放过。』

『你不怕我杀死关大妞？』兰青看着大妞，嘴角不屑撇笑：

『为什么我会有「只要对方好，我怎样也无所谓」的笑容，你明白了吧？这三个月我做戏都以为是真的了呢。我是不愿关大妞死，毕竟她给了我一个报仇的机会，好 吧，只要你放过她，我愿意分你一杯羹。』真是奇了，平常他在乎大妞怎么看他，所以他在大妞面前总是言辞小心，现在他反而不在意大妞是不是又误会他了。

『你能分我什么？』

『只要这把鸳鸯剑真的有许愿神力，我杀死兰家家主后，兰家一切都归你。』

『兰家家主？你身上的凤求凰是他……』

『是啊。』兰青笑着：『官哥，江湖上一直没有人察觉我跟前任家主长得很像呢。』

卫官诧异万分，细细打量起他。

『兰家家主对亲弟弟下手，这个弟弟讨回点公道，天公地道吧。』兰青道。

『兰家一向单传……』

『我是私生子啊。他面目奇丑，妒忌我恨我，前任家主死后，他便在我身上下了凤求凰，一脚踢我出兰家。这种事多不光彩，你要我说几次呢？』

『剑呢？我怎知你这一切是不是骗我的？』

『好啊，先给你一把。这三个月来我住在城里李今朝家里，剑自然在她手上。我跟她说，那是我的伙食费，等我凑齐了一两必会赎回。』

『你把剑交给一个老百姓？』

『交给那种不懂武的百姓才好，她不知剑的奥妙，你快去赎再放了大妞，我们就一块再拿另一把。』语毕，闭上眼不再理他。

卫官立在原地久不言语。要是兰青说把剑交给一个懂武的人，他绝对怀疑是兰青设下的陷阱，但如果剑在一个小老百姓手上，随便抢抢也抢得来，兰青用这法子骗他就够蠢了。

他略查过李今朝，不过是个卖劣酒的孤女，跟个混吃等死的小老百姓没两样，没有什么江湖人脉靠山……『如果你骗我……』

『那你就回来找我啊。难不成我跟大妞还会消失在密室，还有谁来救我？』

卫官冷笑：『确实。你这人，压根没个朋友，说起来也是挺可怜的。』

他又看向那愤怒的大妞。他问：『为什么你要蒙住她的眼睛？』

『因为小孩子的眼睛最干净。』兰青毫不考虑道。

卫官仰头大笑：

『你也有觉得自己脏的一天吗？要不要我找个人来让你脏个彻底？』

『哟，官哥不怕我的嘴，我的手都能杀人吗？』

『我找七八个人进来盯着你，难道你还能一块全杀尽？你要乖乖的等我回来，这些人不会找你麻烦的。否则你就要自讨苦吃了。』

『就等你回来了。』他不以为意道。

兰青听见石门一合上，吃力地转头看向角落。大妞终于挣开袖结，明明背在痛，还努力想扯下缚紧的眼带。

兰青微微一笑，爬过去，替她解开眼带。

当那对小眼珠瞪着他，小爪子用力打着他时，他笑得更畅怀。

『大妞，你生气时，真像头小白熊，如果脸不青紫更像。』他摸摸她小小的拳头，拾起不远处的碧玉簪。

『大妞，渴么？』

她不理他。

他轻笑，簪子的尖处划过手臂，浓稠的暗色鲜血喷了出来。

小眼睛又转了回来，看着他直流出来的血，她又抬头看向他，用力拍打他的身体。

他掬了点血，道：

『大妞，张嘴。』

她嘴巴紧抿着，还是打着他要他包扎。

他皱眉。『大妞，听话！想要活着出去，就听话，难道你不想替你爹你娘出气？』声音厉了些。

大妞的拳头停下，红红的小眼睛看着他掌心里的血。『快点，张嘴。』

小小的嘴巴终于不情愿地张开。

他笑。『真乖。原来你还真的听懂呢。』

香香的血味滴到她嘴里，跟那天她闻到爹身上的臭血味不同。她一看见他停止喂食，又一直拍打着他流血的手。

『大妞要我快点包扎吗？不行呢……大妞，别动。』

他起身，又将伤口狠狠戳大，任着鲜血如泉喷洒出来。

『大妞，既然你都听得懂，那么，那一天发生的事你都听见都看见了，是不？你兰叔叔是坏人呢。』

一顿，他轻笑出声，没料到自己在大妞面前遮掩了这么久，到头 仍是捅破了。他没有回头，又轻声道：『你兰叔叔从小到大，还没遇到过像你爹那样的好人呢。兰叔叔在家里时总是防着身边所有人，可是到最后，我还是被有着亲生血缘的哥哥骗，可见我防人的功夫太弱。』

他在石洞里走动，任着鲜血洒到每一处。血不够了，便在皮肉上再划开另一道，毫不手软。

他一直听见捶地声，但他只是面带微笑，不理她继续道：

『你兰叔叔的哥哥以为兰叔叔被下了凤求凰，将在江湖上生不如死，到最后自绝而死……哪可能呢？我韧性很强的，他下凤求凰？那我就随意人生吧，不顺水而流， 是活不下去的。有人信了他放出的风声逮住我，那我就任那些人为所欲为，人嘛，不就

这么回事？我想，我熬下来就是为了过一段随心所欲的日子……知道遇见你 爹，我才明白我一直渴望一个得不到的世界。』

他没听见大妞锤地声，回头一看，大妞一双可爱小眼睛正瞪着他。

他唇色雪白，开心笑着：

『大妞在认真听吗？真好，我刚才说到哪里……我说，我才明白我一直想要另一个得不到的世界。如果我跨足到那个世界，是不是就把过去的一切彻底消灭？这世上 有兰青这般，也有关长远那般，我想要进入关家干净的世界，可是，最后我还是毁了那个世界。我早就后悔了，早就不想毁关家，那天我缠住卫官，却还是无法阻挡 他雇来的人手……』

他停顿片刻，失笑。还在解释什么呢？当日他没有尽心尽力阻挡关家惨事发生，明明可以力战卫官，但他没有，因为他知道即使以命相抵，也无法杀死卫官，那么关家灭亡是必然，他又何必浪费自己的生命？说到底，他自私自利，难以更改了。

他偏着头听自己鲜血落地的声音。滴答滴答的，每流一滴，就多一分机会保住大妞……每流一滴，他就发自内心的快活，这不是心里有病还会是什么？

过一会儿，他又柔声说道：

『大妞，你活着出去后，就忘了这一切吧。忘记你的爹你的娘，还有我。李今朝是个好姑娘，傅临春夺去那把剑，定是代你拿回关家的东西，他们跟我不一样，都是温暖的好人。以后你跟着他们，一定会过得很好很好……』

大妞失踪，傅临春会全力寻找，此时卫官潜入李今朝那里，云家庄就能寻线追来，到那时……卫官名号为鹰，不喜结党只会雇人，人也不会雇得太多，卫官对那剑宝贝得紧呢，怎会让太多人进入这计划？只怕当时受雇灭去关家的人手都一一解决在卫官手里了。

他也猜测跟着卫官的只有七八人，不会再多。这些人将全力盯着他跟大妞，而卫官则亲自去取剑。

他全身无力，跌坐在与石门有段距离的角落里。他意识有些模糊，听见大妞在爬行，遂轻声道：

『大妞，避开那些血。』

没过多久，大妞爬进他的怀里。

他轻轻喘着气，失的血有些重了，他又问：『大妞，有没有闻到血味？』

他等了等，感觉怀里的小人儿轻轻撞他，小手压住他的伤口。

大妞真傻，这样压他，他会痛的，但疼得很愉快。这是自关家血案后，大妞与他最亲近的一次呢。

『那……很香吗？』

她又轻撞着他的肚腹。

他费力地笑着，喃道：

『关长远，这回我真拿命来赔了……这种事我怎么干得出呢？我不是肮脏的妖神兰青吗……怎会为
了你这个小小傻妞干这种事……』

兰家人的血，只要放血过重，血味足够另七八人当场昏迷数日，再重点，那就是直接陪他见阎王了。

要解药也很简单，直接服食他的血即可。

活着的人体实证一名，前任家主。

现任家主在前任家主垂危时大胆测试，当场死了七八名押来的外人，前任家主也提早死去，当时他就在旁冷血到不去阻止这一切。

所以，现在是报应临头了吧。

他有些发冷了。

自那中年汉子入内后，一直照他设想所走，包括卫官去取剑，派所有人来守着他，目前为止他都推敲正确，那么接下来他也不会出错才是。

有九成机会，李今朝会做戏让卫官认定他在骗人，而云家庄尾随卫官而来，先行观察再救人。

但他等不及了，卫官一察觉其中有诈，必先拿大妞开刀，到那时，云家庄再营救也是晚上一步了。他得先替大妞铲除这些人，否则到头大妞不幸惨死，他会悔恨终生……

石门被开，他下意识地护住怀里的小白熊。现在血气正浓，正是死人的最佳时机。

现在，只剩卫官。

傅临春，如果你连一个卫官都无法及时杀死，那你就比我还不如了。

关长远，你的女儿我用命保护了！这次，我看见你后敢大声说：这就是我的义气！关长远！

『大妞，其实你根本不是兰青的小孩吧？』

他意识本是朦胧恍惚，李今朝这话直接划破他的意识，令他神魂猛然震回。

他没死？

『我怎么看都觉得大妞你聪明，你爹是笨蛋，笨蛋爹怎么会生出聪明女儿，是吧？』

他的手臂伤口被轻戳而痛入骨心，接着他听到李今朝惨叫：

『大妞，你打我！我戳戳你爹，你也不高兴啊，这么小气！真是，那我戳你好了，我戳戳戳……算了，你脸肿成这样我哪舍得。』

『好了好了。』公孙纸道：『我看小娃娃也饿了，你到粥摊买碗粥吧。』

『大妞不爱吃粥，她爱面，偏偏隔壁面摊收了，我过街去买吧。五爷，劳你看顾了。』

兰青等了等，木板门终于合上。屋内除了大妞外，还有公孙纸轻浅的呼吸声。原来这不是梦，他真的苟活下来了……

床边忽然震动一下。

『你这小娃娃，真是。』公孙纸委屈道：

『大伯伯也不过是累了，跟你一块挤挤，你这么小气做什么。也对，我要坐在床边，就把你挤掉了，来来，大伯伯再替你把把脉，看你吃了你爹的血有没有问题……咦，不小心又把到你的小小脚了，你的脚怎么跟手长得一模一样呢……大伯伯的冷笑话还是没办法逗你笑吗？』

屋里寂静一阵。

公孙纸才又道：

『你这孩子看起来傻里傻气的，可遇事也不会大哭大闹，在你爹身边长大，不知会不会改变？你爹啊……』公孙纸一顿，有意无意地说：『要自绝护你本是一番美意，但他下手过狠，明知密室外的走道极有可能空间狭小，血气就算散去，也散得有限，傅临春可以不受此影响，但尾随他的其它云家庄弟子就惨了。我不信这一点 盘算不到，他这般狠毒的心理，将来你学了十足去可怎么得了？你不懂？没关系，有人懂得就好。』

兰青眼皮一动。

『小娃娃放心，你爹失血是多了点，但有我在呢，他想死还真不容易，只是……你道，我跟他谈条件好不好？我替他解了凤求凰，你呢，就跟我走。一个人的恶习若 是自十五、六岁养起，那还有的改；若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要更改就太难了。你爹就算有心向善，它日再来一次，怕也是会牺牲那些想救他的人，难保不会有一天连你都被他给害了，不如你跟我走，十五年后，你将会是个可爱善良的小姑娘，好不好啊？』

不！兰青心里有丝慌张。明明他已允傅临春留下大妞，但……但……

『你爹也不必担心黑鹰卫官。云家庄是中立没错，但对于那种屠尽家里人口的下三滥还是看不过去的。小娃娃，你瞧，凤求凰一解，你爹原有的功力全 数恢复，将来他想在江湖腥风血雨都行，但，那时他带着你，你只会是麻烦啊！还不如跟着伯伯走，变成一个小医虫，你说好不好？』

大妞不会说话，自然也不会回答他，反正公孙纸也不是真要说话给她听的。

『哎，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懂不懂养孩子？』公孙纸摸摸大妞的头，又看看床上的少年。『我晚点再过来吧。』

公孙纸离去后，大妞揉揉小眼睛，小心地爬起来，摇摇摆摆跨过他，再一屁股坐到床的内侧来。她正要专心看着兰青，却发现兰青已经转醒。

兰青伸出手轻轻触摸她还有点青紫的脸颊，问道：

『大妞，还痛不痛？』话一出口，才发现自己声音粗哑难辨。

大妞看着他一会儿，忽然低头玩着自己的口袋。

他试着想抱她入怀，但全身实在太虚弱了。大妞脸上青肿消了不少，应是过了好几天，但他仍是衰弱得很，可见失血过重。

他微微一笑摸着她的小头，道：

『到头来，你的全家之仇还是云家庄替你报的……大妞，我……我……』兰青迟疑着，嘴里那种『以后你就跟着公孙纸学医』的话，终究说不出口。

他想，再等等吧，现在他太虚弱所以话说不全，不如等他康复了，再跟大妞好好告别。

大妞从口袋里找到什么，拿出来递到他面前。

他一怔，望着那只碧玉簪。簪上无血，可见有人层心细擦干它。

大妞见他不接，小屁股往前蹭了蹭，小手又向前递了递。

他终于接过，轻哑道：

『大妞，你真乖，还懂替我拾回簪子。』想要摸摸她的脸，又见她继续低头挖着口袋。

她又要从口袋里拿出什么？这口袋是李今朝替她买衣时加上的，让她随时放些喜欢的东西。小孩子老是喜欢塞东西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李今朝当初是这么说的。他确实不知道，甚至，他连大妞喜欢吃面也没有察觉，他根本当不了好父亲。

其实，当不当她的爹，他不在意，他只是希望大妞陪在他身边。只要大妞在他身边，他就能还欠长远兄的情，还一生也好，总能还清的……

大妞的小手在他面前摊开。

兰青瞪着。

那是一朵白色小花，花瓣早就烂了，还掉了好几瓣，但大妞还是很小心地把它摊平，再递给他。

这样的小花，多常见。野地有，花圃有，正月十五那晚也有。

『……接到花今年心想事成好运到……大妞，你这是特地接来送给我的么……』他轻喃着。

大妞没点头，小眼睛一直看着他。

他小心翼翼地接过，目力有些模糊了。『大妞……你不讨厌我么？』

他使尽力气半坐起来，用力将有点抗拒的大妞抱进怀里。

他是不是可以认为其实大妞是不讨厌他的？是不是可以认为大妞并不记得那一晚血腥，她还当他是她的兰叔叔，是那个在关家与她十分交好的兰叔叔，是那个在关家与她十分交好的兰叔叔？

是他不愿承认，他想要大妞陪在自己身边，不是想还关家的情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他想要有个人陪着他，不管他是谁，不管他曾做了什么事！

这个人，不会怀有目的。在他眼里，人人都是怀有目的接近他，唯有大妞这个单纯如白纸的孩子他可以放心。

中了凤求凰也好，将来功力恢复也好，他想要一转头就能看见令他安心的人，想要有一个能够抛去他的自私，尽情去疼爱的一个人。

一直没有这个人……一直没有这个人……他一直是孤独的，不知有人陪伴的滋味，即使关长远对他如兄弟，但对他而言，关长远始终是属于其他人的，是属于其它世界里的陌路人。

『……真怪，大妞，明明兰家人该只图自己利益，云家庄肯为你着想，我虽不愿意却也为此欣喜……』他埋在大妞小小的肩窝里，眼眶发热。

这种心情陌生又难受，以往他只为自己欣喜过，哪会为了他人而高兴？他知道大妞跟着云家庄，对她的未来只有好处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『面来了面来了！』李今朝以肩头推门而入，双手捧着面碗，正好看见兰青背着自己，而大妞被紧紧抱着，那双小眉头使力皱着，小嘴都下垂了。她本想喊：兰青，你抱得太用力了……

但，她一顿，把面放在桌上，当没有看见兰青故作自然地转身，大妞肩头上的一片湿意。她搔搔脸，假装不经意道：

『大妞啊，如果可以，真希望你能留下来呢。』

兰青深吸口气，微笑道：

『我正有此意，大妞就托……』

李今朝又继续道：

『刚才我回来时，遇见隔壁面摊老板，他正跟人谈卖摊的事，那个……反正，大妞也爱吃面嘛，你要不要顶下那个摊？面不会煮不要紧，我找酒楼师傅来教你，怎样？』

兰青瞪着她。

李今朝自他怀里硬抱出大妞，大妞像逃难似的手脚紧紧缠住她。

她拍拍大妞的小头，嘴里又道：

『就算你想飘泊江湖，也得等大妞大一点吧。在那之前总得讨生活，既然在哪儿都得生活，还不如就近相互帮个忙，怎样？』

是啊，他曾想过，若是跟大妞生活，就寻一处地方平静过活，但……

细节还没想过，何况云家庄……第三个主子李今朝完全不知傅临春驱他的打算？

他目光又移到李今朝正喂着的大妞。大妞现在连汤匙都用不好，真饿极了，没人喂她，她会直接用手抓来吃，如果有时间教她，他的大妞不一定会比其它小孩差……

公孙纸认为他年少气盛，无论如何是无法过着一般百姓生活的。

傅临春认定他无法摆脱兰家人的身份，再怎么隐忍也流有兰家的恶血，迟早大妞会受他牵连。

但，没有人能了解他的内心，他虽年少，却已经经历许多江湖丑恶，能够与大妞安静过活，他求之不得。

他低头看着自己紧握不放的小百花。

『兰青？』

云家庄能将江湖与一般生活融合，他一定也能做到。也许他不能马上摆脱过去，但时间一久，他定能跟大妞成为一般百姓，就这么相依为命顺利地过下去。

何况，他有云家庄第三主子撑着，就算傅临春想赶他走，也得考虑会不会起内哄；这城里有云家庄，大妞也可多些保障……他寻思片刻，看向大妞。

大妞正紧攀着李今朝，小眼睛越过她的肩看着他。

他终究选择对自己的私利，稳声道：

『好，我顶下那面摊，以后就要请你多多照顾我们父女俩了。』

第五章

数年后——

『快点快点，要再晚了，就赶不上马车了。』

元月十五，兰青提早收摊，拉着大妞奔向大街。大妞动作慢，他干脆一把抱起这个软乎乎的小花仙，跑向街道。

夜里灯火通明，酒楼连串灯笼高悬，几乎如白昼般明亮。马夫叫道：

『要走啦，小心了！』

『大妞，今年没今朝姨帮你，你自己上。』他赶紧放她落地。

大妞点点头，小眼亮亮努力挤向马车。

她才五、六岁，个子还是小不隆咚的，连挤也挤不过那些十五六岁的姑娘，一下子就落后了。

兰青轻咳一下，本想上前抱起大妞，拉她改去看街灯算了，哪知她又奋力爬起，追着那马车。

车顶上已有人在收起踏板。他趁着众人往车上看去，轻轻踢出一颗小石。

石头不轻不重击中大妞膝盖，兰青神色痛缩一下，看着她扑向踏板。

『……』收上踏板，连带收上一个小娃娃的云家庄人摸摸她的小头。『算你运气了，娃娃。』

大妞揉揉膝头，也不知喊疼，赶忙把去年的袋子打开，爬起来等着接花。

每年元月十五总有这个迎新活动，百姓乐此不疲，大妞也爱玩得很，虽然往年今朝都陪在旁，但自那一年车游大妞失踪后，他谁也不信只信自己，一定年年跟着马车到底。

大妞还真的抢也抢不过人，连接个花都慢人一步……他叹息，嘴角却是扬着宠溺的笑，自腰间东摸西摸，摸出白天赚来的一串铜板。

他把一串铜钱拆开后，轻轻打出一枚铜钱，击中路人丢的小白花，白花因而转向，落入大妞的袋里。

大妞小眼亮晶晶的，看着落进袋里的小花。

他含笑，又顺势打出好几枚铜钱。漫天的小花一一舞入大妞袋里。

车上其它大姑娘又妒又恼，在车上维护姑娘们安全的云家庄弟子往他这方向瞟一眼，决定当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既然有人爱浪费铜板去讨好一个小娃娃，那，他也不好意思去阻止。

马车绕城一圈后，停在灯街前。大姑娘们一一下了车，大妞笨拙地想爬下来，云家庄弟子说到：『小娃娃，我抱你下去吧。』

『多谢，我女儿我抱就好。』兰青上前及时搂住大妞软软的小身子。

云家庄弟子有点惊讶这青年竟能一路不累地跟上马车的速度。他接着一想，这青年是江湖人的机会大些，遂也不太意外了。

『你女儿真可爱，祝你们新年快乐。』云家庄偷瞄他身后一眼，没见到任何女人，原来是单身爹带女儿，真辛苦。

兰青客气道：『多谢。』

光是绕城一周，就花了大半夜，大妞有点悃，仍是忙着打开袋子，抓出一把香香小花递给他。

他开怀笑着接过。『大妞，你送我花，我真欢喜……袋里还有，要给今朝姨的？』

小头颅轻轻撞他一下。『今朝姨今年不在，你替她拿花也好，但你袋里的花太多，还有其他人要送？』

他试探地问。

大妞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小心地收好剩下的小花。

『……跟我说好吗？』他满面笑容。等了又等，发现大妞正盯着街边糖人，压根不肯回答他的问题。

街坊邻居她哪熟，难道是哪家小男童得她青睐？他实在想不出来，笑道：『走，咱们去买糖人，再去看花灯。』

他走到摊前，才说要一支糖人，一摸到腰间暗袋，就是一阵沉默。

『客人？』

大妞的小眼睛一亮，正伸着手要接过那甜蜜蜜的糖人。

『呃……大妞，你的宝贝口袋里有没有铜板，我……跟你借，好不好？』如果他没记错，大妞把红包都塞进她的宝贝口袋里了。

大妞看看他，又看看那好吃的糖人，生气地拍他一下，从口袋里拿出他给的红包。

他边抱着她，从里头拿出铜板，在老板古怪的眼光里买下糖人。

她又指着另一个小糖人。

他扬眉，笑道：

『大妞，你胃口真大。好，老板，再来一个。』

『年轻人，你真宠孩子啊。』

『没法子，大妞只有一个啊。』

『你小孩不会说话？』老板热情地说：『如果不是天生哑巴，要不要上庙里喝碗符水？西街张大冬的小孩就是突然不说话，喝碗符水就恢复了呢。』

『我家孩子天生不会说话，多谢老板好意。』兰青面不改色，抱着她走进色彩缤纷的灯街。

五、六岁的大妞，跟两岁时没什么不同，就是放大了一点，身子也很健康，不曾生过病，他想这是承袭关长远的健壮。

平常她也跟着他在面摊里，有空他就教教她读书写字，她学得慢没关系，反正他一直在，慢慢教她，迟早她会学懂。

大妞看似已经忘了那段逃难的日子，更忘了关长远他们……小孩忘性大，果然如此，只是大妞始终讨厌衣箱。

他俩住的小屋里，没有衣箱，因为大妞一看见它，就会一连几天生气地盯着他不放，仿佛在回想什么……但她要盯就让她盯，只要大妞不无视他，他都不在意的。

糖人凑到他面前，他微地一愣，大妞含着一支，另一支是要给他吗?

他不由自主地放软笑容，道：『大妞要请客，我当然收下。』他小心放下她，任她在长长灯街上逛着。
她不是很活泼好动的孩子，更有点认生，一直跟在他身边不肯走远。

跟在他身边，事事赖他才好啊，他并不为自己的自私感到汗颜。

他的目光随意扫过人群，忽地一顿，不动声色拉大妞隐入黑暗里。住在这城里，固然有云家庄第三主子力挺，增加几分安全感，但江湖人多了些总是麻烦。

瞧他看见了什么？曾听信兰家家主放出的风声，将他压在地上为所欲为的江湖人呢。

黑沉沉的眸子毫无光华，追随着那人，不知不觉乌云层层叠叠遮蔽心头。

他的凤求凰早解了，捏死这种人就像捏死蚂蚁一样。

只要他想，这人就活不过明天。

兰青黑眸盯着那人，又瞟向另一头的云家庄三公子。那三公子状似不经意地在那赏花灯。

恐怕，赏花灯是假，怕他暗地杀了这人泄恨才是真吧？妖神兰青在江湖婚丧的丑事云家庄都详细记载，自然熟知他每一件羞耻的相关人事。

等他一出手，云家庄就有理由强抢大妞。

乌眸藏去锐锋杀意，兰青低头看向大妞。

大妞明明想去看花灯，但他不动她就不会动。今天她的打扮如往年，红彤彤的像个大红包，细细软软的黑发扎成小辫，这还是隔壁大婶帮的忙。

他怎么看，都觉得他的傻大妞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小女孩。

『大妞，咱们不看花灯，提早回家好吗？』

她看看他，又不舍地望向花灯一眼，最后含着糖人点头。

异样的温暖流过他心田。他是爱比较的，只要他在大妞心里比任何事都重要，那他就是无比快活。他忍不住又抱起暖和的小小可人儿，在他额面一亲：『大妞真乖。』

他往反方向离去，抄着捷径不回头。当他回到小屋，特地紧紧锁住门，他转头，看见大妞已经主动爬上床。

他笑着替她脱下小鞋，清去她身上的花瓣。他掩不住笑意：

『大妞身上真香，不成不成，糖人不能放进口袋，明儿个我再买给你吃。』他替她收起糖人，取来刷牙子蘸了牙药，笑道：『大妞乖，把嘴巴张开。』

大妞一看每天都要面对的刷牙子，就鼓着脸想省事蒙头大睡。

『大妞学着自个儿刷，明早就有新糖可以吃哦。』他哄着，掌心滚出一颗小药糖。

大妞看看那颗再看看刷牙子，终于不情愿地接过来，在兰青的辅助下学着刷牙。

兰青忍笑。明天大妞吃了那颗能让口吃生香却不是甜糖的含香糖，不知会不会又是气鼓鼓的?

大妞至今未曾牙痛过，也该归功在他身上。他出身兰家，对外貌极是注重，一口白牙，口齿清香绝对是基本要求。

大妞还小，牙齿也小小白白，笑起来应该十分可爱，可惜，他从未见过大妞大笑过。

大妞皱着小脸刷完，兰青笑着收拾后，自己也跟着上床。平常他和衣而眠，但今天他特地脱去外衣，替她盖好被子。

大妞毕竟年纪小，有点捱不住困意，一双小眼睛已经半合，细细卷卷的睫毛一直在颤动，似乎想努力再清醒一下下。

『乖孩子，睡觉了，明早灯街还没收前我再带你去一次。』他柔声道，紧紧抱着暖大妞。

门锁了，他就不会出去；脱了外衣，就不会第一时间冲出去。现在他要杀一个人太容易，但，一旦杀了人，他与大妞就没有共同的未来了。

现在的生活是他奢求来的，他舍不得放手。所以，他愿意放掉过往的丑陋。可笑的云家庄，竟在力保那种下三滥。不问事由，只要不出人命就好，这种肮脏江湖，他早就看透。

他合上眼，五指紧指入手心，手背上的青筋暴出。蝎子张林一死，云家庄知他的烂底，第一怀疑的就是他，他绝不能下手……他下意识想着十八种凌迟手法。肚腹突然挨了一个小脚印，他马上张眼，大妞痛得一直踹他。

他连忙松手。『大妞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抓疼你的手……』

她发怒地爬上他的身体。

『好好，你要压我就压……不是要压我？』小白熊爬过他的身体，滚到外侧去。大妞直心眼，要是再睡前气他，一定固执地背着他睡。

他及时抱住她的小身体，否则，她就要一路滚下地了。

『大妞，你要睡外头……好吧，就今天。』他笑叹，轻轻拍着背对他睡的大妞。

现在要出门杀人……得先把外侧这只软绵绵气鼓鼓的小白熊移走才行，既然连一时冲动杀个人都这么麻烦，那还是算了，就让云家庄人一夜空等吧。

他想，花心思想如何养大大妞还比较实际点。

『妞妞面摊』正午开张。

兰青边煮着边瞟向对街的果子铺。

『来，大妞，吃颗蜜饯。』公孙纸的声音轻轻飘来。『刚才伯伯说到哪了？哎，伯伯难得找到知心人，没想到是个小娃娃，要是你再大一点，我就把你娶回家。你不懂？没关系，来，伯伯细说重头……』

公孙纸是个长舌公，难得找到不会说话的大妞肯听他唠叨，每年总要来缠大妞几回……兰青无所谓，只要大妞不抗拒，有个长辈疼大妞，他求之不得。

何况，这个人医术极好，大妞身体健康部分拜他所赐。

『来，嘴巴张开。这是伯伯特地找来的药材，不不，别吐出来，含在嘴里等它融化，这样才不容易生病病。记得每天正午吃，每一根只吃一半，剩下的明天再吃，不能吃多，懂吗？』公孙纸早把药材束成小袋子。他不怕大妞不记得，反正对街偷听的男人会入耳不忘。

大妞小心地把小袋子塞进她的宝贝口袋里。

公孙纸瞄上一眼，笑道：

『还有小花呢，伯伯知道了，是正月十五好运小花，你也抢到了，要送给谁呢？有没有伯伯的……』

伸出的手被小小爪子打掉了。公孙纸一脸沮丧。

『不肯给伯伯吗？原来伯伯在你心里微不足道，枉费伯伯替你买小手套跟小鞋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小手跟小脚长得很像？伯伯还特地买两种颜色以示区别……』他拉起她的小小脚。

她的小鞋上没有多少尘土，可见兰青并不努力拓展这小娃娃的人缘。

他爱怜地摸摸她的头。有兰青这种爹真不知是好是坏，每次他来探小娃娃，这娃娃总是坐在面摊里，不跟人玩就不会受人欺负，但，她的世界只有兰青跟李今朝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

她吃着果子不是往门外看去，公孙纸本以为她依赖兰青，片刻不能眼离这男人，哪知，忽然间她跳下椅子奔出铺子。

兰青也看见她突然的举动。『大妞！』连忙放下勺子，追了出去。她不是往他这里跑来，而是追上刚经过果子铺的一名妇人。

她拉住那受惊的妇人，献宝地从口袋里抓出所有的小花。

『你做什么你……』那妇人也有小孩。小孩推了大妞一把。『别碰我娘！』

大妞看看那男童，再看看妇人，把满手的小花举个老高，要塞给妇人。

『小妹妹，你这花都有点烂了，我不买的……』

『夫人误会了。』公孙纸面不改色上前笑道：『这孩子前两天接到了元宵好运，想分给左邻右舍，她必是见夫人气质高贵，想让夫人沾沾一年喜气。』

『元宵好运？』妇人讶异，看看这个干净笨拙又忙着讨好她的小女娃，再偷瞄拉住女娃的年轻男人。

好的皮相总是惹人好感，尤其在公孙纸说了那女娃的娘早死，是单亲爹一手抚养小孩后，妇人微微笑着接过小花。『小妹妹，谢谢你的美意。』

大妞目不转睛地看着妇人的笑容。

『娘，走了啦，干嘛理她。』男童拉着母亲，回头瞪了大妞一眼。

『……人家娘不在了……就可怜她一下……娘当然最疼你……』那妇人的声音消失在小巷里。

公孙纸摸摸大妞的头，笑道：『娃娃，再陪伯伯吃糖糖好不好？』他有意要转移大妞心思。八成刚才妇人太像大妞的亲母，大妞才会苦苦守候。

大妞不理他，直望着那巷口，兰青稳住脸色，轻轻抱起大妞小小的身子。

『大妞乖。』他勉强笑着，全身已是冷汗。

原来大妞还记得她娘死的那天所穿的衣物。

跟刚才的妇人一模一样！

她始终忘不了她娘吗？明明大妞不排斥他，甚至在依赖他了，会对他发怒会对他笑，除了不说话，其他都很正常，如同回到兰叔叔那段愉快的时光，大妞已经六岁了，早该忘了两岁时的记忆。

至少，一个孩童的记忆不该如此仔细。是哪出了问题？大妞该是偏傻气的，既是傻气，怎会存着齐全的记忆？

『哪儿不对劲？』公孙纸看出他的异样。

『不，没有……』

有众多官差匆匆而过，打断他们的对话。公孙纸讶道：『在这城里，有这么多差爷，一定是发生杀人事件……』

远处有云家庄的人朝公孙纸微地颔首。

公孙纸心头一惊，暗地瞥一眼兰青。

兰青仿如未觉，抱起大妞，道：『大妞，我们过去看看。』

大妞还一直回头看转角的小巷口，直到她摸到兰青面上的冷汗，才把目光停在兰青脸上。她用公孙纸刚替她套上的小手套擦着他面上的汗，兰青心里微软，亲热地蹭着她的小脸。

『大妞真乖。』他声音轻哑。

大妞突然张嘴，对着他哈了一口气。

兰青自是闻到她嘴里的气味，不由得笑出声。这小娃娃还在记挂那颗对她来说很奇怪的含香糖吗？含在嘴里融化后仍是持续香香的，大妞一早上直呵着气，一直闻着，还喷了不少到他脸上，存心让他跟着香。

她爱吃，改日再买就是，这傻娃娃还不懂得如何争取想要的东西，这性子实在有点吃亏，他记得他在她这年纪时，早知如何

夺取每一件事物。没关系，他就偏爱大妞这性子，大妞不懂争取，他来疼她就够。

公孙纸打量着这对父女，将一切收入眼底。

官差进入酒楼，外头围了不少老百姓，云家庄弟子上前，低声说着：

『五老爷，是蝎子张林死在酒楼里，死状不怎么好看。』果然是蝎子张林！公孙纸心中一凛，撩步走进去看个仔细。

兰青好奇心不大，就站在人群的最外围。

他注意到大妞闻到血腥后，小脸皱巴巴的，他又退了几步，把大妞的脸压到自己肩窝上，哄道：『不怕不怕，一切有我。』

没一会儿，公孙纸走出来严厉问着：『这人是谁杀的，我该问你吗？』

兰青自在笑道：『自蝎子张林来城里后，云家庄不是就在日夜盯着我吗？我如何下手？张林曾为练邪功，趁我中凤求凰无力反击压我在地，当日我为苟活虚应，今天我为大妞也不会随意再下手。』

他见大妞没法呼吸了，遂放松力道，任她东张西望。『再说，我不能片刻离开大妞，她要出事谁来负责？五爷认为我会带大妞来行 凶？』

这几年公孙纸都在暗地观察，虽然兰青疼爱的方式有些自私，但也不得不承认兰青疼大妞像疼个稀世珍宝一样。

『这世上哪来的巧合？』

兰青耸肩。『这世上就是有无数的巧合。』他不怕公孙纸去查，反正蝎子张林的死与他确实无关。

『你真的不曾想杀他？』

『不，我不想复仇，我只想跟大妞平安度日。』他神色充满诚意地说。

大妞低头打开她的口袋，拿出小袋子里的药材递到兰青嘴边。

兰青先是一愣，然后笑着嘴巴张开，任大妞送进药材。

『这娃娃真疼爹……』公孙纸叹道。珍贵的药材给大人吃真是浪费了。兰青故意吸着这长长的药材，吸啊吸的，吸过半了，大妞一直打着他的嘴，阻止他吃过半。他忍笑再吸，大妞一气，小嘴巴跟着含住另一头，像马车快跑一样咋味味地啃掉另一半，最后红嘟嘟的小嘴跟兰青撞在一块。

小眼睛生气地瞪着他。

兰青掩不住，终于开怀大笑出声。明知公孙纸的目光一直在追随他，但他根本不想理这人此刻如何看他。他绝不会亲手杀蝎

子张林，不是张林不该死，而是他想跟大妞一块生活，就得放弃双手上的血腥。

一个人的个性天定，蝎子张林喜走偏门练功，早为自己布上一条绝路，他又何必动手？下一个兰青自会沾上血腥，为他杀了张林。只是，下一个兰青出现，比他设想的早。

这些话他不会跟外人道，免得被察觉他早已扭曲的心思……公孙纸说的不错，一个人个性出生养成，那要改变太难了，他与蝎子张林都一样，只是他有大妞，他愿意为大妞去改，大妞不爱血腥味他就不沾，他想，他一定能成为一个普通人，只要再多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会做到的。

大妞生气时，两颊老是鼓鼓的，煞是可爱。他宁愿她生气也不要她再去想她娘，但，她老是气下去也不是办法……

『大妞，别气别气，下午我带你去城外玩，好不好？』他讨好地说。

四年后——

『大妞！大妞，我回来了！』兰青风尘仆仆赶回家，却发现一室空空。

他掩不住涌出的失望。

如果他急得没错，大妞该早上去云家庄练功，现在都是傍晚，她能上哪去？他本药出门寻人去，但年初今朝提到大妞都十岁了，他老是跟在她身后，大妞迟早会反弹……

云家庄不会让大妞失踪，所以，他在家里等就好。

前几年今朝出了意外，她曾义气相救，他自然也该回报……他的改变算好吧？即使是现在，他依旧认定世上除了今朝外没有人值得信赖，但，他必须学会去相信，才能跟大妞过着一般百姓生活。

如果可能，他是不希望大妞学武的，不学武不涉江湖，他一辈子保护大妞。

偏偏他替今朝寻药，大妞不能跟他走，他刻意让她拜傅临春为师，她能学多少都无所谓，只要她是傅临春的徒弟，云家庄人就会在他不在时护着她，这正是他的私心。

但他总有点怕，云家庄迟早会夺去大妞对他的专注。

连夜赶回，他有些倦意，遂合目养神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身上被披上薄毯，他嘴角含笑，心知是大妞回家了。

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人会在意他、挂心他，那一定是大妞了。他还记得半年前他离家时，大妞还扁着小嘴一路送他到城外呢。大妞，终是放他在心里了。

他听见厨房锵锵乱响，声音奇大无比，他差点遮不住笑了。大妞在煮饭呢，他离家前有教她煮饭，但也跟她提过，可以随时到云家庄去白吃白喝，这妞儿真乖，可千万别告诉她，这半年来她都自己煮吃喝，他会心疼的。

没有多久，饭香满室，小手拍拍他的肩。

『我可不敢张眼呢。』他柔声说着：『大妞，这次我离家半年，是离家最长的一次。大妞又长达多少呢？都十岁了呢。』他伸出手摸摸她的手臂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，再摸上她的脸，他脱口：『大妞你怎么又瘦了？』

连忙张眼，呆住。

眼前的大妞，像是大了一号，明明半年前被他养到圆滚滚的小娃娃，现在虽还是有点小圆，但眉目有点脱离娃娃，身子也有点小抽高。

他的大妞怎会如此？

他的大妞不是小猪娃娃吗？

十岁的孩子在半年里会长这么快吗……虽然还不及他的腰，但就是让他心跳不安了。一个娃娃怎长得这么快？再快下去，不就是不再依赖他的大娃娃了？

再快下去，大妞不就在他俩之间划出隔阂了？下次他回家时，会不会大妞不认他？

大妞用力拍拍他的手，指着桌上的饭菜。

他的心跳还没平静，下意识依着她手指看向饭菜。白饭、一菜……顿时，跃得老高的心又平静了。

他只教大妞煮白饭跟煮菜，没变，这一点没变。

他本能要抱着大妞一块吃，但一碰到她的手，又遭她的小爪子拍开。

他沉默一会儿，笑问：

『大妞真乖……想不想我？』改替她拨下刘海。瞧，这样就很有半年前的影子，如果再胖一点就更好了。

不行不行，他浪费太多时间在寻药上面了，他得尽快结束。再不然，再不然……他总是怕大妞忘了他，怕大妞抛弃他……

她不理他，移过笔墨，在他对面开始默写。

他见状，微笑起来。以前都是他教大妞写字，自他寻药后，由傅临春教大妞武功跟读书。他抬眼瞧去，大妞的字方方正正，一板一眼，如果不是有点傻，他想，也许她将会是关长远第二。

关长远的长相他有点模糊了，但，现在看着大妞，总觉得她的背后站了一个关长远……不，不该这样。

不管是关家也好、鸳鸯剑也罢，早自大妞记忆里撤除个干净，不然她不会这么亲近他这么依赖他。

他环视小小的屋子。这是一件很小的屋子，小到饭桌跟书桌并在一块。大妞再大些时，就得换大一点的屋子，但，他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的。

夏天大妞一热，她自己会滚到地上呼呼大睡，他一醒来差点一脚踩扁这颗小肉球；冬天冷，他还得多买条棉被给大妞盖，她爱踢被，所以他特地买了厚重的被让她的小脚丫踢不动，她一气之下会用她的小脚爪改踢他。

这样的回忆，多多益善，他乐于回忆并且希望不要改变，甚至，这一年偶有念头，只要大妞以后不会遭受任何江湖危险，他愿意为了保有现在的生活，废去一身功夫与江湖做彻底的切割。

他嘴里有蛋壳。

『……』他偷瞄着大妞，确定一旦吐出来，一定会被发现，遂面不改色地把蛋壳吞入腹里。

他想大妞不够胖，可能跟她的厨技有关。没关系，这次他要留久一点，再把大妞养回胖胖小猪的模样。

白白胖胖才叫健康，前两年她胖到连眼睛都小颗小颗的，多可爱！偏偏云家庄不够尽心待大妞，让她缩水成这样。

再者，她长得像关长远，那把她养得胖，自然不会有人认出她来，最好养到小神猪等级，没人认出她，他俩才有长远的日子。

饭后他有些倦意，毕竟他赶了好几天的路。大妞还在专心练字，真不知让大妞拜傅临春为师到地是好是坏。严师出高徒，但他的大妞用不着学多好，大妞他疼就够了。

大妞拿着毛笔拍着他，几滴墨水溅到他的衣衫，他也不在意。他笑着：『大妞要我先上床吗？』

她看着他，用力点头。

『好啊，那我先上床休息一下，你别熬太晚。』他没脱外衣便卧倒在床上，本想等着大妞练完字再睡，哪知心神一松，困意如浪涛袭来，不由得合眼沉睡。

在外寻药时他哪这么容易入睡，这些年来不知是安逸生活过久了还是有大妞在身边，他在这间屋子里总是睡得很安心。

半梦半醒间，他身子有些发热，兴许是中风邪了。说来好笑，大妞跟小牛一样健康，几乎不曾生过病，他这个练功人反而在这几年间受了数次风寒。

所幸，这次风寒不重，他将汗驱出身就没事……热腾腾的毛巾忽地覆在他的额面。

他一怔，所有清醒地动作暂缓。

有人在床边走来走去，接着，他身上被人盖上厚重的棉被。

他心一跳。是大妞在照顾他吗？以往，都是他照顾大妞的，曾几何时，大妞也会照顾他了？

他微微掀动眼帘，她正坐在床边，又在翻着她的宝贝袋子。

她拿出七彩烟花，兰青一看，连忙压住她的小手。

『大妞，我没事，不必放烟花求救。』云家庄特制的七彩烟花一放，云家庄就知云家庄人出事，会赶来江湖救急，他不以为傅临春会给大妞这种东西，必是公孙纸偷偷塞给她的。

真是……他笑出声了，云家庄人赶来却发现只是有人得了小风寒，不知会是怎样的变脸。

『我没事……』一顿，他又说：『只是有点不舒服，睡一觉就好。大妞你别练字，就陪陪我好了。』

她摸摸他的光滑额面。

他拉开她圆润的小手。他笑：

『你像头牛一样健康，但难保不会被我感染。大妞，你别碰我，就在一旁看着我睡就好。等晚点，咱们再换床，我打地铺，你自个儿上床睡。』

她又低头从口袋里拿出蜜饯硬要塞进他嘴里。

他笑到不行，在她的瞪视下，一口吃进又甜又酸的蜜饯。这种玩意他根本不爱吃，但为了讨好大妞，要他吃下她宝贝袋里的所有甜食他都肯。

在大妞的注视下，他安心合上眼。

他是不是把大妞养得太好，以致大妞不太懂一些生活事呢？病了该请大夫，而不是放烟火；以前大妞不快活时，他就拿蜜饯哄她，久而久之，她以为病了不开心，吃了这些玩意就会变好。

他……真的太自私了是不？明知大妞有些傻气，只懂依样画葫芦，但他从不教她太多生活细节，只要他在，她没必要学那些的。

要请大夫他去请，她不快活他来哄，她不必去学……可是，大妞哄他，他开心得很。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，大妞该怎么办？这想法倏忽跃入心底。他直觉回避这问题。

他不会不在，只有大妞不要他，他哪会自大妞生命里消失？

但……未来的变量太多，他会一直疼大妞，可是……如果有万一呢？到那时，大妞该怎么办？

小小的温暖忽然塞进他怀里，他一惊，连忙睁眼。

『大妞，别跟我睡……』

大妞悃悃，轻轻打一下他，把他的手拉进自己的怀里。先前她练字时没戴上小手套，现在却戴上它，把他的手包进她温暖的手套间。

现在才春天，哪冷了啊……是为了温暖他吗？这么傻气的大妞，竟然也有细心的一面。

正因她傻，所以做出来的事都是出于真心，没有半丝虚假与算计。

他连眼也不敢眨，怕一眨，视线就朦胧了。他下巴轻轻抵在她的小头顶，心脏急促跳动着，他极力抑制自身心跳，免得偎在他胸前睡着的大妞被他吵醒。

大妞好疼他呢……这世上，妖神兰青也是有人疼的。大妞以致没把他当爹看他是知道的，她待他跟待关长远的方式完全不同，甚至在她小小脑子里只认定爹只有一个，他只是一个叫兰青的人而已。

在知道没有血缘的情况下，她还疼他……他为此感到狂喜、心颤，甚至心底柔软无比，但为什么眼里却违背心意有些酸涩呢？

以前他从不知快乐到极限时是酸甜交加，如今大妞的疼他，让他、让他……

一觉醒来，竟觉通体舒畅，完全没有风邪之兆。兰青笑着把大妞这小小火炉移到床内侧。

瞧，这小娃娃这么轻，这次他非得留三个月，把大妞养胖一点……顺道教她一些生活常理好了。

他心里总是有点恐惧，怕大妞会了一切就不要他，但，他更怕哪天他要出了事，大妞不懂得生活，到那时谁肯愿意一生照顾一个不够机灵的孩子?

要养胖大妞就从今天开始，他本想先煮碗三人份面喂大妞，路过窗子瞥到云家庄弟子在外头等着。

这么早来接大妞去习武？他一转头，大妞果然已经揉着眼睛爬起来了。才多早啊，大妞以前哪有这么早起过？云家庄在虐待大妞吗?

大妞跳下床，打打他的手。他弯身，任她摸着他的额头，他合着笑目，让她摸来摸去。

她又摸上他的颈子跟大手，直到满意了，才从她的口袋里拿出蜜饯塞进他嘴里。

他哈哈笑着：『大妞在奖赏我吗……大妞要出门练功了？』

她点点头，下床洗脸清牙。

他跟着她身后，说道：

『大妞，你师兄在等你呢，都比你大点，你是不是有喜欢……等等！』他赶紧拉住她的小手，免得她
一板一眼冲出去。准时上课也用不着这样准吧？

她跺跺脚，又生气地拍拍他的手。

『大妞，我有事要说呢。』他苦笑不得，心里又不是滋味了。有必要这么严守云家庄规定吗？还是，外头真有她喜欢的师兄弟？『大妞，我这次要留三个月呢。』

他一说出口，就见大妞的小眼睛亮了起来。

他替她弄好细软的发丝，柔声道：

『这两年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到你今朝姨的解药，你再忍忍寂寞……』说道此处他不由得失笑。

谁寂寞呢？从头到尾，是他寂寞啊。他自发间拿下碧玉簪，蹲着轻轻替她插上。

『大妞，去年年底你生日我赶不及，这当生日礼好了？簪子虽不值钱，却陪我过了好长一段日子……』他笑出声，又替她取下。『果然还太小，再过两年戴上，大妞一定会变得很可爱的。』

大妞小心翼翼地把簪子放进她的宝贝袋。接着，她又从口袋里拿出一颗蜜饯要塞进他嘴里。

他开怀笑着，任她喂食。这傻大妞，上一颗蜜饯他还没吃完呢。如果大妞会说话，这时会说什么呢？她会说：兰叔叔，别感伤了，开心一点。大妞这小娃娃，总是拿她的宝贝蜜饯来安慰他。

可是，他很欢喜……真的很欢喜……因为他清楚地看见大妞得知他会多留三个月时眼里最纯粹的欣喜。

他心里酸甜泛滥成灾，喃道：

『大妞的傻气，是为我而生么？那，一直保持这样的傻气，好不好？』若有下辈子，他愿为关家夫妻做牛做马，只要把这样的大妞让给他，让她这辈子永远傻下去。

只有傻气的大妞，才会这么疼他怜他爱他。

他轻轻以额碰着她的额，她以为他要撞她，便也轻轻碰回来。

『大妞，你口袋里的蜜饯有给今朝姨吃过吗？』额对额的，他微笑地问。

大妞点点头，发现自己因为点头而跟兰青额面擦过，于是赶紧又贴回他的额上。

『以后，除了今朝姨跟我外，都别给外人吃，嗯？』见她眼里有疑惑，他明白她不了解他的自私，柔声道：『外人有外人自

己喜欢的人疼，今朝姨也有她喜欢的人疼，我最喜欢大妞，除了大妞外没人会疼我了，大妞多疼别人就等于少疼我，懂吗？』

她完全不懂。蜜饯这么多，分给别人也没差，但，兰青疼她她也该疼兰青，这道理她懂得。她轻轻撞撞他的额头表示她懂了。

他笑着，摸着她的头，顺道帮她重绑有些凌乱的黑辫子。明知她急着出门，但他就是慢吞吞地，存心要跟外头云家庄的人争宠。

大妞的发上几乎没有什么珍贵的小发饰，就连耳环也是不值钱的，他多卖几碗面就能替大妞买上那些小金饰，但他没有，他怕有人看中她身上值钱的玩意而伤到她。

她最多只会跟今朝打打闹闹，其他人欺负她，她根本不懂反击，他怎舍得让她因一些不入眼的东西而被人欺负。

他注意到大妞的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忍住准时出门的冲动，她真的很忍耐地任他摆布呢。这个傻丫头，他笑着，轻轻拍她的小背，绕到她面前道：『大妞，你去练功吧，中午回来，我等你。』

她目不转睛，用力点头，小小嘴角有点上扬，轻轻撞一下他的头。

临走前，可能考虑到她宝贝口袋里的蜜饯以后只能给他跟李今朝吃了，袋子太鼓无法时时换新货，于是又拿出一颗塞到他嘴里。

他嘴里已有两颗果核了，又来一颗，他快笑倒在地上，但怕伤她的心，他还是任她喂着。

嘴里一直维持酸酸甜甜的滋味，他连早饭都还没吃，可是，他就喜欢大妞这样疼他。

『大妞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，一直。』他微微笑着。

两年后——

『咦，怎么回事？对面那艘船是怎么回事？』有人叫着。

十二岁的小少女愣愣看着对面直冲而来的大船。

那船本是保持一段距离，忽然间像是失控一样直直撞了上来。一时之间，在满人群的小船崩裂开来。

本来跟着她一块的师兄弟要拉住她，但整个甲板遽裂，一时人人自危，抢着抱住船桅，因此冲散他们。
小少女反应慢了半拍，一下子就被挤滑道船边。

『大妞！』师兄弟素知她的愚笨，没人帮她，她跌落海里的机会太高。

『大妞，抓住。』有师兄扯下腰带，抛向她瘦小的身躯。

对面大船的长鞭打断了那腰带，随即又击向大妞。大妞脚下一滑，扑通一声，整个人翻落海里。

『大妞！大妞！』师兄弟大惊失色，不顾自身安危，连连滑至船边。

海面竟然有人挡住他们下海。

分明有备而来！是针对云家庄？还是针对大妞？

大妞不会泅水，一入海里就吞了好几口海水，她拼命想要往上窜去，但左右都有人压住她。不但压住她，还拉着她往深处游去。

她死命挣扎，但海里手脚完全无法伸展。海水猛灌进她的口鼻，她张开嘴想要发出声音，这些人却充满狠劲直拖住她。

有人自她发间抽出那支簪。

那是兰青给她的！那是兰青给她的！

她愤怒又害怕地奋力抵抗，但她无法呼吸，胸口好痛，脑子好晕……好晕……她满面涨红，痛痛痛……兰青兰青好痛……

那些人不放手，大妞目力模糊了，隐约看见有名男子游过来，解决那些要害她的人，但她没有办法呼吸，到极限了！

刹那间，她耳膜鼓胀，异常清楚，连海水流动都清晰可闻，心脏跳动自急促转而渐慢，紧接着，在完全停止之前，心脏突地一跃。

就那么一跃，仿佛自她嘴里跳出，直奔天上。

轰的一声，她亲耳听见某样东西炸开来了……

好像有人在她面前喊着『大妞』，但她双眼看不见了，那轰炸声过后，她也听不见了，她唯一的知觉是脑里在流动……一点一滴在流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脑里一直往外流……再缓缓回流进她的四肢百骸里……

原来，炸开的是她的脑子。

『妖神兰青。』

『妖神兰青。』

准备上船的青年一顿，当作没有听见。

『你看，你女儿的簪子呢。』

蓝衣青年闻言，骤然转身，碧玉簪正在他眼前晃动着。

那是两年前给大妞的！

『妖神兰青，』那人笑道：『咱们盯你很久了。如果不是我们一直找机会确认，还真看不出你就是兰家的妖神兰青。你怎会变成这样？连点媚态都找不出来，你是怎么练功的？眼神正派到我差点以为找错人了呢。』

兰青不动声色扫过一眼，不少打扮成老百姓的江湖人藏匿在附近。是他太心急回家见大妞，所以忽略了危险吗？他寻思片刻，又看向那支碧玉簪。

『哪儿的人？找兰某有事？』兰青神色自在地问。

『你连咱们都看不出来吗？』

兰青眯眼打量，面露异色。『兰家人？』

『算你平凡日子过得还不算太久。兰青，家主有令，要你回兰家。』

『我已被赶出兰家，家主有令，与我何干。我女儿呢？』

『自是请上兰家做客了。』那人笑道，把玉簪扔给兰青。

兰青接住端详，内心一阵寒凉。

大妞上兰家？他想都不敢想结果，这簪子大妞宝贝得紧，如果兰家要抢人，云家庄必不会放过，极有可能兰家见大妞傻气，暗地拐了她走。

既然是拐，暂时应是无事。但，不能让大妞留在兰家太久，现任家主性格扭曲丑陋到会让大妞承受最可怕的事，大妞多留一刻岂止是危险！

『回兰家么？好，走。』

那人愣了下，马上又笑：

『我还以为要花点时间说服你，说不定还要跟你打上一场呢，没想到有女儿的人，就是不一样。』他自袖间抛出一颗药。『怕你中途作怪，还请你为了你女儿多多配合。』

兰青凑近闻着这颗白玉药丸。只是迷药，吃下去最多半昏半醒几天而已。

『你的女儿一发现兰家没有你，成天都在那里哭。你也知道家主的脾气，能留住你女儿的命多久……』他话未完，就见兰青吞进药丸。

那药立刻见效，兰青极力稳住自己，几名兰家人上前扶住他虚软的身躯。那人扬起眉，慢吞吞道：

『妖神兰青真不像是妖神兰青了……不好意思哪，家主的命令是杀掉兰大妞，绝不留活口。』

兰青猛然瞪着他。

那人耸肩，道：

『家主讨厌有兰家私生血缘流落在外，我们杀她还真费了一番功夫，趁着她出来接你时，将她送进河里喂鱼，不然这簪子哪这么容易拿得到手……』

大妞不会泅水！她不止不会泅水，她连打赢一个同龄小孩的能力都没有，何况是对付这些手段残忍的兰家人？

『咱们好几人都被云家庄除去，幸好那傻瓜大妞还是溺死了，兰青，你是逃不过家主的。』那人哈哈大笑：『上回你被家主下了凤求凰，这次又要怎么整你了呢？你想平安过活，只要家主在的一天，你就是在做梦了！』

大妞！

兰青双目通红，咬牙切齿，猛力扑了上去。

『大妞，你记得，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！谁也不要相信，只信你的眼睛就够了！就算你再傻，你只要认真去看，终究会明白一切的！』

『你只要记得一件事……你兰叔叔不是人！不要相信他不要接近他！他是条毒蛇，害死我们的毒蛇！』

『大妞……如果这次能活着，我把恶习都改了……你跟我，找一处……像家人一样生活，好不好？』

『大妞，面煮得好不好吃？这面，我煮得再好吃，也要你喜欢才行啊。』

『你今朝姨的毒解了，我帮忙送药到闻人庄去，这次回来，大妞就可以陪我了，这面摊老是一会儿开张一会儿关门，生意哪可能会好，大妞要十二了，接下来要长可就快了，大妞愈大愈疼我，我真欢喜，大妞你永远陪着我，好不好？』

『大妞！大妞！』

好慢……眼里流动的场景好慢，从她小时候开始，一幕幕切换到她十二岁，每一幕每一句都缓慢地涌出她的脑子，清楚展露在她眼前后，又徐徐流回她的脑里。

爹临死前的表情变化、娘死前的泪水，兰青忍受屈辱带她夜逃……好奇怪，为什么十二年来的每一块记忆都如此深刻地浮现在脑海里呢？

现在她不知身在何方，仿佛一直透过大妞的眼，回头看着过去世间的变化，看尽每一个人的异样表情，记住每一个人曾说过的话，甚至几年前一句微不足道的话，此刻她都能背诵出来。

她是怎么了？是要死了吗?

以前，今朝跟她提死亡时，她以为就跟爹娘一样消失不见，但现在她却好像被人打通脑脉，明白什么叫死亡。

是谁教会她的？为什么她懂得了？

她的脑袋被炸开后，许多杂乱的东西归回原位了，脑里如清风彻底拂过，就像是……以前有东西将她的脑子遮蔽住，不让她懂得一切，现在她什么都懂了。

『兰大妞？』

不，她不姓兰，也不能姓关。大妞是她的乳名，她的名字是爹取的，她记得是……是……

『江叔，船家说，有个好看的青年没上船，现场死了不少人，最后他被打伤带走了，听形容，是那个叫兰青的没错。』

她动了动。

『大妞？你是兰青的女儿大妞吧？』抱着她的人叫着。

她眼睫不住颤动，慢慢张开了眼。

视野里还是有些模糊，几颗大头在她眼里晃来晃去的。

『大妞？大妞？』

她无力地合上双眼，耳边的呼喊逐渐远去，她只惦记着一事，遂费尽力气嘶喊着：

『……兰……兰……青……』

四周蓦地寂静，仿佛声音自世界隔绝开，她的意识四散，再度陷入飘渺的昏迷中。

第六章

低微的喘息，在黑蒙蒙的石牢里回荡着。

腐烂的异味袭面，像是他自出生以来这样的气味就一直缠着他，什么是新鲜的空气、明亮的阳光，他早已经完全遗忘了。

喉口的腥甜一直存在，全身痛着、面上痛着，神智朦胧几乎散去。到底已过几个昼夜他不去想，任由虚飘飘的神智越过刚硬的石牢奔向天际。

怎么他还没死呢？数次，他这么想着。为什么还没有死呢……他不想吃苦啊，还不如顺从图些快活，他照样在江湖上生存得很好。

他的手指动了动，接近他的老鼠因此四散。

没有上药，他面上的那一刀有些化脓了。这一刀……这一刀……是在岸边他想同归于尽换来的。为什么要同归于尽?

哗啦啦，盐水淋上他的面容，他的身体，他痛得在地上打滚。那种火烧的痛，每天重复着，断骨的痛、烙印的痛、鞭打的痛，甚至不堪入目的凌辱，兰绯每天挑一种新花样折磨他，折磨到他痛不欲生，仅存一息才放手。

『还活着啊……点灯。』

微弱的烛火亮起，兰青慢慢张眼，看着那个戴着面具的男人。

『兰青，我来告诉你坏消息。』

兰青没有说话。

『你的大妞死了呢。』

大妞？他想起来了，大妞！大妞！他同归于尽，是为了大妞，他吃苦是为了大妞……大妞……他忽然笑出声。

『你笑什么？』

『……今天死了明天又活，这种事骗三岁小孩吧。』他哑声道，随着他话一出，嘴里溢出鲜血来。他不怕这些痛，最怕心里煎熬，偏偏兰绯擅于此道。这么长的日子里，在兰绯嘴里大妞反复生生死死，他还是笨蛋吗？由得他这么骗……

大妞她活下来的机会不大，她不会泅水、反应又迟慢，怎能逃出兰绯的毒杀……大妞大妞，他已经哀悼过了，他不痛不痒了……

『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』忽明忽灭的烛火在面具上交织成恶鬼的形影。男人轻柔地说：『你也不能怪我啊，云家庄放出的风声一下活一下死，连我也搞不清楚了，不过，这次确实有证据。拿进来。』

兰家弟子捧着玉盒进来。

『打开给兰青看。』

兰青本想不理，但又忍不住瞥向那玉盒。

盒里是一颗小孩头颅，面目早已不清，但看得出是十一、二岁的模样，他不以为意轻笑一声，正要合目，又发现玉盒里尚有一个夹层袋子。

他心一跳，那脏袋子沾着湿泥，正是当日大妞身上的袋子。

他手指微颤，费力地拿起那层夹层袋子。兰家弟子在兰绯的示意下，将烛台移到兰青面前。

兰青颤抖地打开袋子，里头杂七杂八都是小孩用的，还有蜜饯、耳环……耳环是大妞的没有错。

大妞早就死了，他也哀痛过了，够了，这是兰绯的诡计，将大妞的尸身遗物分日来折磨他。上次已有碧玉簪为例，不是吗?

正因大妞早死，所以他没有感觉了。

『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云家庄将她葬在哪里，兰青，我对你很好啊，特地挖出她的尸身，可惜，日子久了，她身子已腐烂，我把她的头割下专程送给你。』

兰青目不转睛，看着大妞的头颅。忽然，他笑了。『兰绯，你这丑八怪，你就尽量折磨我吧，把你的人生都用来折磨我吧，只要我活着，你的人生就烂得跟条臭蛇没两样。兰家上下谁不知道家主之位本该是我，你这位子是抢来的，没人会给你这种丑八怪。我在云家庄多年，早将一切告诉春香公子，江湖秘史里兰绯家主之位不过是虚位，这项事实将流传后代，每个兰家人打从心里瞧不起你……』

烛火摇曳，映出兰家弟子个个面色苍白，兰青这话分明是要拉兰家人陪葬。

兰绯一脚踢向他。兰青无力挡住，整个背撞上石墙，这里的石牢许多尖物，锐利的石尖儿狠扎进他的背肉里，他却早已麻痹不痛了。

兰绯冷笑：

『你想寻死我偏不让你死，把刑具拿进来。兰青，最近我特地为你弄到一本古书，看了那本书我才知道所谓的酷刑都是清粥小菜，今儿个，我让你尝尝重口味的，击鼓！』一顿，他看兰青完全不响应，仿佛是死人一样，他眼一眯，忽然一脚拐向大妞的头颅。

眨眼间，兰青扑前，抱住那颗腐头。

那一脚重重踹在他鲜血淋漓的背上。

兰绯眸里炙光大盛，仰天大笑道：

『兰青，你的弱点果然是关大妞！连死人头都不肯让它碎去吗？如果不是我事后察觉不对劲，还真以为她是你女儿呢！你想寻死，却不愿咬舌自尽，这代表什么？你内心还是怀疑关大妞活着啊。你跟她感情真这么好？我听说关大妞是个蠢孩儿，还是那关长远给你什么甜头，让你把所有感情都奉献给他女儿？你也有感情吗！来人，施刑！』

兰绯转头跟弟子说着，没料到兰青竟然还有力气扑向他，像条疯狗一样咬上他的腿肉。

兰绯吃痛得几乎要一掌杀了他，但他绝不让兰青轻松地走，他忍痛让人拖走兰青，咬牙笑道：

『兰青你也有今天！我要让你看不见听不见你将承受的痛苦，来人！蒙住他的眼睛封住他的耳朵！』他一脚踢开大妞的宝贝袋，里头的蜜饯散落于地。

有人噗哧一声，偷笑出来。

『她在搞什么啊？』

夜深人静、几名云家庄弟子偷偷攀在墙头，偷窥那个不是云家庄弟子的小姑娘。

说是小姑娘，不如说是刚苏醒的小娃娃——对他们而言，确实如此。

这个娃娃已经十二岁，本来是个哑巴傻蛋，虽然拜春香公子为师，令他们又羡又妒，可是，她是个傻蛋，他们能说什么？

云家庄弟子该是体贴善良之辈，所以，他们能帮这个傻蛋就帮……就跟帮自家妹子一样。哪知年前她差点被淹死，一醒来后会说话了，好像也没以前傻了，但，春香公子还是她师父！

这让他们深觉不公平！

现在大家的起跑点都一样了，凭什么她能拜春香公子为师？她有什么资格？云家庄名册上没有她的名字，这表示春香公子不打算把她编入云家庄里！他们云家庄弟子没有一个能拜在春香公子名下，凭什么她的待遇比他们好？

『嘘，小声点。』曾是她师兄的弟子一脸不屑，指着亭内托腮闭目的春香公子。『春香公子在休息呢，别吵醒他，要不然大家都不好受。』其实春香公子人很好，不太会责骂他们，但他们要是被发现偷窥一个小笨娃总是会没面子。

『春香公子在休息，小笨娃却还在练功，这表示连春香公子都不想教导她了，看看她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白天路过，看见她练的招数跟现在相同，白痴也早学会了，好丢脸哪！』

云家庄弟子深有同感，有人看见她练到脚打结，跌了一跤，赶紧捂住嘴偷笑。她那一招，连他偷看也早学会了，偏她还不会！

年前那一场大灾，在场云家庄弟子也受到重伤，幸亏当时有人相助，才让这笨妞逃出生天。

据说，那场『船难』幕后主使者是北方某家，足有半年时间云家庄几乎不得安宁，数字公子们全不在庄内，他猜都潜去那个某家了，可惜最后无功而返。

他记得当时笨妞被叫进厅里，也不知在谈什么，最后，她还是留在庄里练功，直到今天。

跟没练一样。攀在墙头上的弟子们每次一看见她又练错，就忍不住幸灾乐祸。活该，有什么资质就该去学那等级的功夫，没那个嘴巴就别吃大碗饭，谁教这笨妞乌鸦想当云家庄的小凤凰。

『听说她练功是为了报仇呢。』师兄弟叽里咕噜，分享也不知是真是假的小八卦。

『一个傻妞会有什么仇？她记得吗她？』有人不以为意道。『就算她有仇在身，春香公子也会作主，哪会轮到一个小笨丫头去报仇？』

『明天再来看？』小弟子兴致勃勃，他有预感看这个笨妞练武将会是他人生中的大乐趣之一。

『好啊好啊！明天再来看！』大家十分期待，不只期待看笑话，还非常期待有一天春香公子直接废了这笨妞，再广收弟子，届时人人都有机会！

半梦半醒间，大妞气鼓鼓地推他一把。他猛然惊醒，哑声叫着：

『大妞……』

圆滚滚的大妞把药碗递到他面前。

他微微一笑，不问药打哪儿来，毫无戒心地接过药一饮而尽。好苦……真的好苦，大妞这药到底是哪儿来的?

大妞主动摸摸他的头。

他笑出声。『你在赞美我吗？』

她又摸摸他微烫的脸，然后气愤地用力打他一下。

兰青欢喜地笑着：『好好，我以后会多顾着自己不生病的，不然，大妞，咱们来打勾勾，我生、病时一定挑你在场，让你照顾我好不好？』

她一脸疑惑，完全不懂她气兰青生病，为何他还能笑得如此开怀；也不懂为何他能控制生病的时间，她只懂得一件事，人生病是不能吹风的，遂把兰青的手塞进棉被里，再跳下床去关门关窗好遮风。

兰青看她为自己忙里忙外，心里快活又柔软，大妞现在愈大愈是懂得关心他了。

她端来一盘——他睁大眼，终于撑不住无力的身体，卧倒在床。那是什么啊！

他能不能当作没看见？

大妞不死心，拍拍他的脸。

『大妞……我很好……我没事……』他叹息，也死心了。他想，不依着大妞做，会被折磨到天亮。

他被折磨没关系，但她还是孩子，要张眼熬到天亮，明天又要去学武，怎么撑？他慢吞吞地坐起，看向那一盘像小山，不，高山的蜜饯。

『都要吃完吗？』

她点点头。

『一次吃完？』

她意思是说，现在要新旧交替了，她换了一批新的蜜饯，所以，兰叔叔算你幸运，正巧生病有蜜饯吃……

大妞故意整他的吧？他这算不算活该？真不该说只有今朝跟他才能吃这些蜜饯的。

她拿起一颗塞进他的嘴里。他笑了。

这娃娃说只懂得这样疼他，但他很高兴……不过，等他吃完这些蜜饯，他想可能得再请一次大夫了。

他受风寒事小，闹肚痛难受才是苦难。这几年奔波南北寻药，每次一回家他总是无比放松，因而刚回家时总会有些小风寒。

他嘴巴张着，任着大妞再喂一颗，然后她自己也塞一颗到嘴里，双颊被她撑得圆鼓鼓的，似乎很享受吃蜜饯的时光。

他眼角瞥到小茶几上的医书。那医书他看过，是公孙纸特地誊成白话给大妞看的。公孙纸认为大妞适合当个救命小医虫，他根本不信也不想大妞去做一些可能会离开他的事。

再者，她的父母都与大夫医术无关，她哪来的天分?

『大妞，药是你自己抓了？』

她轻轻撞着他的头。

『……』果然如此，他成实验品了。难怪药这么苦涩……她把黄连抓太多了吧。

不要学，不要离开他，如果他直白的跟大妞说，她懂得他的内心吗?

不，她不会懂。大妞虽然贴心疼他，但她不会懂他内心的黑暗。她跟他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试着跨足大妞单纯的世界，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，但，他不想离开有着大妞的世界。

他见大妞跳下床，拧了热毛巾专心替他擦着汗湿的脸，他心头一软，终于掩不住他的自私，拉过她暖乎乎的小手，脱口道：

『大妞，别再看医书了，我最多只得风寒，不会再有其他病症，你再怎么读医书也是白读。』

大妞眼里出现疑惑，他连忙又道：『你若学了其它医术，有人找你看病，那时我又收了风寒，你要顾谁？你不顾我了么，大妞？』

她用力摇头，有点发恼地轻打他一下，气他说自己会再得风寒。他见状，欢喜展笑：『所以，大妞是偏心我的，是不？不要学了，你就顾着我，疼着我好了，其它的你都不要再去学了。』

现在，他后悔莫及。

如果当初放手，让大妞去学见识，她这一生才不会白过，也许逃出生天的机会更大些。

他躺在湿冷的泥地上，身上的疼痛麻痹了，他的手指微动，碰到一颗当日散落在地的蜜饯。他费力地捡起放进嘴里。

满嘴的血味，尝不出那种酸酸甜甜的美味来，但，这能让他做梦，回到过去那间小屋子的欢乐时光。

他又摸索着，再摸到其它蜜饯，一颗颗塞进嘴里。

一天、 两天……到底几天了？他从不奢求有人会来救他，只求大妞还活着。

活着死着，活着死着……兰绯反反复复折磨着他，明知不该随兰绯的话动摇，但他就是无法控制内心的渴望。

他咳了一声，温热血丝从嘴里喷出来。

以前他怕大妞长大后，失去单纯的心而疏远他，这两年他心境却是大有不同，大妞愈大愈是懂事，虽然少了同龄该有的智慧与机灵，却比以前在乎他，让他变得贪心，希冀大妞每长一岁更看重他，甚至，他放任着自己对未来小小的期待--大妞不会变，她永葆这份无垢的单纯，不会记起过往血案，她的眼里只有他这个又脏又自私的兰青。

可是，现在，他的梦全碎了。

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

折磨人的鼓声又起。兰家催人命的特殊鼓声，让人心生恐惧害怕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轮到他身上，每天这鼓声一起，他就知道又要受rou体上的折磨了。

吱的一声，铁笼的门被打开了。

果然要开始了，一天连着一天，他几乎都以为已过了十年。

『今天，再来试试新花样吧。』门口的男人笑道。

兰青没有回应。

大妞……如果他能把大妞彻底自心头割除，那么他的牢笼生活绝对会好过些。兰青闭目，准备承受新一轮的心理摧残。

正月十五，有弟子乐得开怀匆匆回庄。

师兄双臂环胸在练武院的墙头看着，他一时好奇跟着爬上墙头，问道：『师兄，十五了耶，你怎么不去吃碗元宵？』

师兄不说话，目视练武院。

他跟着看去，脱口：『还在练？』

『还在练。』小师兄平声说着。『跟一个月前练的一模一样。』

『她真是笨蛋！照她这样练下去，只会丢了春香公子的脸！』他仔细观看一阵，好想捶心肝哪！春香公子收了一个蠢徒弟，这套基本功从去年十月练到今天，还没练个形出来……

他们这些弟子看戏看两个多月就看腻了，毕竟这笨妞上一招练完他们脑海已自动自发演练下一招，不用春香公子教，他们都会了！这样说来，已经快一年了啊……

『咦，今年她没上花车哦。』

『花车？』小师兄疑问。

『大伙都是城里人，每年正月十五花车绕城一周，我记得她小时候就年年上车……可能现在她爹不在了吧。师兄，我必须说，除了她以外，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她的努力，十年之内必有小成。』每天天未亮她就在练功，天黑了大家睡着了她还在练，这种毅力云家庄没人比得上，但，他还是要说，也只有笨蛋才会拥有这种钢铁毅力。

他回庄本是要呼朋引伴再去夜玩一场，但小师兄没有离开，他也不太敢离去，只好一块看着她练武。

真的好笨拙，有几次真想冲出去纠正她。妒忌？如果要这么笨与这么的努力，才能学到春香公子的武艺，他宁愿不要。

人家十年小成，只怕她五十年内都无成，谁还会心胸狭隘去妒忌她？

他长叹口气。『我都看不下去了……』

此起彼落的同意自他周边响起，他一回头看见所有小弟子都挤在墙头偷看。

『你们……』有人从他身边翻出墙头，他回神，竟是小师兄落在庭院里。

『你！』小师兄直接拐了她一脚，她站地不稳跌了个狗吃屎。他骂道：『如果你习得正确，今天十个人拐你，你都不倒。你到底会不会？手抬高，不是要你拳头出力，过来，看我怎么做！』

她赶紧爬起来，认真看着他比试讲解。

墙头上的弟子纷纷跳进来七嘴八舌：

『我也看不下去了，大过年的要再学不好，你一辈子都别出师了！』

『对啊对啊，我一想到春香公子成白发老头还要拖着你这个徒弟我就心寒！』有少年捶胸顿足着。

『快点啦！看清楚，咱们这样推小师兄他都不倒……今天你要练不成就别睡了！』

『听见了没，你至少二十年内要有点成就，不然就对不起咱们！』

云家庄弟子发狠，决定好好『指导』一下这个外来的笨丫头。不能丢云家庄的脸，不能丢春香公子的脸，最重要的是，得先教好这笨妞，他们满腔的妒意与怨恨才能继续发展成蓬勃大业！

一轮明月，紧然满地，傅临春双臂环胸，倚在墙后，半合目任着这些小孩纠正她的招数，直陪到天明。

伸手不见五指。

兰家弟子拉开铁笼里的锁链，才进牢笼里就踢到一颗被踩烂的蜜饯，甚至，那个关大妞的头骨在不知第几次对兰青的虐待里已碎成数十片。

每次进到这个牢笼里，他总是心惊肉跳，没法想象如果自己长久呆在这种地域里是否能熬过半年，不，他很清楚就算一个月他也熬不过。

他又踩到一颗蜜饯。

他忘了从何时开始，牢里的兰青已经不在乎那个关大妞的生死，任由她的头骨被家主打碎。正因不在乎，所以家主近日焦躁无比。

『又要开始了吗？』牢里深处，轻哑的男人声音响起。

兰家弟子防心甚重，立时停步不动。

『我身上有铁链，怕什么？』男人轻笑，声音粗哑但仍是好听。『我只是在想……咳……我很想看看现在我到底变成什么德性？兰林，你打盆水让我清洗后，再折磨我吧。』

那声音，有点了无生趣，兰林想着。为此，他更为谨慎。兰绯跟兰青同父所生，能在这种地方忍受各式蚀骨毒害长达一年，却没有自尽的心念，这样的人不能说不可怕。

到底是什么令兰青撑到现在？因为关大妞？不，他并不这么认为，这几个月来兰青从任由家主尽情施虐也要保住关大妞的头骨，到宁放弃头骨也要保住自己，这其间……他不认为这个兰青会有什么痛苦回环转折，最多就是觉悟了，自身活命嘴重要，凡事先保自身才是兰家之道。

家主曾说，兰青心机深细，绝不直白说话……也就是反话？

换句话说，兰青说想亲眼目睹自身惨况，但其实他完全不想看；兰青想清洗脸，其实他一点也不想。那么，兰青何必说这话？

是怕他们变出新法子拿他容貌来折磨他？

兰青天生貌俊，典型兰家上好容貌，现任家主万万不及他。年少时兰青自豪貌色，家主因而妒恨不已；如今的兰青，面部已毁，简直跟个丑八怪没两样，如果在此时让兰青亲眼目睹他毁去的容貌……

兰林顿时欣喜若狂。那兰青还不发狂吗？难怪兰青设此心计，分明是阻止他们用貌色来折磨他。

家主近日焦虑，他们也担心受怕，这时要能奉上折磨兰青的法子，那他不就是有功上身了？思及此，兰林头也不回吩咐：

『取冷水来。掌灯取镜。』

一盆水很快地送来了，兰林也接过镜子，准备让兰青看个仔细，先讨个好功劳。

那微弱烛火照进深处墙边的男人，男人头也不抬，只手遮住那刺眼的光芒。

『洗脸！兰青，你不是想洗脸吗？我就让你洗个够！』

角落铁链有了声响，男人慢慢爬过来，轻碰水面，那寒冰似的温度令他手指微微缩回。

兰青动作奇慢地洗去面上污垢，兰林眼角一瞥，兰青刚坐的那角落有着一块头骨。

那块头骨极小，上头有啃咬的痕迹，兰林心一跳，没料到兰青连关大妞的骨头也啃……这根本已经是疯子了！

他目光又调回，逼着兰青抬起眼。

『看镜子啊！』他得意笑着。

男人费力地抬起脸，没望向镜子，反而抬眼看了兰林一眼。

只有一眼。

『……我还没洗干净呢。』那声音异样沙哑。

兰林连眼也没再眨一下了。刚才，他看见什么了？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明明兰青面上早有疤痕交错，他怎么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只看见那一眼。

他记得，兰青年前被拖进这牢里，只是一个好看的青年，谈不上什么妖美之气，但刚才……

莫名地，兰林心跳加快，举高烛台，明知该有防心，但无法掌握自我，着迷地靠近兰青。

『你再抬头，我没看仔细……抬头啊！』他忍不住叫嚣着。心跳到疯狂，突生的渴望来自兰青的那一眼，明知一切不对劲，但他的身体完全无力把持，脑中只呼啸着：要看清楚看清楚！

兰青正掬着水，寒凉的冰水慢吞吞地拂过脸。明明没有人击着兰家鼓，但此刻，细微的鼓声传入他的耳膜，令他产生无比的快感。

他垂着首，让人看不见他黑沉沉不见底的邪魅眼神，而显露十指外的嘴角……

在狞笑。

第七章

除夕子时一过，外头鞭炮连声响着，远处传来模糊的笑闹声。

一大一小坐在旧屋前的长凳，仰望夜空上的七彩烟花。

良久，大的那只慢吞吞道：

『今年他没回来，要不要跟我一块回庄里过年？』

小的这只一身红衣，看着天空，迷惑问道：『师傅，兰青已经逃出兰家地牢，为什么他不回家？』

大的慢条斯理自袖袒拿出一袋瓜子，似是神道天外嗑着瓜子。夜空的烟花灭了又起，不知经过几轮，他才终于实话实说：

『妞儿，兰青不会回来了。不会有人拦着他，但，他不会回来这儿了。你再等下去也没有用了。』

密林

咚咚咚，连连鼓声震开地狱之门。二十来名汉子仓皇四窜，一一遁入伸手不见五指的茂林里。

初十的夜，被层层乌云掩去星月光辉，只留下黑衣弟子们手上的火把。

一身红袍的男子就伫立在火光旁。他戴着半罩鬼面，及腰的黑亮长发飘扬，当第一声锣响起时，显露在外的朱唇，一扬。

狞笑。

林里传出第一声惨叫。

他怀着愉快的心情，负手徐步踱进密林。

第一具残尸就在林子入口，黑衣弟子恭谨在旁。鬼面男子低目，轻蔑地踹了尸首一脚，有趣道：『不是说，走得了吗？怎么不走了呢？』眼一瞟，不远又有鲜血袭面。他闲闲走过，看见第二具残尸刚气绝。

他愉悦一笑，脚步未停。

林外野地的鼓音咚咚，不住地捣乱人心。林里人影交错，慌乱恐惧的气息惊动鸟兽，纷纷振翅高飞。有人猛然扑近，鬼面男子疾速转身扣住来人颈项。

那人连连退后，鬼面男人连连逼近，美丽的嘴角上扬。『好啊，不逃命，那就交出你的命吧！』

『兰青你没好下场的！』

『你去跟阎王说吧。』

『你没好下场的！你这疯子!你这疯子寻旧仇……』

喀的一声，颈骨在兰青的指力下断裂，他漫不经心地丢了尸身，环视周遭。妖氛鼓声刺激他的感官，疾步在林中穿梭。

风声猎猎，细微的树枝划过兰青衣袍，他不介意。当他追上一名逃命的汉子时，艳红嘴角挑起，轻柔道：

『又是一个。』

喀。

那人不及吐出一字半语，头颅便是一歪。异样的快感流窜在他体内，他美目一瞟，又移向林里深处逃亡的江湖人。

咚、咚、咚——

咚、咚、咚——

第四个、第五个……一个接着一个，兰家弟子早已罢手，等着家主一一收拾这些逃窜的江湖人。

『妖神兰青！你以为你杀了我们，就能抹去你身上的脏污吗？你这脏身子永远没法洗净！』

『你拿鸳鸯剑，就是为了杀咱们吗？当年你潜入关家庄，想必色诱关长远，才害得关家庄一夜灭绝……』

红袍兰青顺势接过弟子长刀，在恐惧与快乐交错的鼓音里直取对方人头。

沉重的头颅立时自身上脱出，滚落地面，野兔挨不住厚重的血味，自窟里接二连三跃出，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如血色的红袍随着大风鼓起，兰青一连斩杀十几人，落到最后一人时，那人大叫：

『明明你允了的，鼓声未完前，放我们走！』

『唬你的。』红唇又扬，柔声：『我说的话，能信吗？』刀光凌凌，鲜血四溅。

人头落地，兰青一脚踢飞，死人头如西瓜般，在老树上砸个稀碎。

林外捣乱人心的鼓声乍停，林子顿时一片死寂。

他随意丢了长刀，取过干净的帕子擦拭着半脸上的血迹。

『白绢找着了吗？』他淡声问。

『……这些人身上没有白绢。』

『没有？』兰青寻思片刻，算了算人头。『还有一个呢？』

弟子垂首，低声道：

『黑刀陈七郎往另一头跑去，兰墀去追了。』

『……黑刀陈七郎？』兰青微一凝思，红润唇瓣轻掀：『我想起来。他轻功不错，刀法偏邪，兰墀与他在伯仲之间。白绢竟是他偷的啊……』

『兰墀必会收回白绢。』

有弟子举火奔进密林，看见这场屠杀留下来的残破尸身，极力面色不改，道：『家主，兰墀放出兰家烟，就在城门附近。』

『城门附近？这陈七郎逃命轻功还真是一流，想逃到野地篝火上吗？』

城门附近有野地篝火，让来不及入城的人取暖到天明。

江湖有不成文规则，野营篝火未熄，即使是仇人也不得拔刀相向。好个陈七郎，竟想搞这把戏，等到天一亮混入城里么？

兰青想起天亮后，云家庄马车自官道而来……蓦地，本是杀戮极重的眼色刹那一淡。

白天城门一开，云家庄马车自官道入城，必经野地。

这次，会是谁来？会是谁来？那孩子若真来了，白绢一流出去，只怕她从此不会有好日子过。

思及此，他无法控制，心神微动，要掠出林子时，忽地又顿足不前。

他的美目挪向稍远处的老树之后。

『云家庄将如何写下今晚之事？』

那树后躲着的青年一颤，没料到妖神兰青会发现他的存在。他结巴道：

『兰家主子……希望怎么写？』

兰青仰头大笑，那丝绸黑发在夜里飘扬，明明戴的面具如恶鬼，但浑身上下风情天生，令人难以调开目光。他愉快笑道：

『原来是个缩头之辈。数字公子排行第八的傅玉么？你就原原本本地写吧。我与他们有仇，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也不怕你下笔。』

『我路过此处……并非有意要目睹这一切……』他至今后悔啊！独自夜宿此地，哪知见到一场大屠杀。

兰家与官场向来交好，要杀人后无罪太容易。这些不留全尸的死人，全是染指过妖神兰青的……别杀他别杀他啊！云家庄中立云家庄中立……

『你想说什么？』

『我……虽是云家庄人，但不是云家庄特地派来送鸳鸯剑的人。兰主子……可记得关大妞？』

刹那间，那鬼面具下的黑眸火光逼人，冷冷直望着老树。

傅玉自是感觉周身笼罩着杀气，他硬着头皮道：

『妖神兰青逃出地牢后，关大妞曾去信给你，那一叠叠的万言书，难道你没收到吗？』

『……收到了又如何？』他轻柔地问。

傅玉满头大汗，低声道：

『关大妞很好，会说话了，也不像以前傻呆了……』

『然后呢？』

傅玉咬咬牙，道：

『半年前兰家家主去信给云家庄索讨鸳鸯剑，初十相约在城里关家庄，只要春香将鸳鸯剑送给你，从此兰家与云家庄、关大妞再无瓜葛，今晚一见，自有人在关家庄送剑给家主。』

兰青笑道：

『我需要鸳鸯剑，而傅临春为护徒弟送出鸳鸯剑，一拍即合，互谋其利，不是很好吗？傅临春是聪明人啊！』

傅玉迟疑一会儿，深吸一口气，代关大妞送出暗示，道：

『关家庄十五年来，没人扫过墓……』

兰青闻言，思绪全停，冰冷的汗珠霎时一颗颗蹦出他的毛孔之外。

关家庄十五年来没有人扫过墓……

所以，今天终于有人来了么？

终于，有个娃娃要来了吗？

终于……可以看见她最后一面了吗？

蓦地，他面色一变，想起白绢一流出去的后果。他行动极快，眨眼间已消失在黑暗中。

傅玉呆呆望着他消失的方向，胆战心瞥向那些兰家弟子。那些兰家弟子显然也被家主的动作吓到，一时面面相觑，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。

野地篝火

『咦，那是什么声音？鼓声吗？』篝火旁，美丽的少女细听。『咚咚咚的……哪儿的人在夜半敲鼓？』

十一月的严冬极冷，数名江湖人围着野营等着天亮，一听这少女说着，纷纷抬头细听。

『好像有呢……』

『在很远的地方吧？这鼓声有点扰人心呢。』

『说起扰人心啊，北方兰家下个月不是要将鸳鸯剑展示？』漫漫长夜，人多又嘴杂，有人忍不住开口江湖沸腾一时的话题。

美丽的少女身系精致繁细的佩饰，配以重色衣裙，看得出十分爱美。她名叫华初雪，自她来到营地后，就跟这些江湖人打成一片，她对兰家话题显然兴致勃勃，接到：

『兰家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，弟子面目姣美，功夫也不是绝顶，但擅长操纵人，多分布在官家与商家上，不明目张胆与江湖人结怨，即使兰家偏邪门，至今也少有人聚众「登门拜访」，这任家主是妖神兰青，自五年前接位后，兰家在江湖的地位就起了微妙的变化呢。』

『哼，那妖神兰青也不过是个曾被人压在地上凌辱的男人而已。』有人接到。

『这倒是。不是还听说，他被关在兰家地牢长达一年，在里头受着百般滋味，以致性情极端扭曲吗？他成为兰家家主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当年所有凌辱他的兰家人全数关在那个地牢里，施于曾加诸在他身上所有的酷刑。』

『是啊，听说没有一个兰家人熬过半年呢。』江湖人闲聊着。

『那就是说，兰青当年在地牢里所承受的痛苦已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范围，所以，他成为疯子并不意外，是不？』华初雪笑道。

她扫过围坐在篝火旁的江湖人，短暂停在一对男女身上。那女的，差不多十七、八岁，一脸老实样，脸盘儿略宽，嘴线也长，眉间宽宽，眼神意外的明亮，柳衣素裙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重便利大于爱美的姑娘。

那老实姑娘旁是个三十多岁英俊男人，面白如包子皮，长发微卷，应是哪老实姑娘的长辈。

当她提到妖神兰青成为疯子时，那老实少女自腰间宽袋取出蜜饯塞进嘴巴里。

她来到那对男女身边，就在男人另一侧坐下。『我叫华初雪，大叔叫？』

『在下江无浪，别叫我大叔，你跟长平一样叫我无浪就好。她是长平。』

那叫长平的，看了华初雪一眼，点点头。

原来是个不爱说话的小丫头，华初雪这么想着。她道：『大叔听过兰家？』

『哎，就跟你说我叫无浪。』江无浪笑咪咪的。『江湖上谁没听过兰家？但，听归听，流言不见得能当真。』

『无风不起浪。这几年与当年妖神兰青燕好的江湖人接二连三的无故死去，虽然没有明显证据，但，江湖人心里都有底是谁下的手。』

『初雪姑娘对江湖事倒是都耳熟能详。』江无浪笑道。

华初雪有些得意，道：

『江湖大小事我都知道些。兰青与鸳鸯剑的牵扯我还知道得比别人多些，听说兰家下个月展示的鸳鸯剑，缘起于关家庄。十五年前关家血案，鸳鸯剑也跟着自江湖消失，直到这几年才陆续

传出，原来是兰青当年潜入关家，窃取鸳鸯剑……听说其中一把鸳鸯剑在关大妞体内，有趣吧？』

江无浪哈哈一笑：『这一听也知是有人恶整关大妞啊，人的身体里哪来的剑呢？』

有人听见江无浪所言，应声道：『不是恨极关大妞的是不会这样害她的吧？说起来，这谣言也传了三、四年有了吧。』

『说不定是妖神兰青传出的风声。』华初雪又道：『现在众说纷纭，有的说是十五年前妖神兰青自关家庄偷得一把鸳鸯剑，同时也偷走两岁的关大妞，故意养她讨好她，直到几年前才从她嘴里套出另一把剑，之后就叫前任家主兰绯关在牢里，来不及许愿呢。』江无浪拿出包袱里的面饼递给长平。他笑道：

『初雪姑娘这段话是从华家庄江湖血案史丽背出来的吧？华家庄撰写的血案史可不如云家庄，不太讲真实呢。』

华初雪闻言，眼底抹过些许不满，但她很快恢复笑颜，道：『好香的饼啊！』她觎向长平。

长平正啃着大饼当晚饭，其囫囵吞枣的模样令人瞠目。

『我做的。』江无浪笑开怀，非常高兴有人赞美他的厨技。他从包袱里拿出大饼分食众人。『我家长平还在长大，需要多吃点，可惜她不懂美食之道，吃东西像对付仇人似的。』说归说，语气还是很宠的。

长平根本不理他，一块大饼瞬间消失在她嘴里，她自腰间宽袋取出蜜饯塞进嘴里，无视江无浪讨糖的手。

华初雪尝了一口，赞道：

『真好吃！大叔，你是厨子？』

『我不是厨子，但我希冀未来有一天能真正成为一代厨师，统领各地小厨，创造美食江湖，是不，长平？』

『嗯。』她又塞了一颗进嘴里。

江无浪微微一笑，叮咛：『别吃太多，会闹肚疼的。』

听起来像是老爹带小孩走江湖，华初雪有点轻视那老实姑娘。

同样都是十七岁的年龄，际遇却是大不同，有人天生就饱受人疼爱，一帆风顺，不像她自己……华初雪又看见江无浪自包袱里拿出披风。

『夜里风大，你盖着休息一会儿。』

『我跟牛一样健康，不冷。无浪你盖吧。』

无浪一脸惊喜，低语：

『长平，你真疼我。那……咱们一块盖。』

长平没理会他，道：『我去溪边清牙洗脸。』

江无浪笑着点头，随口道：

『也不知是谁教你的，竟让你保持了这习惯。』

长平拎着她的包袱离开位子去溪边。

华初雪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。『大叔，你女儿一身新衣，怎么你却是一身旧衣？』

江无浪笑道：

『她是想见故人，就换上新衣，真是个傻气孩子，是不？不过，她不是我女儿，我说了你别叫我大叔，我虽比你们年长许多，但叫我无浪就好。』

『故人？她跟我一样才十七岁呢，就有故人了？』江无浪还是笑眯眯地，他的笑容极为亲切，但接下来的语气显得有些无情。

『是故人还是仇人，都还不清楚呢。』他话方落，后脑勺突地遭到强烈巨大的重击。

华初雪瞪大眼，看着那老实长平的无敌铁头功。好大的力气哪，差点以为大叔的头会直接撞飞了。

江无浪极惧她的铁头，连忙求饶。『好好，我说错了我错了，是故人是故人。』

长平坐在他身边，带着气说到：『无浪不睡？』

『不怎么想睡，你可别再来个铁头，我要晕了你得照顾我。』

『那我先睡了。』语毕，她靠在他的肩头上，闭目睡觉去。

江无浪见篝火火势渐弱，加了几根木柴。他心不在焉，眼一瞟，落在长平另一头的中年汉子。

那中年汉子看似落魄，坐到营火旁后就没有搭过腔，像在思索什么，更像逃避什么人……

江无浪轻轻搂了下长平的肩，让她再睡过来些。她年纪尚小，一心勤武，有些丑陋事永远不要直到才好。

这样的人，出现在此地，如此落魄，分明在逃亡。江无浪去过披风盖在已熟睡的长平身上。

但愿今晚，无事。

一双美目，慢慢扫过远处篝火旁的江湖人。

兰家与云家庄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搜集各地谍报，只是兰家多搜集一些不堪入目的隐蔽事件，这篝火旁的江湖人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不放在他眼里。

他目光短暂地停顿在一对男女身上。

谁?

男长女少。应是父女叔侄之辈，他没印象的江湖人，多半是些不入流的江湖人，他也不会放在心上，正要移开目光之时，忽觉那少女身上的柳色很眼熟。

这么干净的柳色，普通中透着明亮，是他以前曾喜欢的。他下意识地往左边走了十步，又停下，从这里隐约可以看见火光下少女的脸。

十七、八岁啊……

这少女枕在那姓江的肩上，他看不清楚全脸，但也知这少女并不美丽。

叫长平么?

他嘴角抹起意味深远的笑。为她取名字的是谁呢？要求长远平安么？那也得看，黑刀陈七郎会不会在今晚替这些无辜的江湖人制造出死亡的契机啊。

美目掠过长平，停在那个狼狈的中年汉子身上。

疯狂乍现。

左边睡一个，右边靠一个，这就叫飞来艳福？长平睡倒在他肩上那也就算了，但左边这个是怎样？今晚初识，华初雪就睡倒在他身上，他真不知该不该说这姑娘过于胆大？江无浪摸摸鼻子。认了，就当自己今晚是上好药枕，任着这两个小姑娘好好睡一场吧。

『……关大妞体内必定有剑……』长平身边的中年汉子忽地开口，勾起在场江湖人的注意。

江无浪面不改色，笑道：

『这不过是笑话罢了。一具人体里，怎么可能有剑？』

『她身子里必藏着剑，否则妖神兰青怎会如此看重她！』沉默大半夜的黑刀陈七郎猛地起身，环视四周，问道：『谁要看关大妞？』

他的大吼惊动睡着的人。长平张眼，立时回神想爬起，但江无浪拢起臂力，让她靠在自己肩上，同时掩去她大部分的五官，

『如何看？』在场有人掩不住好奇心了。

『没人见过关大妞，那根本是虚构的，老大叔，你是不是傻过头了？』华初雪揉揉美目，有点恼怒他打扰自己的睡眠。

『谁说是虚构？若是虚构，妖神兰青怎会有她的画像？谁能保护我，我把关大妞的画像送给他！有了关大妞的画像，就有机会拿到鸳鸯剑！』

『你那画像是从兰家拿来的？』有人双眼发亮问着。

『你是陈七郎？』有人认出他。『当年谣言你曾凌辱过妖神兰青，难怪……』

长平闻言，猛地一颤，要冲起来，江无浪硬是将她扣住。

『只是过往云烟。』江无浪低语：『你若不当它是过往云烟，它在你心里，永远都是个结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你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？』

长平拳头紧握，死死瞪着那人。

『那贼厮赶尽杀绝，如果不是我窃到这白绢丹青，就真的没命了。』

华初雪插嘴：『那也是你自找的，不是吗？什么交合邪功，我瞧，是你贪心过头，如今落魄成这样。我要是妖神兰青，早将你千刀万剐了。』

黑刀陈七郎转向她，咬牙道：

『不过是黄毛丫头！老子要能将那贱人杀死，下一个就找你！』

华初雪摸着发尾，不屑道：『会叫的狗，咬不住人的。』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陈七郎活了四十多个年头，今天竟沦落到被一个小姑娘讽刺，要不是为了保命……他目光落在长平面上，咦了一声。好眼熟……

异样的鸟啼自远方而起，陈七郎临时转移心神，与其他人一同循声看去。

天上蓦然多了许多星子，但不及眨眼，那些星子又黯淡了下去。

接着，同样的鸟鸣重复数次，皆同样的黯淡下去。

『是兰家飞烟！附近有兰家人！』有人叫道。

江无浪暗叫不妙，拉过长平。『长平走……』

『走不了了……』陈七郎面色青黑，全身发颤。

一名持刀青年自黑暗里现身。这青年眉目清美，只是略显苍白，像是久不见阳光，他行至篝火十步远，便不再前进。

有人起身，试探敛手道：『敢问兄弟找谁？』

那青年微微一笑，指向陈七郎。

『兰墀，你终究是找来了……妖神兰青就在附近吧……』陈七郎颤声道，不住东张西望。『那贱人说是在鼓声未停前任我们逃走，但我知道他说的话不能当真，必会在鼓声前杀尽咱们……早知如此，当年我不该被他妖色所惑，一刀杀了他怎会有今天！』

众人心中一凛，纷纷起身暗自张望。

『这兰墀是个哑巴！』华初雪低语。『自妖神兰青坐上兰家家主之位后，他八大亲信皆被他亲手割舌，这传闻果然不假。』

『这篝火未熄，你不能……』陈七郎还没说完，那青年极快上前一脚踢翻柴火，大刀一翻，直取陈七郎的项上人头。

陈七郎眼捷手快，逃近长平身后。

那大刀迎来，江无浪身手不凡，及时拉开长平，接下这一刀。

『兰青呢？』长平脱口喊着。

『谁要能保护我，我就告诉他关大妞现在在哪！她在一个你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！』

江无浪微地眯眼。只有一个地方超然中立，是江湖人绝想不到的地方！

有人一听，找了借口急喊：

『当场无故杀人，岂有不帮之理？』奔前欲帮陈七郎。

兰墀一个挥刀，活生生刺中来人的心窝。

陈七郎见状，心知今日恐难逃一死。既然如此，也绝不教兰青得逞拿回白绢，他自怀里掏出白绢，就近塞到江无浪怀里，狠辣笑道：

『关大妞的长相，如今他也知道了！妖神兰青，我倒想看看，你到底能杀掉多少人？』兰墀血淋淋的长刀挥向江无浪。

陈七郎趁机拔腿狂奔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陈七郎已看见白绢上的娃娃脸，也知道大妞一直待在云家庄里，这人个性卑劣，怎能留下那张嘴？江无浪闪过那刀，头也不回喊道：

『长平留下，等我回来！』

他身形飞快，往陈七郎那方向追去。

兰墀足下未停，尾随而去。

一切都在片刻发生，令人猝不及防，一时之间剩下二男二女怔在原地。

那两名江湖男子一直没有动作，他们自知就算是兰墀的对手，但，世上是否真有鸳鸯剑谁敢肯定，又何必搅入这场浑水?

华初雪好半天才回过神，喃喃道:

『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北方兰家是打算跟江湖为敌吗？居然如此放纵杀人……』语气竟有点兴奋。

长平动也不动，五指压着她腰间的宝贝袋。刚才无浪动作快得令人看不清，但白绢确实塞入她的袋里。

无浪怕交手之际，再让人看见她的画像，会祸及她。这白绢……是兰青绘下的吗？兰青也想她吗?

兰青在哪里?

那人说兰青就在附近，怎么还没出现?

突然间，她察觉那两名江湖人面如蜡纸地望着自己，她本以为被他们认出她就是关大妞，接着，她听见华初雪一声抽气。

一抹血红自她身侧扬起。

她微地一怔。

青色冷雾静静在她周围流窜，风吹衣袂飘飘，似火红衣流雾里，但，那火色红衣却不是她的。

她穿着青柳衣裙，黑发缠辫，哪来的红衣、哪来的飞扬长发？

冰冷的金属轻触她的左颊，沁入她的心骨。她心一跳，借着零星火光，瞟见左肩上有着半张鬼脸……
不是，是鬼面具！

兰青！

接着，另行火光灭尽。

扑通扑通，长平内心大喜，面有容光，但不知是不是周遭人的恐惧压抑，让她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阴凉的夜风明明自她面前扑来，她却觉得背脊阵阵泛寒，如倚冰雪。

『……妖神……兰青？』江湖人终于开口。

『同伙么？』面具下的男人问。

那声音清凛凛，是她记忆里渴望的声音，却似乎又有所不同。她记得，兰青的声音是温暖的，总令她安心啊！

『不，我跟陈七郎不是同伙……』那人硬着头皮道：『你这是破坏江湖规矩，得受公众制裁的！』

『制裁？』面具下的男人似笑非笑：『都死光了，谁能传出去，又如何能制裁我呢？』

两名江湖人咬咬牙，道：『你真以为你能打得过我们吗？还是，你许愿成真，天下无敌了？』

『把白绢拿出来。』

『那白绢，让江无浪拿走了……』华初雪低声提醒。

『白绢呢？小姑娘。』

长平顿觉颈子被冰冷的五指掐住，喀喀作响着。兰青……这是兰青？

『白绢不在她身上啊！』华初雪叫道。

『那就在你身上了？』

华初雪立时闭嘴。明明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就是觉得这兰家家主正转头看着她。

『……兰青……你……还认得出我吗？』长平费力地说着。

身后的红衣男人听得她念兰青二字时，思绪一顿，五指略松，嘴里仍道：

『先把白绢交出来。你长辈手脚利落，能在众人眼皮下放在你身上，也算是一流高手了。』

『好，你要我就给你！』长平摸索着宝贝袋子。

白绢是被无浪硬塞的，没有放入夹层，她避开白绢，自夹层里掏出一物。

『我拿给你。』她摸上他另只手背，手背上凹凸不平的触感令她心惊。兰青，兰青，吃了多少苦头？

『什么东西？』被塞进他手里的不是白绢。这是在耍他吗？面具后的美目一眯，欲置她于死地。

他亲眼所见，白绢落入她怀里，自一具尸体上取物太容易！

长平本要喊『我是大妞』，但喉头被紧掐，颈骨发出将要折裂的声音。

她试着往身后挥拳，触及他的面具。

哐啷一声，面具落了地。

下一刻，她被强劲的力道一甩，整个人滑行出去，背部蹭上刚灭的焦柴，她闷哼一声，紧紧咬牙翻身避开热流。

华初雪忽然喊道：

『兰家家主，你要再前进一步，我马上亮起火折子！到那时，你的面貌将无所遁形！』

黑沉的夜里，传出愉悦的笑声。

『你点啊。』他催促着。

不点，还有一线生机，但点了就全部阵亡，华初雪自是明白这道理。

前任家主兰绯天生貌丑，成为家主后终年戴着吓人的鬼面具，妖神兰青坐上那位子后竟也继续这样的习惯，由此可见，兰青的面貌必有不能看的秘密。

华初雪是聪明人，当机立断丢了火折子。

『真聪明啊。』

华初雪屏息，妖神兰青正停在她的面前。『华家庄里的人？』

『是……』那声音偏清冷，清冷的人她
也见过，却没有遇过这种随时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

『华家庄有女子吗？』

『我是唯一的。』她咬牙。

『原来是那个「唯一」啊。今年几岁？』

『……十七……』她心跳如鼓，不知为何他对她起了兴趣。

『十七么？』他笑了声，转向那倒地的老实姑娘。

现在乌漆墨黑，谁也见不着谁，但他之前就看见这叫长平的生得老实，脸盘儿略宽，眉间也宽，是个『返璞归真』的古朴相貌，不算丑，就是不太合这江湖味罢了。

他负手慢步来到她的面前。道：

『嗯？拿出来，你就少受点罪。』

『……兰青……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？』她挤出声音。

他嘴角上扬。『十六、七岁的姑娘，发育还不全呢，我哪认识？』

『难道你一生之中，连一个十七岁的姑娘都不认识？连个从小看到大的人都不认识了？』她怒了。

兰青一顿，思绪全停，没法思考。

当他回神时，慢慢摊开掌心。方才，这老实姑娘塞进他手里的……他心里轻颤，凑近鼻间一闻，原来是腌过的蜜饯。

刹那间，有着些许疯狂的面色骤变。长平挣扎起身，摸到泥地上被锦布包住的方盒。这盒子是放在无浪包袱里的，准是刚才她落难踢飞，这才滚出来。

『兰青！』

明知她不会见到他的脸，兰青还是狼狈连退几步，不顾一切极快拾回他的面具。

她以为他要离开，又气又急，错过这次，再见无期！

『兰青，鸳鸯剑在这，它可以证明啊！』她大喊。『兰青，我是大妞！大妞啊！』

空气中瞬间出了异样气流，有人长剑出鞘！兰青回首，本是惊慌的眼色流露杀气，掠前扣住那正被夺去的鸳鸯剑盒。

『这是许愿成真的剑，你放手!』正是其中一名江湖人。

『你想许愿？下地狱去许吧！』兰青使力拨开刺盒，盒里剑身弹向空中，他不去抢，精准掐住对方颈骨，一个使力，对方骨断气绝。

接着，他听见她衣料被剑刃划破的撕裂声。他要对付的，本该是另一个杀向大妞的汉子，偏教抢剑的人给挡住。

『关大妞，你体内的剑给我！』

兰青听声辨位，将手里蜜饯凶狠弹出的同时奔前弯身托住长平的腰身，正要引她退后，稍远处的华初雪点亮了火折子。

那蜜饯，深入那汉子的眉心，而汉子还紧紧撑着大刀不放，显然至死也要一窥关大妞体内的许愿之剑。

长平胸前的衣衫已被割开大半，里头的肚兜若隐若现，她双手还死扣着刀锋，硬是挡住致命的力道。

兰青心中大凛。他出手要是再慢点，她十指定会被尖锐的刀锋齐切而断。

兰青见她双手皮开肉绽鲜血淋漓，极快封住她的穴道，硬是一指一指摆开她的手指。

明知她正密切注视他的面具，但他不理，直到他把沾血的大刀丢弃，一脚踹开尸首，才慢慢抬起眼。

那是一个不喊疼又一脸倔强的年轻姑娘。

他目光略低，落在她腰间的宝贝袋上，袋口露出白绢一角，他抽出来一看，果然是他要找回的白绢丹青。

白绢上，是大妞幼年的相貌。他垂目注视良久，再徐徐看向眼前这死盯着他不放的小姑娘。像么？怎么他一点也看不出来？怎么他一点喜悦之情也没有？

『把手包一包吧。』他终于开口。

『兰青，你终于肯认我了吗？』

第八章

子时刚过，鞭炮连串爆开，一大一小坐在旧屋前的长凳上，小的那只比去年高了一点，还是一身大红毛衣裙，她看着没有星星的夜空，目光又落在那扇老旧的门。

『要喝点热茶么？』大的那只继续磕着他的瓜子。

『兰青说我跟小牛一样健康，我不冷的。』

『嗯，有好的身体是件好事。我差人连送三封信，提及你因祸得福，会说话也比以往聪明了，但兰青没有响应。今年你该死心了。』

『……师父，兰青说，只要我希望，他就会一直在家等我的，每年正旦他都会陪我的。』

『他说过这种话么？只要一个人还没死，那么，他说出的话随时都会被自己违背。兰青还没死，他的诺言自然可以被自己打破。』

小的那只沉默了。

良久，她才问道：『为什么呢？我以为兰青会跟我一块生活到很老，师父，兰青不喜欢江湖生活，不是吗？』

『妞儿，能在江湖里留到最后的，既不是功夫高强者，也不是德高望重的前辈，而是像兰青这种人，他天生适合江湖。』

『我不懂。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再适合也是不喜欢。』她赌着气说。

『嗯……我年初曾跟他打过照面了。没有说话，就那么一面。』

她迅速转向他。『兰青好不好？他怎么不跟师父说话？他没问我么？』

他看向天空，答非所问道：『妞儿，兰青的眼睛，已经跟兰绯一样疯狂了。』

她的个性倔又闷，简单地说就是不讨喜。如果有师兄弟欺负她，她多半不反击；若有好东西给她，她也不会给她认为不重要的人，她只会分给今今跟兰青——这是兰青教她的。

她记得，有一年，她得到一盒珍贵点心，她收着不吃，想等兰青回来后给他吃，接下来的每一天她总是小心察看那些点心，怕兰青晚回一天，那点心就失了味道，她想一块跟兰青吃。

最后，是今今跟她抢夺那盒发臭的点心，一把丢了，她才彻底觉悟。

兰青不会回来了！不管她再如何假装点心没有坏，兰青都不会回来了！

长平捂住发痛的眼眸，但她的双手更痛，痛到连骨头都像被人砍成七、八十截，她咬牙闷哼一声，微地张眼，看见双手被青色长布包得实实在在。

青色长布是她的衣衫，是她特地换上的新衣，要给兰青看的啊，是谁撕下她衣裳的……蓦地，她想起野地的杀人夺剑、似火的兰青……

她猛然起身，门外已是天白，又低头一看，自己只着破碎的衣裙，覆着陌生的女衫。

这间小房，蛛网四结，只有床的附近稍稍清理了下。她愈见愈眼熟，心里一激动，翻身下床。

她双手筋肉抽错，但她不理，迅速套上那陌生女衫，疾奔出门。

门外，是残破不堪的庭景。杂草丛生，没有人打理过，泥地的颜色偏暗红，仿佛被大量鲜血洗过……

她心里扑通扑通地跳，走了几步，看见本该高悬门户如今倒卧在杂草间的小匾额。

平安居。

『大妞，这是你爹特地请大师写的，平安居，保你一生平安。』

关家庄！这是关家庄！长平迅速回顾四望。

她记得她记得！娘细细跟她解说平安二字的意义，那时她听不懂，只知爹遗憾她的出生，只知娘疼她！

『看，大妞，那树有百年了哦，等你长大后，也一定还在，等你成奶奶后，它还是会陪着你，代娘守着你。』美貌妇人抱住她，笑着说。

她看向左边早已被寻宝剑的贼人砍成数截的老枯木，热气汹涌入眼底。关家庄、关家庄，自十二岁后，最常浮现她脑海的，是最后那一夜血流成河的记忆。

长平闭上热得发酸的眸子，任由回忆蔓延。

本是腐朽染血的庭园，在她眼皮里化为绿意盎然，一幕幕在她周围流转——

『我这孩子啊……』关长远虽是语气无奈，但抱起她的动作仍带着疼爱。『是有点遗憾，这两年你嫂子定要再怀个聪明孩子，以后也好照顾大妞。』

美丽的少年在看向她时，黑眸抹上温柔。『傻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啊，不会害人。来，大妞，兰叔叔抱，兰叔叔就爱你这种单纯又傻气的性子……』

上一刻是凉亭里兄弟俩闲聊的场景，下一刻她娘亲却随着她爹走出屋子。

『远哥，我总觉得，兰青有点问题。』

『有什么问题呢？』

『在江湖上他的名声……』

『他那样的遭遇绝非他所愿，你若这样疑他、看轻他，我们又跟那些糟蹋他的人有什么两样？』关长远看着大妞学走路，摇摇摆摆地走出平安居。

院门外，美丽的少年对着大妞作出噤声的动作，美丽的眼眸里读不清的思绪，大妞看不懂。

现在她懂了。

轻风扫过她年轻的面容，她张眸走上斑驳剥落的老廊，被青布包扎的掌心轻轻抚过灰色的烂墙，回到她先前的小房。

房口的旧门已塌，四角也早就腐烂了，她站在门口一窥本该是小孩儿的睡房。

关长远站在门口，对着房内抱着大妞的妻子，叹道：

『说叫长平吧。关长平，既然不能为关家显名声，那就盼她一世平安吧。』

他与她同时步进小睡房，父亲不曾回头看她一眼，身影逐渐淡去。

她来到小床前，娘亲抬眼笑着，也随着父亲而消逝。在她眼前，小床早已残破，她目光下移，落在娘亲倒地的地方。

地上，仍有擦不掉的血迹。

她低眼良久，又望向角落里的衣箱。

『你只要记得一件事……你兰叔叔不是人！不要相信他不要接近他！他是条毒蛇，害死我们的毒蛇！』

『大妞，你记得，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！谁也不要相信，只信你的眼睛就够了！就算你再傻，你只要认真去看，终究会明白一切的！』

她轻轻抚过衣箱，忍者掌心刺痛，轻声说着：

『爹、娘，我平安回家了。长平十七了，平安到家了。』箱子有些沉，她记得箱里不只小孩衣物，连她的玩具都在里头，奶娘的小女儿对她的玩具全无兴趣，但她一人玩得很快乐，兰青会在旁看她玩，偶有童心时陪她一块打鼓。

长平心头一动，迅即转身，一抹红袍就在门坎后飘扬。

红袍的主任一见她回身，直觉挪开眼，随即又拉回她的面上，淡淡注视着她。

『醒来了啊。』他道，慢步跨过门坎。

这声音，听起来毫无感情。如果刚才她没察觉，兰青会在门口盯她多久?

兰青面上带着鬼面具，明明遮住半面，只露出水墨眸子与鼻唇，但却隐隐透着……她有点迟疑，这叫风情吗?

今今对月饮酒时，偶尔会有一种连她都动心的风情，但，兰青这有点像又不像，她没见过，心头却是忽然轻痒着，心浮气躁起来。

『别一直盯着我。』他道。

『兰青……』她本想问为何他不回家，但又改了话：『你变矮了。』

兰青闻言，唇角略挑。『我哪矮了？高你一个头不止呢。』

不，不是这样。在她记忆里，明明兰青比师父还高大，明明兰青比师父还温暖，但，现在兰青不过跟师父一般高，兰青一身红衣……一点也没有像师父那样的温暖。是她记忆出错了吗?

兰青又笑，上前几步，拉好她的衣襟，又替她系妥腰带。

『瞧你，要这样出门还得了？华家姑娘爱美，这衣服对你来说还真复杂了些。』这色彩鲜丽的衣裳完全不配大妞的相貌，衣比人美，说出去只怕穿衣者满面羞愧了。

他近身时，陌生的男人气息混合着异香扑面，长平只觉这气味不难闻，她很是喜欢，可是，以前的兰青身上香味只让她安心，不像现在……总是有一种浅浅的渴望呼之欲出。

『大妞，这几年，你过得好么？』他柔声问着。

她抬眼对上他美丽的眼眸。

『怎么了？你不是会说话了吗？瞧，记得这里是哪里吗？』

『我家。』

美丽的眼眸波光潋滟，随即迅速褪去。他又笑：

『原来你还记得。』

『我都记得。兰青，你变了好多。』她目不转睛。

『你不是也变了吗？我瞧你时，还真认不出来是大妞呢。』

『女大十八变，我老想着，一定要在十八岁前找你，不然，你会认不出我来的。』长平轻声说，拉过他的手。

她当没看见他的手指抗拒地动了下，轻轻捧起。他手背上肉疤交错，果然她没看错，连一点光滑的皮肤都找不着。

『兰青，痛不痛？』

『哪还痛呢，都几年前的事了。』

她没抬头看他，自腰间宽袋里费力捻了颗蜜饯塞进嘴里后，又拿一颗递到他面前。

兰青盯着那蜜饯一会儿，才笑着张嘴含住它。

『我没料到鸳鸯剑会是你送来的。那叫无浪的男人是谁？云家庄的？』

『无浪来自归隐之岛。』

『是么？』云家庄主事者退隐后，多在归隐之岛度过余生，世间少有人知道岛在何处，后人虚传那是神仙境地。云家庄对大妞算很好了？竟然让她入归隐之岛。

『那……你学医如何了？必是小神医一个吧。』他笑。

『我学武，不学医。』

他眨了眨眼。学武？那……也没有差。只是跟他连年来的揣测有点出入。

『你好好休息。那叫无浪的，再晚些会来接你，鸳鸯剑我已拿到，你们可以一块回去了。』

长平闻言，猛地抬头。『难道，你想索回去？』他还是笑着。

忽然间，长平生气地打向他的手。

他眼一眯，立即袍袖翻飞，将她震开来。

她的腰撞上衣箱，直觉双手去抵，掌心才碰到箱面，整个身子便痛得弓了起来。

她忍痛的能力极高，咬牙闷着气，转头看向他。

『我不爱人碰我。大妞。你也长大了，男女之别你早该懂得了。』他淡淡地说着。

『这倒是。』男人的声音自庭院里响起。兰青头也没回，注视着长平，长平却是越过兰青的肩，看着走进房门的无浪。

好奇的华初雪，以及昨晚那个叫兰墀的青年跟着无浪一块现身。那兰墀手里提着被污布包裹的东西，血渗透了污布。那形体……是人头？

『男女有别啊！这里就是长平你幼年住的小房间吗？真可爱……』江无浪笑眯眯地，皱眉看向她的双手。

『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』他心疼地问。

长平看着他，有点沮丧地说：『不严重。』

她一直在等兰青问她伤势，但……原来，会问她伤势的是无浪，不是兰青。

江无浪摸摸她的头，轻叹：『没事就好。我回到营地，你早不见了，真是把我吓掉半条命，幸亏跟着兰家娃娃来……』他对上兰青的眼，笑容满面：『在下江无浪，她是……长平。』

『也是关大妞，对吧？』华初雪插话。

江无浪挑眉，望了长平一眼。那眼神像在说：你怎么说漏了嘴？容后再算账。他又笑：『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那我就直白地说吧，云家庄托我送鸳鸯剑过来，正是今天。初十相约关家庄，送出鸳鸯剑，从此再无纠葛。』

『这是自然，你们随时可以走。』兰青没看向她。

『就算只拿到一把真的，也可以吗？』长平忽道。

兰青终于瞟向她。江无浪虽还笑着，脸色却有点沉了。『长平。』

『还有一把，在我身上，兰青要吗？』

兰青微地一怔。

长平目不转睛，有点怒道：『世上传说，另一把剑就在我身上，这话是真的，兰青要的话我可以给你。』语毕，她以手臂要蹭开衣衫。

『长平！』江无浪扣住她手臂。『你别胡来。你忘了么？鸳鸯剑，不是你心爱的男人，怎能交给他？』

他这话一出，表示真有其剑。兰青美目瞬间出现戾气，冷冷的望向长平。

一旁的兰墀面色本就偏白，闻言，更加惨白，他看了那红袍背影一眼，只盼自己此刻并不身在此处。

『怎么说？』华初雪不知将有的下场，好奇地问。

江无浪微微一笑，又瞥向那鬼面兰青道：『你们没听过吗？何谓鸳鸯剑？自是鸳鸯才能合成一对剑，也是一对夫妇才能共有。这是云家庄自汲古阁第三道大门后发现的秘密，也是这两年才发现。长平身上是有，但，她是个姑娘，你道，看见她身子的，是不是该负责任呢？』

『那我是姑娘，我看长平的身子，总也可以吧。』华初雪追问道。

『你是说，你想得到鸳鸯剑？』

『我……』华初雪及时闭嘴，觎向那默不作声的兰家家主。要抢剑，她哪比得过杀人不眨眼的妖神兰青。

兰青心不在焉。幼年大妞哪来的鸳鸯剑影子，但，关长远确实跟她提过鸳鸯剑的事……是真的在她身上么？

他从没看过她的小身子，她逃亡时才两岁多，头三个月逃都来不及了，他怎会顾得她是臭是香，到后来她人小笨拙，四岁前都是李今朝帮她洗的……李今朝没有发现大妞身上有鸳鸯剑？

怎可能？到底哪来的剑？他又对上长平清亮的双眼。他记不清她幼年容貌，却还记得大妞的眼睛可爱带傻气，哪像现在清明得一如关长远。关长远、关长远，像关长远那样正直的关长平，他看了就想杀人。

『……长平？』他重复低念。

『我本名长平，乳名大妞。』

『是谁告诉你的？』

『爹亲口说的。』

兰青闻言神色遽变，所幸面具罩住他所有思绪。『两岁的事你还记得？』

『嗯，都记得。』

『都记得清清楚楚？』

『一事都不漏地记得翔实。』

兰青停顿良久，嘴角微扬：

『我料得果然不错。兰家祖上曾有例子，痴傻的人，一朝忽地醒来，变得绝顶聪明，你果然不愧为关长远之女呢。』

长平一直看着他，问道：『兰青，你是希望我聪明还是不聪明？』

他笑道：『长平，你聪不聪明与我无关了。云家庄当日与我有协定，将真的那把鸳鸯剑交给我，从此双方再无交集。长平，人的身子里不会有剑，你最好别见人乱传，打乱我的计划，你回去吧。』说到最后，语气偏冷。

他叫她长平，而不是大妞。长平心里发凉，相遇前她紧张又害怕，五年多不见兰青，不知兰青过得好不好，不知那一年牢灾是不是真如纸伯伯所说会让他留下病根；是不是入师父所说，兰青变回本性了。平常纸伯伯他们说兰青坏话，她一直都在听，却是不信居多。

他们疼她，却毫不留情把兰青拒于门外，那是因为他们没跟兰青相处过，她跟兰青处了十年，她用眼睛看了兰青十年，所以，兰青的本性是什么她最清楚。

现在，终于相见了，她依旧紧张又害怕，再加手足无措感……面前这兰青跟她记忆里那个温暖的兰青不同了，是以前兰青都在骗她，还是当年她人小以致记忆有所出入？

『就此别过吧。』

她眼里映着的陌生兰青如此说着。他自始至终都很和气，和气里却没有任何感情，难道真是她当年太小，没有识破兰青在做戏？

她对上那双美丽冷艳的水墨眸子。那美丽的眼眸迅速移开，转身即走，红袍扬起，她直觉伸手，却抓了个空。

就此别过！

『兰青在河岸被人带走时，东西散了一地，里头正有一匹少女用的柳色布，我想，他是回程想给你的惊喜。』李今朝柔声说着。

『嗯，今今，我等兰青回来时穿给他看，他看了一定欢喜。』她垂头低看包扎在双手的柳色布。兰青根本不记得了，那柳布，她一直收在箱子里，她想让兰青看他亲手送她的布穿在她身上的模样，可是……他完全没有印象！就这么无情地走了！

江无浪轻咳一声，摸摸她没扎辫的长发。『关长平，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答允你师父，只要兰家家主认不出你，你就回庄里。现在可好，你自己先泄密了，这样吧，我替你保密，但你得先陪我绕一绕，玩够再回去，好吧？』

他等了等，没等到她反应，他暗声叹息，柔声道：『你承认另一把剑在你身上，依他个性，没有当场杀你取剑已算是念旧情。长平，你也看见他是怎么杀人的，他已经不是你心里的兰青了。』

她不语。

她目光朦胧地盯着双手上渗满污血的柳色布，接着，她透过十指，看见足前干涸十五年的血迹。

那夜，娘将她塞入衣箱，就这么倒在这里走了……她慢慢跪在地上，轻轻擦着那早黑的血迹。

『……无浪，十五年前你在做什么呢？』

江无浪站在一旁轻声道：

『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成天吃喝玩乐，是个无忧无虑的小胖子呢。』

『是吗……十五年前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娃娃，十五年前我娘就倒在这里，我们同样度过那一天，为什么命运却大有不同呢……我只知道她疼我，可是她到底是什么 样的人呢？』她有点迷惑，低语：『师父说我爹死后，抢剑的人找不到鸳鸯剑便把他

分尸。无浪，我听了心里很痛，可是，我也知道若是云家庄任何一人遭此待遇，我心里同样会痛。』

江无浪轻叹一声。

她又低声道：

『再给我多一点日子，再给我多一点日子了解你们，我一定会哭出来的。』语毕，忽地在血地上用力磕了几个响头。

『长平！』江无浪吃惊，本要脱口『脏』，但及时闭嘴。那是她娘的血，子女跪母天经地义。

但那响声是在太过巨大，又令他想起长平乖巧的个性里有倔气的一面。他等着她磕完三次头，正要扶起她，她又出乎他意外地冲出去。

『长平！』

长平一路狂奔到前院。兰家马车已备好，十来名着黑衣的兰家弟子正准备上马，而那一抹血色红袍已入马车。

『兰青！』她大叫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车帘才掀了半开，鬼面探出的同时，长平已扑到马车，让兰青着实愣了一下。

『兰青，我跟你走！』

兰青思绪全停，他目光落在她额上鲜血，她靠他靠得极近，她呼吸急促，几乎感染了他，令他不只心跳加快，还隐隐带着推开她的冲动。

他勉强笑道：

『你胡扯什么？』

『我跟你走！我知道你拿剑做什么。你要引那个害你的兰绯，我可以帮忙！』

『你能帮什么？』他上下打量她，失笑：『一见你，就知你的底功极差，差也就算了，天生资质不如人，又能帮我什么？』

她踏起脚尖，再朝他靠近些，近到兰青本能的屏息了。

他注意到她为了站稳，双手抵住车厢两头，昨晚大妞双手抵剑，剑刃几乎入骨，可以说是手伤极重，现在她在干什么？

兰青眼一瞟，又见那青色包扎的布隐约已渗出血，他再一转回，她鼻头已在出汗。

他心里浮燥感更重。

『我可以帮你。另外一把鸳鸯剑在我身上，兰绯迟早找上我！不！他已经找过我了！』

兰青一听她公开坦诚她身上有鸳鸯剑，暗自咬牙，幸亏兰家弟子并不近身，是以没听见这话；接着，他又听见兰绯出现在她生命里，眼露精光，问道：

『什么时候？』

『除夕夜。有人敲我们家的门，那人易容过，身形跟你差不多，身有底子，他一见师父就离开了。师父半年前得知兰绯还活着，提起这事，怀疑那人就是兰绯。他来找我，一定是想挟持我或杀了我来对你示威。你一天没有引出兰绯，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，那当然是跟你走比较安全了。』语毕，也不管他是否同意，双手一撑硬是翻上马车。

兰家弟子没见过这么蛮横的姑娘，而且还是对家主蛮横，一时之间呆立原地不敢动弹。

兰青直觉避开，任她翻进马车。她渗血双手还撑在地板上，他手指一动，下意识要扶她一把，忽地，有人托住她的腰身，轻松送她入马车。

兰青看向车外，目光冷冷道：

『你们这是在蛮干么？』

江无浪哈哈一笑，有点无可奈何地说：

『没法子，长平她就是这性子。也不知道这是天性还是谁教的，说乖的时候真的很乖，倔性一起，就跟个野蛮人一样，连她师父的账都不买。』

那语气带点宠腻，兰青多打量江无浪几眼，再转回长平面上，试着挖掘出这两人间到底有多深的羁绊。

这长平……明明记忆里他对大妞充满感情，为何看着这张老实的少女脸，他会一点感觉也没有？

他神色自若，笑道：

『好啊。既然你想跟上来，那就一块走吧，但，你会有什么下场，我可不负责哪。』

第九章

当卫道鞭炮响起时，她正在厨房做着唯一会的炒蛋。她匆匆把饭菜端上桌，然后来到门外长凳，一如往年那般等着兰青回家吃团圆饭。

今年过年，师父有事离城无法陪她，她却不是很在意。每年师父怕她一人寂寞过年，主动陪她守岁，但她要的，并不是师父陪她。

她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，偶有远方烟火，让天边有了七彩的光芒，微微映亮她的小脸。

今今曾说她毅力好到令人讨厌，不知道什么叫死心。其实，她一点也不清楚自己的毅力好不好，她只是想等兰青回家。

也许，兰青明天就回家了，她老这么想着。等到了明天，她又想，也许兰青下一刻就要回家了，所以，她不想死心。

可是，都过了三年，兰青为什么还找不到家门?

敲门声遽起。

她眼一亮，立刻跳下凳子。虽然她能说话了，但她一点也不喜欢说话，是以她没有在第一时间问谁。

刚过年，人人都吃团圆饭，会出现在这破小屋的，自然是兰青了！

刹那间她心袒溢着激动，正要直接闭门。忽然地听见师父的声音——

『嗯？哪儿的人？找这户人家做什么？』

停在门栓上的小手停住。

『既然找错人家，那就请吧。』

不是兰青吗？不是兰青吗？她的小手慢慢垂下。为什么呢？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？如果她被困一年，她一出来第一个想看的定是兰青，她以为兰青也是一样的。至少，这里还有今今，就算他不看她，也会来看今今。今今是兰青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唯一的朋友，难道他一点都不想今今吗？

今年的冬天怎么这么冷，红色冬衣一点也不保暖，不然，为什么她连身体里都凉了起来？她紧紧抿着嘴，忍住喉头涌上的哽气。

她怕师父闭门进来看见她的狼狈，哑声说着：『师父，别进来，现在别进来。』

她没哭。她拼命张大发热的眼看着夜空。她没哭，现在她没有资格为自己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远处的烟炮声渐渐没了，她全身由内到外都好冷，兰青说她跟小牛一样健壮，但她想她快生病了。

『大妞，天亮后，搬回云家庄吧。』

『我不想去云家庄，兰青会回来，家里没人他会失望的……』

『他不会回来了。』门外的人终于讲白了：『现在的兰青，看见你，只会杀了你，他怎会回来呢？』

马车朱漆，轻风一扬，车窗黑纱飘扬开来，车内的兰青趁此一睹外面景象。

那结实又普通的骑士少女正是大妞。以前的大妞，哪会骑马？去云家庄习武，也不过是强身健体，哪像现在行走江湖……

兰青目光又落在她腰间的流星锤，很不以为然。大妞习武资质劣等，流星锤多半是装饰，她一身繁琐的彩衣美裙，谁见了都知道那样的彩衣不适合她，就连他看了，也只感好笑。

原来，他花十年养的一个孩子，是个处处不如人的孩子。

长平仿佛感觉到他的注意，往车窗一看，嘴角微翘。

兰青下意识挪开目光。『长平，你这计划想了很久吧？』江无浪骑到她身边，顺道替她拉过缰绳，轻轻在她手腕绕了一圈，以免伤到她的掌心。

长平没有吭声。

不吭声就表示她真有此心。江无浪哎呀叫一声：

『我养你几年，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家伙！』

『对不起，无浪。』

『我这关很好过的。』江无浪笑道：『来来。』

长平微地往他靠去，轻轻撞着他的额面。

江无浪咧嘴一笑，他就喜欢长平这带点孩子气的亲热举动。他眼角一瞟，对上车纱后的男人，那男人轻蔑的目光移了开来。

『虽说你承诺你师父，兰家家主认不出你，你就跟我回去，但我想，他也知你脾气。这兰青有什么好，也不过是养你十年，好歹我在你面前也晃过五年，每年你生日，还是我亲手下的厨。』

长平一向口拙，与其抬杠半天，还不如只说一句：

『无浪做的菜，是一流的。』

『比兰青做的还好吃？』

『当然。』

果不其然，无浪笑得灿烂，像个孩子一样。归岛上的人都很好，可是，都不是跟她相处十年的兰青。

春夏秋冬天天相处，除了那段替今今寻药的日子，兰青都跟她在一块，那样温暖的兰青，她难以忘怀。
如果今年是分离的第十年、二十年，也许她会忘记兰青，可是，现在才五年，那样回忆历历在目，她怎能忘怀?

她下意识又寻下车纱后的男子。

到底，哪个才是真正的兰青？她想搞清楚。也想知道兰青是不是过的真的很如意？是不是真不想回家了？

半年前兰家主动联络云家庄时，她多高兴，以为兰青回家了，她要收拾包袱先回家，哪知，他只是索讨鸳鸯剑来诱当年未死的兰绯。

只要关大妞肯给鸳鸯剑，他愿从此与云家庄、关大妞划清界限。划清界限……她低头看着她的宝贝袋里。无浪早已替她换过伤布，那被撕下的柳色布已经收入她的袋里。

当时师父询问过她的意见并暗示她，一旦鸳鸯剑交给兰青后，世人将会把注意力转向兰青，这对她来说未尝不是好事，毕竟，相信人身是剑身的在少数。

只要兰青要，她就给，这就是她的答复。只是，她想来看看兰青，来确定兰青是否真如师父所说，已经变了……就算、就算

兰青想杀她，她也要亲眼看兰青过得好不好。

思及此，她又看向车纱后的鬼面男子。

他没有看向这头，与车内华初雪正说着话。她仍是直直盯着他，愈久愈是入迷，明明鬼面罩了上半脸，但裸露的嘴、美眸，让人移不开眼，甚至……觉得看到天荒地 老也不生厌，她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心头逐渐发热，蔓延全身；她下意识吞了吞口水，竟有想要一口吃掉兰青的粗暴渴望……

『长平。』江无浪连喊两次，见她没回应，轻轻拍了下她的头。

她回神，转头看向他。

他抛了个媚眼。

长平一怔，唇角扬起，眼里有了笑意。

『动心吗？』江无浪面不改色地笑问。

『不会啊。』她只觉得很好笑。

『你还小呢，别太快长大啊。』江无浪看看她有些发红的脸，对兰青那种练有邪功而生的媚态感到十分不屑。男人嘛，不凭自身魅力去迷人，却以这种媚态去蛊惑小女生，实在太没道德了。

他又道：『你道，那个华初雪，怎会让兰青邀上车呢？』

长平心里一凛。轻声道：

『兰青说，这一路上，总要个华家庄记事者，记下这一路上的……』

『华初雪连个数字公子都称不上，要她记事也真是为难了。你啊，看起来老实，但该明白的都明白，是不？』江无浪依旧笑道。

将要腊月的北方天空，总是灰蒙蒙的，积上一层又一层的厚云。眨眼间，雨自乌云里落下，由小转大，远方开始打起大雷来。

江无浪哎呀一声，代手伤的长平拉过缰绳，勒住受惊的马匹。

他利落翻身下马，回头见那些兰家弟子训练有素，马儿一点也不受惊，他哈哈一笑，打开车门一问：『兰家主子，借个地方避雨吧。咱们可不像你家子弟兵是铜皮铁骨。』

兰青淡笑道：『来者是客，上来吧。』

马车宽敞足容七、八人，江无浪一把扶起长平，让她不费力进入马车，接着，他再把缰绳交给兰墀，撩袍跨入车里。

『不好意思，弄湿了马车。长平，坐过来点，我替你重新包扎吧。』他细细割开她手上湿透的伤布。

兰青见状，自车柜里取出绣着飞鸟的红色毛巾。华初雪在旁看了，咦了一声，脱口问：『那是刀伤药吗？』

车柜里，小小的白玉瓷瓶散发清淡的药香味。兰青瞥她一眼，又对上长平的目光，江无浪在旁不动声色。

兰青又看向那白玉瓷瓶，半天，他才合上柜子，没有取出瓷瓶。

『那刀伤药，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。』他眼若春泓，对着华初雪笑道：『将来你若受了伤，这刀伤药倒是可以免费赠你。』

华初雪蓦地脸红了。

江无浪笑眯眯地接过毛巾，别有用意道：『多谢兰家主子。』他取出云家庄的伤药，均匀涂在长平的十指与掌心上。

兰青本事调开目光，而后又不由自主地落在她见骨伤口上。事隔一天，伤口没有迅速收缩，可见云家庄的刀伤药没有好到哪去。

长平低嘶一声，兰青又撇开脸，不想再看下去。一看她忍痛冒汗的表情，就知那伤药不含麻药。

『好了好了，不痛不痛。』江无浪摸摸她的头，帮她自宝贝袋里拿出一颗蜜饯，送到她嘴上。

她一口含住，把脸埋进红毛巾里咬住。

『再忍忍，过两天会好转。』江无浪有一下没一下拍她头顶安抚着她。『没有麻药，对你比较好。』他有意无意瞟上那放着白玉瓷瓶的车柜。这兰青，良知还剩一点，那白玉瓷瓶里的药，固然伤口好得快，但里头的麻药用了一、两次，从此断不了。

兰家控制人的方法太多种，难怪傅临春要他跟着长平来。

也许十七岁的姑娘早已可以嫁作人妇，但在归岛或云家庄眼里，长平只是个孩子，一个在十二岁忽然醒来的孩子，为了这恶名昭彰的兰家家主停下时间无法前进。

华初雪看看她，再看看江无浪，同情道：『大妞姑娘一定很疼吧？』

『别叫大妞，叫长平吧。』兰青忽道。

『长平很耐疼的。』江无浪笑眯眯的，还是抚着她的头，顺道轻柔梳开她长长的湿发。『当年她习武时，被她师兄弟们拐了个四脚朝天都没吭声，我在旁看了真是……没法子，我对弱小动物最没辙了。』

外头的雨下得正大，偶尔有白光大雷，照在华初雪的面上，一闪闪的，宛如兰青的鬼面。

她笑道：『真好。长平姑娘有人这么疼真好。』

江无浪始终笑容可掬。他又看向兰青，道：

『既然长平有意一路跟着兰主子，直到猎捕到兰绯，那我得问，兰主子你，心里有什么计划？』

兰青懒洋洋靠在车墙，慵懒身姿连江无浪看了都赏心悦目。他笑道：

『有了鸳鸯剑在手，又何必出什么计策呢？下个月兰家将要展示鸳鸯剑，在此之前，只要兰绯还没死，他一定会出现。』

『可是，他随时会出现，我们不也是同样受到煎熬吗？』华初雪满面疑惑。

『咱们煎熬，他也跟咱们一样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明知偏假居多，但只要一份可能性，他就会出现，这种反复疑心是兰绯所长，如今回报给他，也算是他自作自受。』嘴角一勾，兰青意味深长地说：『就算他心中自知是假，他的疑心也要让他赌上一赌。』

江无浪深深看他一眼。『兰主子感同身受过？』

兰青不置可否，又不经意地瞥向长平。

长平已经微微靠在江无浪肩上，状似睡着，连大雷也惊不动她。

江无浪小心拿出她先前咬住的红色毛巾，那毛巾带有轻微的香气，是无害的迷药。

『多谢兰主子。这丫头真是耐疼得很，也是傻呆得很，练武这事她不擅长，也不擅以巧劲化去对方招数，偏她要学武，没人可挡。』

兰青轻哼了一声，当着车里的人取过鸳鸯剑盒。华初雪心一跳，微地倾前，看着兰青打开长盒，盒里正是一对青铜剑。

其中一把，状似钥匙，但其锋利的程度要用来杀人也是可以，另一把则较为普通，就是普通的青铜剑。

如果有一把真在关长平身上，那盒里的应是……华初雪指向普通那把。『这把是真的？』

『哦？怎么说？』

『因为这把才像一把剑，另一把，像钥匙，是云家庄人设计的吗？未必太过古怪了，钥匙是用来开门，不是来许愿用的。』

这话一出，有什么晃过兰青心头，一时捕捉不清。他嘴里笑道：『华姑娘，你是写史的华家庄人，要记清楚这对剑。虽然其中有一把是假，但鸳鸯剑可是牵动许多人的人生呢。』

江无浪看着兰青白玉般的手指慢慢抚过青铜剑的剑柄。美人是毒，这男人也是毒。现在可好，鸳鸯剑全上了毒，这兰青是想毒谁?

在毒兰绯之前，只怕其他摸上剑的人会先中毒吧?

『嗯？』兰青对上他疑惑的眼。

江无浪保持笑容道：

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愿望。如果兰主子真有机会，不知会许上什么愿？』

『我么？』兰青目光又移向那睡着的长平。长发半覆住她苍白的脸，隐约可见她眉间皱起，显然是带着疼痛入睡的。『我啊，现在唯一的愿望，就是亲眼目送兰绯入地狱，再无其他。』

白光大雷，大雨直落车顶，啪啦啪啦——

白光巨雷惊动了长平。

她微地一动，神智回拢，她意识到自己埋在膝间睡着了，连忙抬头，对上兰青的目光。

他迅速移开，又转眼扬眉望着她。

外头下着雷雨，车里却是异常安静，也没有前进的迹象，她连忙往左右看去。

车里除了她跟兰青，无浪跟华初雪都不见了。

『他们呢？』她的声音沙哑，一听就知有些发烧。她将车门帘子掀开，大雨打了进来，茫茫雨势里，没有无浪他们的身影。

『有人来抢鸳鸯剑了。』兰青嘴畔扬笑：『才出城呢，就得到消息了，真快啊。』

长平看向他。『谁来抢？』

『自然是相信鸳鸯剑真能许愿的江湖人了。』

『江湖人……这么多人都想抢吗？』

『有愿可许，自然有人前赴后继。难道，你就没有愿望吗？』

『我……』她眼色朦胧。倘若能愿望成真，是该许关家血案不曾发生，还是兰青不曾被封上妖神兰青之名……她，应该许关家血案不曾发生，可是、可是……她内心充满对父母的内疚。

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内疚表露在她的神色上，兰青忽地喝止道：『好了，还想什么想。剑能许愿，多半是骗人的。』一顿，他又笑：『长平，你的伤，现在不疼了吗？』

『……疼，好疼，兰青，为什么你不叫我大妞？』她低声问着。

兰青眨眨眼，神色自若地在笑着：

『叫什么不都一样吗？你要我叫你大妞，我叫就是。大妞，云家庄是虐待你吗？出门在外，连个上好伤药都不让你带着。』

『纸伯伯说，少年愈合能力好，用不着太好的药。』

『哼，不过是好听的说词罢了，你是傅临春的徒弟，却没有入云家庄名册上吧。』

『没有。』

『傅临春要求你成为云家庄人么？』

『没有。』

果然是把大妞当外人看啊，兰青又问：『傅临春又收徒弟了么？』

『没有。师父本就不打算收徒，收我已是破例。』

『他对你好么？』

『师父对我很好，每年他都陪我过除夕。』

兰青闻言，撇开头不再理会她。

马车里一时出现窒息的沉默，长平千言万语，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她仔细看着戴着面具的兰青，看着看着，又觉得心里有些她无法控制的痒意。

『别再看了。』他心里有些不快，但转向她时，又是面带微笑。『咯，把手伸出来。』

她包扎过后的双手伸到他的面前，他轻轻替她调整一下，笑道：『依你这伤，要是半夜闹起高烧也不意外。』

『兰青要不要摸摸我的额头？』

他一愣，又保持笑容。『好啊。』他抚上她的额面。

『兰青，你的手好凉啊……』跟记忆里的温暖，完全不一样了。

『是么？』他不以为意，笑道：『你自己小心吧，有点烫儿。』他要抽回手，哪知被长平紧紧抓住。

他眉头一动，忍住拨开她的冲动。他笑：『别闹了，都是几岁的大姑娘了。放手。』见她没有动静，他看着她的伤布又渗着血，他语气略重：『放手。』

『兰青，为什么你不要我？』她豁出去，扑前要报住兰青。

这小蛮牛！

兰青直觉袍袖一挥，将长平震开，他坐在靠近车门的地方，这一弹，眼见长平就要跌出车门。

他又出于本能地，拉了她一把，她整个人不受控制扑进他的怀里。

兰青呼吸短暂停顿。大妞、大妞，这姑娘就是大妞吗？为何他还是一点感觉也没有？

他冰凉的手指想要抚过她的头发，但始终没有落下。

『大妞，这几年来，你都作着什么梦？』他轻哑问着。

『……只要一闭眼睡觉，我就梦见小时候。』梦着那段最美好的日子，就算傻也好，不知道血海深仇，只有兰青疼着她。

『是吗？』他轻轻一笑：『我虽记不清那一年地牢里的细节，但这几年来，只要我一闭上眼，我就梦见那一年里无止境的痛苦。大妞，我怎么也梦不到那十年里的日子，更别说梦上你了。如果没有那十年松懈我的心防，我又如何会落到那犹如地狱的一年？』说到最后，他已隐有恨意。

他察觉这姑娘蛮干要抱住他的腰身，他一怒之下，也不想理她是不是发烧，袍袖一挥，任她滚出车外。

兰青咬咬牙，这么烂的武功，傅临春是怎么教她的？他寻思片刻，跟着下了马车，她正狼狈地跌在大雨冲刷的泥地上。

她双手不便撑地，所以他弯身扶起她，笑道：

『大妞，听见鼓声了吗？』

大雨之中隐约有着咚咚击鼓声。

他也不理雨势有多大，拉着她走向鼓声之处。

『这鼓……昨晚听过。』她轻声道，目光四寻，但雨势过大，地上都起了阵阵白雾，掩去部分视野。

他回头看她一眼，柔声笑道：

『大妞，你一直惦着我的好，是不是？』

她看向他。『不会气我，是不是？』

『……我会气兰青，可是，我绝不会伤害兰青。』

他不理，硬是牵着她往某处走去。

鼓声渐大，她看见隐约的黑影，正是那个叫兰墀的跟其他兰家弟子在与人搏斗，有弟子在击鼓，华初雪在旁看着，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，华初雪面色带着兴奋，无浪也在帮忙兰家弟子，但在她眼里，无浪像是在玩耍，根本没有用心打。

『哼。』她看向兰青。

兰青停步，朝她笑道：

『大妞，这鼓声多好听，是不？它是兰家杀人时的鼓声。这几年我就靠它活着，这声音真好听，兰绯当初加诸我的一切，我也可以回报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恐惧让他们害怕。』

『兰青，都过去了！』她用力说道。

他狠狠瞪向她。『都过去了？你说得这么容易！关家血案对你来说都过去了？』

她目不转睛，重复一次：『都过去了！』

他咬牙，忍气笑道：

『关长远有你这种女儿，是他一生的遗憾啊，连仇都没人替他报啊。』

『仇人卫官已经死了！』

兰青撇开头，不看她。

远处有人窜出兰家弟子的围攻，江无浪微地一侧，有意让那人逃走。偏偏这名江湖人逃走的方向正是兰青这头，江无浪一回头，面色异变，喊道：

『长平避开！』

长平见兰青似乎没有要让开的打算，直接展开腰间流星锤，硬是接下来人一招。

兰青冷冷地看着她被踹中肚腹，整个人弹了出去。江无浪一急，疾步的同时，捡起小石击向那江湖人的背心。

无巧不巧，长平忍疼跃起，小石与她差距不过一点距离。

『长平低头！』江无浪大惊。

兰青绕到长平身侧，以气劲震开小石，夺取那名江湖人手上的剑，接着，他嘴角泄出狠笑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反手就是一剑。

头颅落地，溅起一地的泥水。

鼓声终止。

长平动也不动。

兰青没回头看着她。

『好快乐哪……大妞，你懂吗？必追，就是我现在的快乐。』他笑，笑得非常愉快。

啪啦啪啦，雨落屋檐。

一入夜，她还真的发了烧。

江无浪端着苦味四溢的药碗推门而入。

长平满面睡意，刚好从床上坐起来。『怎么不多睡点呢？』江无浪笑道，坐在床缘，要将药碗递给她，
但见她的双手还伤着，又瞄了眼客栈薄薄的墙壁。

隔壁，是兰家家主呢。

『来，我来喂你。』他故意说着。

『谢谢无浪。』她以袖尾抹去满面的汗，张嘴任江无浪亲热喂着。

『瞧你，老说自己跟牛一样健康，这次，真的伤到根底了，是不？』他笑着说。

长平连喝了好几口苦药，先暂停一下，自腰袋拿出蜜饯塞进嘴里掩去苦味后，才老实说着：

『现在才知道药这么苦。』难怪以前兰青都一脸古怪地喝下它。

『哈哈，你自己写的药方，可自尝苦果了。这药你在晚饭前已喝一碗，还要再喝几次？』

『喝完这次再睡个觉就没事了。』她道，示意江无浪将碗举到她唇边，她一鼓作气一口喝完。

苦药一喝完，她又出了满脸大汗，面色依旧红扑扑，却跟先前那病态的烧红不同。

江无浪在旁看了，只觉惊奇。

照说，江湖人的孩子，最终该走入江湖，怎么关长远的女儿好像走到另一条道上去了？

他不由得衷心赞美：

『你真厉害，要是公孙纸的医术能让你传承，不出十年江湖必有个小神医。』

平常要他赞美她的功夫他只会心虚，但在治风寒高烧这上头，他必须说，她极为出色到曾有一度他怀疑关长远根本是不世

出的神医，才有这样的孩子。

她十二岁那年神智大开后，李今朝受了场风寒，长平担心她，主动守在榻前替她把脉，李今朝也不拒绝，就这么任着她搞小孩子游戏，哪知李今朝才喝了碗药，一觉起来居然生龙活虎了。

把云家庄弟子吓得差点以为长平被哪个神医魂附身了。

后来，他才知道，是兰青曾受过风寒，那时她翻过公孙纸誊的医书，里头她挑上风寒治病替兰青抓药，那记忆留存下来，这才能融会贯通替李今朝把脉看病。

他也深受其惠，自然明白长平的厉害，只是，很可惜兰青只生过风寒，所以，长平从未翻过医书的其他部分。

兰青、兰青，在她的生命里影响何其巨大啊！『你今天看见了，那样的不眨眼，已非昔日兰青了。』他柔声道。

长平没有吭声。良久，她才道：

『如果我在地牢里一年，也许我连撑也撑不下去，兰青能撑下来，我只会感谢老天。无浪，如果没有他，就算我活了下来，我脑海中只会留下在关家庄的最后一夜……如果我变成只记得血海深仇的长平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』

『……』可能不会喜欢。有谁会喜欢一个成天仇恨的孩子？

长平嘴角微翘。『所以，无浪喜欢的是兰青吧，是兰青把我教成这样的。』

『……』他摸摸鼻子，这种歪理他是完全不想理会的。

『我全身都是汗，想换衣服。』她道。

江无浪替她取来买来的衣物，先替她拉开腰带，又瞄瞄那薄墙，大声笑道：

『换衣服要我帮忙吗？』

长平看他一眼，摇摇头。『我自己来。』

他耸肩，背过身，笑着：『饿不饿？』

『有点儿。』他眼儿一亮。『我包水饺，好吗？』

都半夜了还包什么水饺？长平心里这么想着，嘴里却道：『好啊，我吃。』

『因为我做的很好吃？』他步步追问。

『嗯，因为无浪做的很好吃。』

『比兰青以前煮的还好吃？』

『嗯，比兰青煮的还要好上百倍。』她面不改色道。

他喜滋滋地击掌。『冲着你这句话，我熬夜也要做出世上最美味的饺子儿，你等我！』他兴匆匆出门去抢小客栈的厨房去。

长平早已习惯他的作为。一谈到煮菜，无浪比她还像小孩，不是她喜欢吃，而是无浪喜欢做菜。

如果是以前她还傻气时，无浪要她赞美，她可能不理不睬，躲到兰青身后，但现在，身为一个正常人，她必须学会配合。

但，这样的配合她也不讨厌就是。

她好不容易穿上衣物，再费力地重绑起头发。无浪一沉迷在厨房，除非水饺包到他满意，否则他是不会出门一步的。

思及此，她看向左边那面薄墙。她出了房门，来到紧邻的房门，轻声问：『兰青睡了吗？』

她耐心等了许久，才听得兰青道：

『还没睡，进来吧。』

她闻言，面色抹着喜悦，推门而入。兰青正在桌边喝着茶，抬眼瞟向她。

他注视的时间过久了，她嘴角上扬，自动当成兰青在注意她的脸色是不是好转了。

他一身艳红长袍还没有换下，显然之前并未入眠。

长平要开口主动跟他说话，他却不经心地说道：

『你知道你几岁了么？』

『……快十八了。』

他瞄她一眼，笑道：『都要十八了，也对，思春了。小姑娘容易被俊俏的男人骗是人之常情。他替你换的衣衫？』

『我自己换的。』

『自个儿换，让一旁的男人在旁看着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随便了？』一顿，对上她清澄的目光，他暗暗咬牙，又撇向另一头。当他回过头时，又是微笑道：『你别把我刚才的话放在心上，你……年纪尚小，自然……还不懂，我只是担心你而已……』

原来，兰青说真话时会迟疑，她看在眼里，阵阵凉意在心头扩散开来，心头绞痛着。

如果她能回到以前的傻气，只须承受兰青的疼爱，那该有多好。

如果她不曾被拖入河里神智大开，那该有多好。

当正常人，要背负这么多痛苦，真的太辛苦了。

以前她时常这样想着，可是，此时此刻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天要强迫她在十二岁那年醒来。

兰青又短暂回避她的目光，他笑着坐在小圆桌旁，道：

『瞧你，辫上的金饰要落下了，你坐下。』

『嗯。』她坐在他的面前。

他笑着替她缠好小金饰。『萱草，嗯？』

『忘忧草。这是我跟今今一块选的忘忧草。』她直视他。

他跳过这话题，观察她的气色。她脸颊红红的，带点油光，跟下午那病怏怏的样子大有不同。

『江无浪与你感情倒好？』

『他曾救过我。』长平轻声道：『当年如果不是他救我，我早死在河底。』

『是么……原来他对你，有救命之恩啊。他知道你有鸳鸯剑，却不曾动心过么？』

长平知他在暗示无浪别有用心。她低头想自宝贝袋里捏一颗蜜饯，一双男人的手伸了过来，替她打开袋子，自夹层里取出蜜饯。

异样的香气扑面，令她心跳加快，他笑着递到她嘴边。

『兰青不吃吗？』她问。

『我年纪大了，这种玩意我早已经没兴趣了。』

『……是吗？』她张嘴吃了那蜜饯。『每年我跟今今总要闹一次肚子痛，她总是陪我吃完一袋的蜜饯。』

兰青随口应了声，心不在焉地问：

『江无浪住在归岛，那他师出哪儿？』

『无浪是师叔。』

『师叔？』他扬眉：『是傅临春的师兄弟？看不出来他功夫底子好啊。』

『无浪喜欢入厨房，如果他在入江湖前能先察觉自己的喜好，那他今天就是一流的神厨了。』

兰青见她提及江无浪时，面色淡淡愉快。他道：『他对你可真是好。』

『兰青。』

『嗯？』

『你是不是想问，他看过我身上的鸳鸯剑吗？』

兰青本是漫不经心，听她一说，目光又落回她的面上。

『如果兰青要看，我就给你看，只要你开口。』

被看穿他的心思了吗？兰青慢慢打量着她，慢慢扬笑：

『大妞，你变聪明了。』

『我一直在看着兰青，兰青在想什么，也许一开始我还不能猜到，但久了我就能知道。』

『哦？你这么了解我？』兰青微地倾前，笑道：『好，我也实话实说。我想要你身上的鸳鸯剑，你藏在哪？江无浪看过么？』

『无浪没看过，看过的只有今今。』

『李今朝？果然是她为你洗澡时发现的！』当年李今朝从一开始就在防他！

『今今根本不知那是什么，只当是胎记。是十二岁那年差点被淹死后，我才想起，爹曾跟娘说过，这是隔代才会出现的。』她在拉扯腰带，要让他看，但手伤令她动作笨拙。

兰青忽地压住她的手，直勾勾望着她。『你……当时在河里，你在想什么？』

她看向他，不必回忆便道：『兰青呢？兰青在哪里？』

他眉目微疑，似在探索她话的真假。

『兰青，对不起，他们抢走我的碧玉簪，那是你给我的生日礼，我没有保住它。』

『……是么？』

『为什么你身上有我从没闻过的香气？』

兰青嘴角上扬。

『你的脸，是不是跟你手一样？』她追问。

上扬的嘴角僵住。

『兰青，你在兰家快乐吗？』长平不理他已有厌恶的眼神，再问：『你真的不想回家吗？』

『……家？』兰青笑得开心。『你这傻丫头，你说的家不过是个破屋，我的家在兰家啊。』

『每年除夕，我都在家里等你。』

他闻言，一顿，柔声道：

『你白等了。大妞，你白等了。为什么这次你也跟着来呢？为见我一面？只为见我一面？』

『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了。我只是来看，如果兰青过得快乐，那就够了，如果兰青不快乐，我就带你回家去。』

兰青眨了眨眼，看她一脸严肃认真，真想大笑出声。这到底是做戏做得足呢，还是出自她的肺腑之言？

『大妞，你爹你娘，是我害死的。你记得吧？』

『我记得兰青自衣箱里抱我出来，为防抢剑的人伤我，你……』说到此处，那夜对兰青羞耻的记忆她不提，改了口：『你带我，四处奔逃。』

水墨眸子冷冷地望着她。『你记得，真清楚。有时太清楚，不是好事。』

『我记不清楚，就对不起兰青了。』

『……是么？你这么想对得起我？』

『嗯。』

他有点焦虑，又移开眼。当个早死的傻瓜孩子不是挺好的吗？如果她再狡猾点，他就能看出她想报仇的心意，他就能下手了……关长远的女儿该是正直到无法容忍丑陋的事，不是吗？兰青心思漫漫，不经意又对上大妞的眼，他心一凛，直觉移开眼眸。这傻丫头的习性不改，始终用那双眼在看着他。

方才，他是否有流露杀气……门外喀的一声，他抬眼，越过她的肩看向老旧的门口。

长平本要回头，却被他拉了回来。

『大妞，你想看看我是怎么练功的么？』他俯在她耳边轻声喃着。

他的口鼻净是芳香，长平先是心神一荡，紧跟着觉得不对劲。世人都道，兰青借助男女练邪功，妖神兰青的名号才会一直跟着他。

不可能！她绝不相信！武学无涯，依她之能，没有办法了解世间所有武学，但那一年，妖神兰青再传时，师父曾偷渡她入云家庄汲古阁第三道大门后。

那道门后藏着许多常人无法窥见的秘史，也有武学特殊的记录。她不死心一一翻阅，足足花了三十多天，其中并没有真正借阴阳之力换来百年功力的绝世武功。

『嗯？想看么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是不？男女欢情早该懂的。』

『我不看——』她话忽然断去，兰青正轻击她的穴道，令她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。

兰青笑得愉快。『大妞，你都记得很清楚是不？十五年前关家庄血案的那夜，野地苟合，我一见你就满面羞愧，那时你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是不？我那时少年，阅历不够，一见你那单纯小眼就觉羞愧……男欢女爱，天经地义。』他又有点遗憾道：『你真要带我回家？除非，你再变回过去那个不会说话的傻孩子。』语毕，他又摸摸 她的头，眼一狠，扯下她发间的金饰。『萱草忘忧，少骗你自己了！大妞，血案后的遗孤该是什么模样，你仔细看看，多学着点，下次好骗我！』

语毕，他不再看她的眼，扣住她的腰身，直接送她上屋梁。

『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，何必踌躇呢？』兰青笑道。他头也不抬，任着长平稳稳坐在梁上，将小房里的一切看个一目了然。

门轻轻开了。

『兰主子，你耳力真好。』来人笑道。

《上部完》